

全球化下的移民/工與移民人權課程發展計畫

整合型計畫

成果報告

附件五

<定點實習>

課程相關資料

指導單位：教育部顧問室
計畫執行單位：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
計畫主持人：夏曉鵬

中華民國 97 年 07 月 31 日

全球化下的移民/工與移民人權課程發展計畫

整合型計畫

成果報告

附件五

<定點實習>

課程相關資料

指導單位：教育部顧問室
計畫執行單位：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
計畫主持人：夏曉鵬

中華民國 97 年 07 月 31 日

壹、課程大綱

科目名稱：定點實習(Internship)

授課教師 王志弘／陳政亮 開課學期/學分數 96上 3學分

修課限制 無

1. 教學背景

世新社會發展所規畫之移民／工學程，除了相關議題的理論與研究討論，亦致力於提昇學生在相關場域實踐的動能。關於移民／工人權之實踐部份，除了各課程中將透過影片、實地參訪討論外，另設〈定點實習〉課程，因為實踐並非單純之思想活動，必須身體力行才能掌握精髓。實習課程讓學生藉由實際參與國內外移民／工人權倡議與草根組織團體，更能體驗理論與實踐結合之重要性，進而激發學生從事相關議題實踐之動能。本計畫已規畫之實習團體包括：南洋台灣姐妹會(台北與高雄美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婦女新知基金會、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As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s(台灣及香港)與菲律賓 BAYAN 及相關組織(如 Migrante, Cordillera Peoples Alliance)。

2. 學生需求評量

多數學生缺乏社團組織經驗，也缺乏長時間與移民／工相處之機會，本課程提供學生機會，實際參與移民／工組織運作，除能更瞭解相關議題外，亦有親身體驗實踐的機會，拓展視野以及激發未來參與實踐工作的動能。

3. 課程規劃

(1)課程內容

參與社會發展所研究簽訂合作關係之移民／工組織，依據組織之需求與學生的專長與興趣，規畫出學生參與的具體內容和形式。參與時間至少連續三個月，如有特殊需求，得減低參與密度，但延長實習時間。

(2)教學方法

定點實習團隊將有專人督導學生於該組織的工作，社發所亦有負責之專任教師，協助學生的學習。實習前，學生必須與定點負責人以及社會發展所負責教師討論具體工作內容，並擬定實習計畫書，經兩位負責人同意後始可開始實習。

(3)學生學習評量方式

社會發展所負責教師將與定點負責人討論學生實習狀況，負責教師再依實習點對學生實習的評估，以及學生實習報告，評量實習成績。

4. 指定及參考書籍

Kahn, Si. (1996). 《組織結社：基層組織領導者手冊》(陶蕃瀛譯)，台北：心理出版社。

Hope, Anne and Sally Timmel. (1984). *Training for Transformation: A Handbook for Community Workers*. Book 1-3.

5. 評量指標

- 能融入組織生活，找到既適合自己專長和興趣，又對組織有幫助的位置；
- 能結合移民／工議題的理論／知識與組織工作；
- 具備團隊合作的能力；

- 具備批判與自我批判的能力。

6. 實習報告

實習結束後將於社發所學期末舉辦之實習成果發表會中報告，並請定點實習單位負責人作回應。

貳、學生實習報告

姓名：陳秀蓮

學號：M9474005

實習日期：2007.07.01~2007.11.30

實習單位：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

一、問題意識—我為什麼去 TIWA：從我的運動經驗說起

對於 TIWA 的認識來自聲援楊儒門過程中的接觸，在聲援過程中楊祖珺老師為了擴大戰線，找來了不同立場的、不同運動脈絡的團體，TIWA 是其中之一。當時我對外勞議題一無所知，雖然家中有一個來自印尼的看護工阿娣。後來在此次的聲援楊儒門的行動中較常碰到的沐子，幾次的接觸，我覺得她很會講話也滿有條理的。後來陸陸續續在抗議 WTO 的活動中遇到阿香跟靜如，幾次的接觸形成了我對 TIWA 的印象：好一個剽悍的組織，應該很適合我吧！

2005 年 8 月，爆發高捷泰勞抗暴。七個月後，十四位工人被秋後算帳。2006.03.26「泰勞抗暴法律後援會」為此於在立法院舉辦記者會，後援會成員之一的沐子（沐子為花名，本尊乃是 TIWA 的現任理事長顧玉玲），詢問聲援楊儒門聯盟有沒有人可以到記者會現場聲援。記者會中，泰國勞工的眼淚、壓迫的結構、底層勞工的無助，無形中拉近了我跟移工議題的距離，第一次覺得應該做些什麼，雖然當時對那個什麼還不太清楚。

在台灣，移民的議題比移工議題吃香、熱門，因為移民未來將成為台灣人，政府基於家長心態必須投入資源，很多民間團體會想辦法找資源來組織移民。移工卻是另外一回事，我們生活周遭雖然有很多移工，但一般人不認為這些人跟自己有關，反而把他們視為是有害社會危害治安或只想來台灣賺錢、搶走台灣人工作的一群人，最好把他們趕走眼不見為淨。但是這些人替我們蓋了公共建設（只要說得出來的重大建設都是他們蓋的），更不要說那為數 16 萬人，替政府迴避了社福責任，幫個別家庭減輕了照顧負擔的外籍家庭幫傭跟家庭看護工。

這些替台灣創造了經濟奇蹟的人，是什麼樣的人？媒體報導中充斥的冷血看護或酒醉鬧事的廠工，真的是他們的面貌嗎？我家印尼籍的阿娣，生於印尼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為了替自己爭一口氣，選擇來到台灣工作；另一位為了養活兒子，忍受僱主虐待，在得知兒子死訊後選擇逃跑的印尼籍外勞，她們都被台灣的外勞政策及社會結構壓的死死的。我想瞭解這些人，更想瞭解這個壓迫的結構是什麼？我們要如何與它對抗進而去改變它？帶這個想法，我進入 TIWA 實習。

二、最初設定的實習目標

在攝影展結束後，整個將近前半年的過程中我發現 TIWA 還真是缺錢缺人，每個人都身兼數職，我雖然英文很爛也沒有實務經驗，但是做雜事的能力還算滿 OK 的。我跟靜如討論我不是可以到 TIWA 實習，她表示 TIWA 有幾個在進行的案子，但都已經快結案了，不過後續還是有一些工作是我可以幫忙的。當時「家事服務法推動聯盟」所提的「家事服務法」持續的在推動，TIWA 也希望多多收集家事勞動的資料，所以預計會進行一個小小的研究案，研究兩

岸三地家事勞動。另外，一個比較大的活動是年底的移工大遊行。因此，我在實習期間要做的就是幫忙家事服務法跟年底遊行的事情。當時我在定點實習計畫書中是這樣寫的：

- 1、協助家事服務法推動聯盟之法案推動。
- 2、參與 TIWA 進行之研究案：兩岸三地家事勞動研究。

但是計畫總是趕不上變化，家事服務法隨著立法院會期的結束，無法在用力的推動下去。兩岸三地因為靜如太忙，大家文獻閱讀的狀況又一直處於鬼打牆的狀態，所以決定在 1209 移工大遊行結束後在繼續進行。因此我在實習計畫書中寫的實習目標，大約在實習一個月後就隨風而逝了。運動是這樣的，你永遠不知道官方跟資方什麼時候要打你，要做的事情總是做不完。最初的實習目標宣告夭折後，我開始跟著靜如所接的案子一起工作。

三、實習期間工作內容列表

月份	一~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這段期間主要參與的工作	參與移工攝影展、攝影集籌備工作					
	參與基本工資相關行動 主要負責： 1、當活動參與群眾。 2、記者會及與天麟我對談時的拍照工作。 3、後續膳宿費調漲案件彙整。					
		隨 TIWA 前往香港、深圳參訪				
		參與永豐化學勞資爭議協調 主要負責： 1、參與事前討論、勞資爭議協調會 2、與永豐類似之膳宿費調漲案件彙整				
			參與「2007 我要休假—移工大遊行」籌備工作 主要負責： 1、路線探勘、路權及集會遊行的申請；遊行集合點及國父紀念館的場地申請。 2、舞台、音響、遊行戰車估價及租借；舞台背版、頭帶的製作聯繫。 3、與我要休假遊行時使用的手舉牌、舞台背版、頭帶的設計者協調跟完稿。 4、專業遊行布條大師楊大華的得力助手 5、遊行糾察隊（學生大隊）的召集聯繫、行前組訓及工作分配。			

四、幾個議題分析

1、工人（移工）的差異

目前在台灣工作的移工主要有菲律賓、印尼、越南、泰國等國家，依照僱主的偏好（菲律賓會英文、印尼比較乖之類的喜好）跟個別移工的需求，他們又依國籍分佈不在不同的工作位置，廠工以泰國及菲律賓籍的居多；家庭看護工則是以印尼、越南籍的為主。常常我們談到一個外勞，會說到的大多是：他是哪一國的？乖不乖？然後就沒有了。對多數的人來說，他們的差異在這裏，其他的不甚重要。除了國籍跟乖不乖，他們其實有很大的不同，我想說的主要是我在實習期間發現的姑且說是勞動意識上的差異吧。

條件好的工人跟條件不好的工人：

協調會前一天，我們跟七位永豐化學的移工代表約在板橋火車站碰面，他們帶來了 48 位申訴移工的委託書、之前給資方的申訴信、薪資單、破舊的宿舍照片等資料，這些都是支持他們申訴的證據。

七月份的時候，靜如處理一個積欠加班費的案子，是兩位菲律賓移工被欠了兩年多的加班費。在跟資方談判之前，要先算出他們被欠了多少錢。我幫靜如算了一部份。流程是這樣的，必須先把上班天數算出來，在依每天的加班時數跟兩週 84 工時去算加班費，前八小時算一天薪資，超過的錢兩小時乘 1.33 後面的乘 1.66。這個工作很瑣碎，我算了整整三天。

半年前，我家阿娣跟我說，她有一個朋友來台灣工作兩年多了，每個月只領到六千塊，早上六點就要坐公車到台北幫老闆顧鞋店，晚上還要回三重老闆家做家事。她的朋友很害怕，不知道要怎麼跟老闆要回欠她的薪水。我跟她說，老闆這樣是違法的，可以去勞工局申訴。阿娣問我，什麼是勞工局？是印尼在台灣的仲介嗎？

工人的條件好不好，從這三個案例可以明顯的看出來。對於勞動法規的不瞭解，讓他們不知道哪些是他們的權益，就算遇到問題也不知道該收集什麼資料跟證據。這些東西仲介會告訴他們嗎？當然不會，仲介只會教僱主怎麼管束移工、怎麼專法律漏洞。要爭取自己的權益是需要勇氣的，對越瞭解自己的權利越會有勇氣站出來。永豐的工人因為很多都是來第二次了，他們有經驗，知道遇到問題不要打草驚蛇，先把需要的證據收集好，再找人討論該怎麼做。但條件不好的連什麼是勞工主管機關都不知道。

2、資方／勞方的資源差異

永豐的案子是我第一次去到協調會現場，勞工主要要爭取的是公司因為年度維修強制他們放無薪假，有些人的特休沒休完，資方沒有補加班費給他們，以及膳宿費從七月一日起，從 2500 調漲到 3500。另外，資方扣留他們的居留證只發給他們影本，每個強制存款五千，利息被資方拿走，他們也沒有那個帳戶的存款簿跟 ATM 卡。

資方扣留居留證跟強制扣款明顯違法，在法律上他們不得不還，但他們透過一些方法拖延歸還的時間，一開始他們要求勞工回去取得所有人的同意（此次提出爭議有 55 人，全廠有 61 位移工），他們在一併歸還，問題是勞工要不要讓你保管居留證跟錢是勞工自己的事，為什麼

必須要所有人同意才全部歸還？公司停工強迫勞工放無薪假的狀況則是，資方要求他們補班一天，才願意將加班費給他們。問題是，資方停工責任不可歸咎於勞工，所以沒給加班費就是違法，所以在不甘願也得把錢給勞工。

特休的部分，資方強調是勞方沒有來請特休，詢問過單位主管也說沒有不准假的情形，除非勞工能提出具體證據，不然他們不可能歸還假期或加班費，因此也不用去確認天數跟積欠的加班費。問題是，勞方如何證明請假時主管不准？主管就是他們啊！膳宿費部分，勞工表示資方召集他們，表示要把膳宿費調高一千元，如果他們不簽同意書，就馬上調到四千塊，大家在這個情況下才簽下同意書。資方強調這個調漲是勞委會公告可以調漲，所以不可能取消。如果他們不願意調漲膳宿費，就必須證明那份同意書是在被脅迫的狀態下簽訂的，他們必須上法院打「契約無效」的官司。但勞工怎麼可能有錢有時間跟他們打官司，只能摸摸鼻子自認倒楣。

第一次協調會後，兩位勞工被認為是「帶頭的」，先被派去漆油漆、清水溝、拔草，後來把他們調離原本的工作，從冷氣房調到倉庫去搬貨。因為這些派工與合約明訂的來台工作不符，所以是非法的。第二次協調會時，靜如表示要針對非法外工作提出檢舉，資方表示是合理的工作調整，這個時候勞工局的人，把靜如叫到外面說，這個很難構成非法外工作，要勞方「想清楚」。他的舉動我們可以解讀成：人很好，好心提醒勞方。但他為什麼不去建議資方要好好想清楚呢？在協調會之前靜如跟我說：每個協調會都是勞工退讓跟放棄的會議。我想這句話，說的很中肯。

3、雜事乃運動之本—你可以不會英文但你不能不會打雜

一個活動從設定目標、討論策略，到被看見，甚至可以 CALL 人來參加，要靠很多瑣碎的工作堆積起來，這個工作通常是在幾個人或一個人在嘎嘎角做完的，我們通常不知道那些人是誰，但卻是運動得已被看見的關鍵。

去年六月下旬，勞委會宣布基本工資調漲 1440 元，同時僱主可將膳宿費調高到五千元。當時移工團體就判斷，膳宿費絕對會隨之調漲，有些調漲的幅度可能會超過工資調漲幅度，使調漲除了有名無實外，還可能降低移工的最高工資。TIWA 決定開始收集膳宿費調漲的案例，作為後續抗議行動之用。

這個工作是這樣的，先打電話到移工團體自我介紹，在跟他們說明你的來意，找到一個對頭人或負責人尋求協助，過幾天在打電話去確認資料。前述的動作針對同一個團體，可能要重複好幾次，因為很多時候一個團體針對不同的國籍可能有四、五個社工，每個社工的工作狀態不同，你要一個一個的聯絡說明，而且人家也不一定有空幫你整理這些資料。在打完認識的所有移工團體後，才能將所有的資料彙整。等到你要去跟天麟我抗議的時候，你才有證據可以拿出來堵住他的嘴。

遊行的部分，我負責的是手舉牌、頭帶、舞台背版、舞台音響租借、借場地、申請路權、租戰車、CALL 糾察隊等等。手舉牌、舞台背版跟頭帶要找誰設計？設計成什麼樣子？初稿出來後討論怎麼修改，修改完還要找價錢合理的廠商來印製。手工藝做完後之後，要開始借遊行場地，租借方式依各場地規定，麻煩程度不一。場地 OK 後再去申請路權，申請路權前要先找好約 20 位糾察隊，畫好遊行路線及地圖，填好集會遊行申請表，在看你要到哪個警局去申請。你以為事情做完了嗎？還沒，你最少還要租戰車、CALL 糾察隊、租借舞台音響。

運氣好的話，這些工作可能有一、兩個禮拜的時間搞定，運氣不好的，可能要兩天做出來。在此同時，你可能還要上課、寫作業、處理案子、進行別的抗議活動、聲援別人的活動、跟另一半吵吵架等。運動就是建立在這些事情之上，剪報收集不會比上街遊行不重要；開記者會不一定比案例收集整理還有用；就算是打掃辦公室最少能讓工作時心情愉快。再者，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敵人什麼時候或在哪一個點上會打你，所以永遠要抱著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的心態，學會在所有的作品中排出先後順序，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做完，此乃打雜之要訣。

五、實習心得

從 2007 年 1 月到移工大遊行結束，在這將近一年的時間裡，我最大的感觸是，我們是先身為一個人，才獲得一個身份的，但有些人會因為他的身份而不被視為是一個人。

因為僱主選擇虐待逃跑的阿娥，在逃跑期間被車撞了送到台大急救，因為付不出醫藥費被台大控告。我家隔壁的印傭，因為兒子死了，不願再忍耐惡劣的勞動條件，也逃跑了。另一個印傭來台三個月，還沒拿到一毛錢薪水，每次買東西就跟僱主拿錢在登記在本子上，連衛生棉都要跟同鄉借來用，但她害怕沒工作，還是繼續在工作。如果她們是台灣人，情況會是這個樣子嗎？

在籌備移工遊行的過程我到幾件事，第一件事是，我們要跟 SOGO 忠孝復興店借前面的廣場，做遊行隊伍的集合處。打到 SOGO 去問，他們一聽到是移工遊行先說活動必須是合法的，才能跟他們借場地，但因為集會遊行的申請必須先取得場地使用書才能去申請，所以我們繞了一個圈，先取得忠孝東路三段的路權，去申請集會遊行，再回頭跟 SOGO 借場地。等所有資料備齊後，我再打去 SOGO，他們卻告訴我那個場地是不外借的，雖然我明明看過有知名廠商在前面辦過活動。如果今天是周杰倫要辦簽唱會，SOGO 會拒絕嗎？

另一件事是，遊行前幾天我跟楊大華、涵生在教堂的後門空地寫布條，有一個台灣人看到我們的布條，跟我說你是台灣人幫外勞不對吧！我問他哪裡不對，他回答不出來只好悻悻然的離開了。在遊行那天，我們走上忠孝東路，在整隊的時候，有路人跟郭耀中說，你們要休假的權利我要走路的權利。移工運動要面對的困難，比其他運動多很多。

最後，我的英文在這段期間還是沒有增進。這證明了，英文不好還是可以幫點忙的。

姓名：李淑錦

學號：S94620018

實習日期：2006.09.01~2006.12.31

實習單位：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TIWA) / 天主教嘉祿國際移民組織台灣分會 (SIMN)

一、問題意識

目前全球約有二億多的移民人口，其中約有 5,000 萬人移民/工來自亞洲，當他們透過移動（不論是透過勞動力或是婚姻）來改善自己的生活成為世界趨勢後，這股跨國界移動已成了二十一世紀國際上最重要的課題。隨著全球化經濟高度發展，資本和商品大規模移動，國際勞動力跟著移動，台灣不免於外也捲入這波移民浪潮之中。

移民/工和外配的問題已成為台灣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台灣至今約有三十六萬多的外籍勞工¹以及三十九萬多的婚姻移民²，兩者加起來約超過 66 萬多人，即每 35 人就有一人是移民，不論他們來台灣想尋求更好的經濟安全感或者找到人生伴侶，對台灣現行的社會、文化、經濟、醫療、法律和政策造成不小的衝擊。

在還沒進社發所之前，移民/工和外配的問題在哪裡，也許是事不關己，我並沒有嘗試去深入了解。當時我對外籍勞工的簡單想像就是：假日在台北火車站群聚的低薪勞工，他們從事最骯髒、危險和艱辛 (Dirty、Dangerous、Difficult) 的三 D 工作，中文發音的三低也彰顯出這類工作被視為骯髒、低賤而不願從事，而他們的低薪讓一些沒去大陸投資的產業得以生存。對我來說，他們就是一群為了賺取比他們在母國更高薪水而離鄉背井的外國人而已。

1999 年我去菲律賓認識一位在菲律賓大學教授日文的齊藤老師，她是一位 50 幾歲的婦人，她志願到菲律賓當義工兩年，她的主要工作是幫助嫁給日本人離婚或失婚的菲籍女子，製作背包、袋子回銷日本；另外也在當地教菲律賓人種植黃豆跟高價蔬菜外銷到日本。有一天她邀請我去她在馬尼拉的工作站參觀，她播放菲籍女子在日本娛樂場所工作受到黑道的脅迫控制和暴力毆打的影片，最驚心動魄的一幕是一個菲籍女子因不堪被迫接客，逃走後被捉回活活打死，全身都是淤青，傷痕累累，冰冷浮腫的屍體躺在棺木裡，她的小孩跟家人無助地守在棺木旁哭泣。此時，對於齊藤老師志願到菲律賓當義工，我僅停留在義工就等同於好人的想法，至於齊藤老師參與的是什麼是 NGO 組織？NGO 如何組織？如何運作？NGO 作哪些事？工作的對象是誰？如何跟公部門協商？我並不清楚。

在我研一第一次的社發講座課，所上邀請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陳素香來演講，她指出台灣政府對外勞政策的不當及外籍勞工的困境，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對於這個議題有比較深入的

¹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6 年 5 月 4 日發布訊息，截至 96 年 3 月底外勞人數 345,812 人，按國籍分，以印尼籍 94,471 人最多，占 27.3%，其次為泰國籍 92,557 人，占 26.8%，菲律賓籍 88,896 人，占 25.7% 居第三。http://www.cla.gov.tw/cgi-bin/SM_theme?page=4626ea2e，瀏覽日期：2008/01/11。

²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網站。外籍配偶人數按國籍分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共 396,829，製表日期：96 年 10 月 31 日，<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info10.asp>，瀏覽日期：2008/01/11。

分析，對於移民/工的圖像漸漸有點概念。透過這次的演講，我感受到同樣對於移民/工這議題的看法，相對於我那麼簡單的想像，她以外籍勞工的立場切入作剖析，那是一個很不一樣的角度在看事情，看雇主跟外勞之間的關係，外勞跟台灣社會和國家政策的關聯性，也補充我對外勞簡單、貧乏的想像。

聽完演講，當時我好奇的是，素香對移民/工和外配的關注跟社會實踐如何透過 NGO 運作？所以我決定往後有機會要到 TIWA 去看看。在還沒進社發所之前，我自己沒有過任何社會運動經驗，藉由社發所的課程，了解台灣社會有些 NGO 組織在協助關心外籍勞工，而這些 NGO 如何組織？如何運作？NGO 作哪些事？工作的對象是誰？如何跟公部門協商？除了選修移民/工和外配的課程外，我想透過實習可以更具體的學習和觀察，希望同時能從宏觀和微觀角度來看移民/工和外配課題。

在移民/工和外配的問題成為台灣社會關注的焦點之際，當我們在思考台灣政府的移民/工政策是否符合國際標準時，同時也需要思考如何協助他們成立組織，讓他們自己發聲表達他們的需求，爭取他們自己的權益。所以到 TIWA 我想從實習過程中學習、觀察下列問題：

1. NGO 如何組織？如何運作？NGO 作哪些事？專業人員須具備哪些專長或知識？如何提出對策跟公部門協商？
2. TIWA 作為一個 NGO 組織，除了為外籍移民/工爭取勞動權益外，它如何透過培力來組織協助外籍移民/工？
3. 政府對家護工的休假政策對家護工的影響為何？雇主跟家護工的處境為何？
4. 婚姻移民法規對外籍配偶權益的影響為何？

二、實習場域概況

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立的宗旨，以增進因婚姻或工作來台的移民，與本地社群之交流、改善外籍勞工及配偶的勞動環境與社會處境、增進勞動階層的權益福祉為目標。TIWA 工作朝以下幾個方向努力：

- 自助培力，組織發展：提供的服務包含法律諮詢、勞資爭議協處、勞工教育、組織移工自助團體等。2002 年協助成立 KASAPI 菲勞自助組織。
- 文化交流，弱勢發聲：常舉辦詩文、電影、歌舞交流、移工攝影與寫作、文化導覽和社區派對。
- 政策辯論，行動倡議：對國會遊說、抗爭遊行和國際串連。

SIMN（嘉祿國際移民組織）是一個天主教嘉祿修會所設立的非營利組織單位，天主教嘉祿修會以服務與照顧移民為宗旨，強調倡議與保護，照顧與庇護，瞭解與對話，致力於移工、移民、難民與船員的福祉與權益。在多年不斷持續推動之下，在全球五個地區設立分會，專司移民服務與研究工作，並於 2006 年二月將總會設於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各分會分別為：美國紐約分會(Center for Migration Studies of New York, Inc.)、斯卡拉布尼菲律賓分會 (Scalabni Migration Center, Inc.)、智利分會(Organizacion No Gubernamental de Desarrollo Scalabrini en Amencia-ONG Scalabrini)、斯卡拉布尼南非開普敦分會 (Scalabrini Center of Cape Town-No Profit Organization)、斯卡拉布尼義大利分會 (Agenzia Scalabriniana per la Cooperazione allo Sviluppo-ASCS Onlus)，台灣分會於 2007 年 6 月在台灣設立。

SIMN 的社會目標在提倡並捍衛人類的基本權益，尤以移民者、尋求政治庇護者、驅逐出境者等等處於遷徙狀態之公民及其家庭而言；改善移民者個人、社會、政治與文化的環境；切身感受移民者的處境；研究探索人類遷徙現象；提倡對少數民族的尊敬、提倡全民參與、提倡多元文化交流、提倡領域的合作開發；蒐集並研究人類遷徙各種形式的資料。提倡移民者及遷徙族群中的多元性文化、藝術、體育的表現；提供移民者學習當地公民、社會、文化及宗教等等的教育。

三、實習工作內容

來 TIWA 跟 SIMN 實習，跟涵生和 Lorna 討論過實習內容，因為我是專班的學生只有星期六、日可以參與實習、觀察，有些案子基於時間上的侷限性，我無法參與。經過討論擬出五個具體工作方案：

- (1) 參與組織自助團體，觀察台印尼勞工聯盟 IPIT (Ikatan Pekerja Indonesia Taiwan) 運作。(TIWA)

很幸運地，我能有機會參與這個自助團體的組織過程，從什麼都沒有到現在已經有些成員加入組織的雛形，一路走來經歷很多擔心。11月4日，是我初次參與這個計劃，今天我們主要的工作重點是辦印尼移工團體的說明大會。早上我們準備些飲料和點心，並製作兩面粉紅色的看板帶到台北火車站作宣傳，看板寫著三行字：Rapat (開會)，Ikatan Pekerja Indonesia Taiwan (在台印尼勞工聯盟)，Ikut Saya! (跟我來)。我從沒寫過這些標語或者製作抗議工具，現在有機會練習，等一下就可以現學現賣，覺得這個活動很真、很活，很有參與感，有點興奮又有點懷疑，到底這個才剛注入情感立刻轉化為文字的看板，能號召多少印尼移工呢？其實，我不懂這三句標語的印尼文意思，剛好 Titis³來 Tiwa 集合，涵生幫我介紹 Titis 的背景，順便請教他們這三行字的意思和先學一句印尼話問候語你好嗎(Apa kabar)。

我們一行人(我、涵生、Ben 大哥、Titis)下午1點從 TIWA 出發，先到集會地點中央大樓勘查活動場地是否已經準備好，再沿路走到台北火車站東三門集合，Tony (Tony 是 Hello Taipei 電台印尼文節目主持人)已經在這裡等我們到來，涵生幫我們互作介紹後，Tony 跟 Titis 一組，我跟涵生兩個一組，開始在火車站散發文宣。今天天氣很冷，平常假日很多在台北火車站活動的印尼移工們，今天顯得特別稀少，是天氣冷的緣故？還是他們今天沒放假沒辦法來這裡聚集呢？還是他們去別的地方活動呢？我們選擇來這裡發傳單是否地點選錯了呢？如果錯了，那我們今日到這裡做宣傳活動能發揮多少效用？以後要去哪裡作宣傳呢？要透過什麼管道比較有效率呢？一連串的疑問在腦中盪來盪去。跟涵生討論這個問題，他說 Tony 是印尼僑生，政大畢業後在台北市政府工作，現在是 Hello Taipei 電台印尼節目的火紅主持人，今天這個活動的訊息，先前已透過 Tony 的節目網絡放送出去。

發傳單的同時發生一件很有趣的插曲，Ben 大哥在西三門看到一個身材不高的年輕男孩子，很積極的在發傳單跟作問卷調查，這個人到底是什麼來歷呢？會不會是仲介或是其他團體來這裡做些其他活動？我們的活動跟他有沒有相關或衝突呢？Ben 大哥回來跟我們討論後，決

³ Titis 來自印尼的年輕家護工，在台灣已經工作 5 年，頭戴白色帽子，中文說的非常好，之前參與過 TIMWA 的組織運作，兩年前因政府凍結印尼移工來台工作，使這個組織停止運作，她就沒再參與組織工作。後來政府再度開放印尼移工來台工作，TIWA 為印尼移工規劃一個類似菲律賓 KASAPI 勞工團體的組織 IPIT，試圖將停止運作的組織，重新整合、規劃和作培力工作。Titis 預計明年工作期限到後，將回泗水開製造黑糖工廠，為家鄉製造就業機會。

定由我出馬去探個究竟，我是女生看起來比較有歐巴桑的親和力，去跟對方聊一下應該沒什麼大問題吧？從東三門拐個彎，遠遠就看到社發所頭號帥哥房怡亮埋頭苦幹，手拿著一大疊已經完成的問卷，看來下午他已經來這裡待很久了。打過招呼後，才知道房怡亮跟曉鵬老師對這個組織的關注，已早我們一步幫印尼移工做組織工作的宣傳。剛剛有點緊張想來探個究竟的心情，現在已經鬆了一口氣。

今天與會的印尼移工有男生 6 人，女生 19 人，共計 25 人。說明會時間約從二點半進行到五點半，遠比預定的三點半多出兩個小時，說明會由明星級義工(Tony)和 Carlos Su 神父以印尼話主持，涵生也報告說明這個團體到底要做什麼？如何幫助印尼移工？將採用「朋友方式」做組織。會議中印尼移工們討論的非常熱烈，譬如，他們對這個團體的期待是什麼？因為印尼移工以印尼文進行會議，我和涵生很難了解他們討論什麼，但是從他們熱絡的討論狀況看來，他們好像在討論什麼事情一直擺不平。

後來，Tony 跟我們解釋，他說印尼移工們提到傳單中用到「抗議」這個字眼太強勢了，印尼移工不太能接受。後來，Tony 跟 Carlos Su 神父花了很多時間解釋這件事，不知道是否能解除印尼移工的不安？如果沒有，會不會影響他們 11 月 18 日來 IPIT 開會和 12 月 9 日參加移工大遊行的意願呢？要不要介紹菲律賓 Kasapi 組織的經驗給他們？Tony 建議以後改如「去遊行表達意見」、「討論自己的想法或意見」...等用軟性字眼比較合適。現場發給移工們入會文宣和號召有意願當幹部的人留下來繼續討論。會中很順利的選出臨時的會長(女生)跟副會長(男生)和兩個秘書，IPIT 組織已經有了雛形。這是個好的開始！

今天的討論已經擬出一些問題，預定在 11/18 在討論暫定在 12 月大型會議選正式幹部。這個團體暫名 IPIT，唸起來有點像吐口水的樣子，印尼文是「在台印尼勞工聯盟」的意思。散會後，大家在一樓捨不得離開，還是有很多的討論，可預見的是溝通的網絡已經漸漸編織成形。

11/18 的討論會上，主要是延續上次的討論，今日來的成員對自己的工作權益很有意識，他們很熱烈地從自身的工作經驗談起，有點欲罷不能。涵生說移工的經驗分享很重要，往後還可以繼續用這個方式討論。這次的討論得知印尼移工求助的資源和管道很少，他們很渴望得一些有關於他們工作權益的訊息。組織中的幹部、會員卡、會費的繳交時間和方式、如何動員其他印尼移工來參加這個組織、何時來參加，也都陸續討論中。但是，此時危機出現了，好不容易 IPIT 有個雛形出來，當說到下次成員何時可以來，他們說要到 1 月中左右，原因是他們有的人一個月才休息一天，他們要利用這唯一的一天休假選擇去看 12/9 或 12/23 的印尼搞笑藝人來台表演。另外，有的成員在月底和月初之際手頭比較緊，不方便出來參與 IPIT 活動。如果下次開會時間拉太長，IPIT 很容易就散掉了，怎麼辦呢？我跟涵生討論建議 IPIT 成員可以分批到 TIWA 聚會，或者我們主動出擊？如何主動出擊？配合參加他們的活動？...想法很多但是不確定不可行。

12/23 我們邀請 IPIT 成員來趟 TIWA 之旅，KASAPI 會長、靜如跟涵生著致詞歡迎 IPIT 成員，並介紹 TIWA 的場地和設施都可以免費提供給他們聚會使用，這裡的電腦、廚房都可以使用，TIWA 辦公室可提供一個小區塊給 IPIT 組織用，也可以提供免費的勞僱問題諮詢，期待 IPIT 成為自助組織團體能幫助來台工作的朋友們。之後，帶領 IPIT 成員熟悉這附近的商家。假日中山北路三段提供給移工的休閒面貌，除了提供菲律賓飲食、提供電話卡、滙兌、海運服務、聖多福教堂、金萬萬商場....等，也提供他們各式各樣的生活必需品、飲食和休閒，也是個重要的參觀場域。

沿路逛沿路跟 IPIT 成員聊天，其中有兩位女孩子提出她們跟老闆有些問題需要協助，一個是老闆失業所以她已經有三個月沒有拿到薪水，一個是老闆沒幫她繳健保費並拿走她的健保

卡，她無法去看醫生。其中一個女孩子急著在 5 點左右離開返回新莊雇主家，看她焦急的樣子我自己也急了起來，心想如果我對這類的問題的解決方式有多一點了解，我現在就可以立刻回覆她怎麼處理。後來將這個個案轉給涵生，涵生先陪這位女孩子去搭車，順便了解她的狀況後再告知她怎麼處理，也建議她回家後可以再打電話來 TIWA 尋求協助。

我們帶著 IPIT 成員逛回 TIWA，今天來的都是家護工，最近我剛好也在進行「台灣女性外籍勞工勞動人權」問卷調查，順著這個機會，麻煩他們幫我做問卷。完成後發禮物給大家，她們很開心的挑選口紅盒後就回家了，IPIT 今天的 TIWA 之旅也算是圓滿結束。

(2) 外籍家護工的訪談 (TIWA)

我們找了兩位菲籍的家護工訪問他們在海外的的工作經驗，一位是 Alice，一位是 Jocelin。

Alice 在海外已有 12 年工作經驗，他的雇主在馬尼拉有設立公司，他先生告訴她報紙上有徵求幫傭的廣告，她是透過廣告訊息去面試而應聘成功的。他從 1999 年工作迄今，工作申請文件都是自己辦。他的雇主說仲介收取的服務費太高了，他們不該賺這麼多錢，所以建議他自己辦工作申請。在每隔 3 年的工作申請時，Alice 會使用假名申請第 3 度來台，聽說台灣政府好像要開放申請為可連續來台工作 9 年，如果是真的，她希望在這次期滿後還能第 4 度申請來台。

Alice 的雇主是一對夫妻，有兩個小孩和阿公、阿嬤，他每個星期日都有放假，如果雇主家有事時，老闆就會付加班費，她也很樂意配合他們。她的雇主對她的家庭也很關心，Alice 的女兒在唸大學需要一台電腦，她老闆知道了就買了一台手提電腦寄給她的孩子，Alice 很感謝她先生協助照顧家裡和女兒，讓她才能安心在外國工作。因為她跟老闆全家的互動非常好，所以她老闆贊同她假日參加 SIMN 的組織培力工作。Alice 放假就來 SIMN 作志工，除了幫外籍勞工朋友們解決一些問題外，也作些培力工作。她朋友們詢問的問題大概有以下幾種：(1) 在台灣工作應繳什麼稅？何時繳稅？繳多少稅？稅率怎麼算？(2) 工作合約問題(3) 雇主性騷擾怎麼辦？(4) 雇主不付工錢、加班費和不合法的扣除薪資時，怎麼辦？(5) 陪朋友去醫院看病(6) 朋友「OIT」【Only In Taiwan】的情感問題和家庭問題(7) 大使館辦護照(8) 不合理對待(9) 最難幫忙的問題。

Alice 認為她來這裡教育、傳遞她的經驗給移工，跟他們一起作培力工作，避免有人再受到傷害，一個教一個，她很樂意去做這個工作。菲籍移工在母國的契約書很多都是白紙一張，在台灣契約書用中文書寫，他們看不懂，要教他們所有文件譯成英文後才簽字，這個部分的教育在母國需要有更多的志工來參與組織培力工作。

另一位訪談對象 Jocelin 是個嬌小愛漂亮留著長髮的女生，今年 44 歲，單身。她來自大家庭，家裡共有 10 個兄弟姊妹，六個女孩四個男孩，排行老八，父母不在人世，有兩位手足也不在了。她在海外工作很長一段時間了，從 1993 年至今(2007)約有 10 幾年的幫傭工作經驗。

1993 年至 2002 年 Jocelin 在新加坡工作，那時候的薪水大約一個月 PESO4,000.-元(新加坡幣 250 元)，賺的錢不多，還要匯些錢給姪兒們零花，再扣除日常必要開銷後幾乎所剩無幾，所以沒辦法給家裡很多點幫助或者為自己存一些錢，偶而只能買點禮物給家人。那裡工作期滿後，不想在新加坡繼續做下去，就先回去菲律賓。

2002 年回到菲律賓後，聽說到台灣工作薪水比較高，Jocelin 的朋友在台灣工作，所以也想換個環境，於是就申請來台灣工作。2002 年到 2004 年她照顧一個阿媽，後來這個阿媽死了，就回菲律賓再申請來台灣工作。新的工作從 2004 工作至今(2007)，明年二月就期滿了。期滿

後，她想先回菲律賓一趟，對於新工作也一直在考慮要不要申請去西班牙工作。平常她跟前老闆（新加坡雇主）還是有書信跟電話聯絡，想去西班牙工作是受這個老闆的影響（新加坡雇主要去西班牙工作）。

Jocelin 大部分的海外工作都待在台灣，到目前為止，只會說一點點中文或幾句閩南語。她現在的工作家庭成員共有 4 個人，包含老闆夫妻，阿媽跟一個八歲的小男孩。老闆夫妻倆和小男孩都會說英文，阿媽會講閩南語，所以 Jocelin 的閩南語是跟阿媽學的。也因為老闆會說英文，所以她笑著說中文就學的不多。老闆一家對 Jocelin 非常好，彼此處的很融洽，例如，Jocelin 生病去看醫生時，因為不會看寫中文，老闆就會幫她填寫資料，有些台灣醫生能用英文溝通，所以有時候 Jocelin 可以獨自去看醫生。有時候老闆會給她禮物，過年會給紅包。

Jocelin 的工作時間，每天早上約 7 點半起床，晚上 9 點睡覺，很幸運，每個月有四天的休假。她每天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看阿媽的時間和狀況。白天作飯給阿媽吃，要花一小時多來烹煮，做完家事後，帶狗去公園散步走一走也要一小時，中午吃過飯後，休息一下。傍晚小男孩回來，還要幫他看他的作業（小男孩安親班的英文作業），每天大概做這些例行性工作。

Jocelin 是 KASAPI 組織成員之一，星期天放假，都會來 TIWA 參加他們的活動，也很喜歡這裡辦的活動的，這裡就像家一樣感覺很溫馨，一點都不會無聊，所以才會有那麼多朋友來這裡。Jocelin 幾乎什麼活動都參加，從參加活動中找到很多樂趣。例如，參加活動就會拍很多照片，然後將照片寄給家人看，告訴他們她在台灣的工作跟生活狀況。也讓他們知道她沒有去別的地方，僅只有參與 TIWA 跟 KASAPI 辦的活動，在台灣 Jocelin 說不知道要去哪裡玩，而且也不喜歡一個人行動，她不曾去過朋友說過的城市如中壢、台中或其他地方，活動範圍僅限於台北。（筆者問 Jocelin，如果我們願意帶她去其他地方玩，會想去嗎？Jocelin 笑笑的說有時間會去。）下一個工作，Jocelin 說如果去其他國家做事，會很樂意將在台灣的工作經驗和參與 KASAPI 活動跟其他移工分享，一起看這些照片中的點點滴滴。

KASAPI 可以幫菲律賓移工們解決一些問題，Jocelin 說交 200 元會費就可以成為 KASAPI 會員，另外交 100 元作會員識別證。雖然 KASAPI 是個小小的組織，大家很樂意邀請朋友來參加，在路上遇到朋友就會問一問他們有沒有興趣參加這個組織，並告訴他們如果在台灣遇到困難，TIWA 可以提供移工相關的諮詢協助。作為 KASAPI 的一分子，Jocelin 說她有參加 12 月 9 日的戲劇表演和「我要休假」移工大遊行來表達移工們的心聲。

很快地明年二月工作期滿，Jocelin 就要回去菲律賓了。說到在海外工作，也許再工作 3~5 年後，Jocelin 說想安定下來要停止海外工作，想買房子或者做點小生意，至於做什麼樣的小生意，還沒有計劃，會再想看看。

(3) 台灣女性外籍勞工勞動人權調查問卷（家庭內女性外勞）（TIWA）

這份問卷預計有 100 多份要做，目前已經完成約 40 份。作問卷的對象不分菲籍或印尼、泰國、越南，就是不包含中國的女性外籍勞工。12/16 我跟涵生討論來聖多福教堂後門這裡擺個桌子作問卷應該是不錯的選擇，但是我的猜想錯了。今天來作禮拜的人，很多人今天是這個月唯一能放假出來的，有些人要表演還要趕下一場聚會，當我請他們幫忙作問卷時，她們看到我拿的是中文問卷，他們為難的表情已經明白的拒絕我，我立刻拿出另一份英文版的問卷仍無法留住他們幫忙，我也覺得好沮喪。後來，我再鼓起勇氣找幾個外配，幫我問問她朋友或來做禮拜的移工是否可以花個 10 分鐘幫忙做問卷，她說今天大家都來匆匆去匆匆參加很多節目，時間上不方便。

後來我想轉移陣地到公園，透過菲籍移工婉君幫我找認識的朋友作問卷，我和台大國發所

的義工曉娟在這裡共找到 7 個人。婉君幫忙介紹朋友讓我們省很多時間去找受訪者，也因為她的幫忙，我們跟公園的這些陌生人很快地就像朋友哈拉起來，他們拿出很多點心請我們吃，讓問卷很順利地進行。今天做問卷碰學到經驗為，找熟人介紹建立信任感，移工看到她們不熟的中文問卷會有所顧忌，雖然有英文版問卷，但是有些移工並不懂英文版的問卷，比手畫腳花時間溝通一下還是可以幫上忙。

12/23 IPIT 成員來拜訪 TIWA，我請 IPIT 成員幫忙作問卷。我麻煩 IPIT 成員懂中文的朋友幫忙翻譯問卷的題目給印尼家護工了解，除了語言問題和問卷的一些用字(例如她們願不願意加入工會，她們不懂工會的意思)需特別解釋外，他們隨著問卷內容提出他們工作碰到的問題。譬如，問卷提到雇主是否有對你性騷擾？她說沒有但是雇主的兒子會對她毛手毛腳，或者照顧的阿公會吃她豆腐，問卷要怎麼寫？有些題目她們不了解意思，需要一再的解釋並透過翻譯幫忙，由於類似這樣的問題很多，使預計 10 分鐘完成的問卷花了 1 個多小時才完成。

12/23 晚上還約一個印尼籍家護工瑪莉幫忙作問卷，因為她的雇主是景美天主教聖家會修女，聖誕節即將來臨，修女們有很多的活動跟工作需要她幫忙，早上我到 TIWA 實習前的時間她無法幫我作問卷，所以我必須等她等到晚上 8:30 後她休息了才可以進行問卷。做完後，我麻煩瑪莉幫我介紹她的朋友幫我填問卷，瑪莉很快就拿出手機打電話給朋友一個一個問，今天非常冷又下雨，她的朋友們覺得今晚不方便一一拒絕。

後來找到一位在景美綜合醫院照顧重症病患的朋友願意幫忙，我們約 9:00 在醫院門口碰面。見到這位朋友，我先告知我的身分跟作問卷的目的就開始進行，當問卷問到雇主是否提供住所時，她說沒有，我愣住了，如果雇主沒有供住所那她要住哪裡？後來她說她照顧重症的阿公，整天以醫院為家，一直跟阿公住在醫院。問到她一天約工作多少時間，她說 24 小時，我又愣住了，怎麼沒有休息時間呢？她解釋阿公隨時有狀況，她必須隨時戰戰兢兢的自己找時間休息，休假日她的老闆要休息沒辦法來照顧阿公，她整個人都被綁住了所以無法有正常休假。順著她的話題，我鼓勵她有空可以來參加 IPIT 的活動。

這份問卷做完，瑪莉眼尖看到另一位剛來台一個月同鄉經過，馬上跟她招手並介紹新朋友給我認識，她並不是很樂意幫我作問卷，她擔心她看不懂我的問卷也聽不懂我想問的問題，不知道我是誰？問什麼事情？為什麼要找她？經過瑪莉跟她解說後她才接受我做問卷。從作問卷中，我得知她並不知道誰是她真正的老闆，她說每天都到不同的地方去工作（到雇主的兄弟姊妹家打掃），第一個月的薪水全部被仲介拿走了，她身上沒有錢。

12/23 晚上透過第二位受訪者閒聊時請她介紹其他的朋友幫忙作問卷，後來她帶我跟瑪莉溜進去景美綜合醫院找其他照顧重症病患的家護工，一間一間去找人幫忙作問卷。透過瑪莉介紹朋友這種滾雪球方式來作問卷，除了能迅速找到受訪者外，對我這個陌生人，這些新朋友透過同鄉瑪莉幫忙翻譯或解釋降低了戒心，讓我順利進行作問卷。

這幾次作菲籍跟印籍移工問卷發現他們的反應有很大的差別。菲籍移工很快的就可以接受作問卷，對問題的掌握度較高（也許是因為我還有一份英文的問卷可以給她們對照），印籍移工很保守戒心也高，但是接受作問卷後，會一直提出很多問題出來，相對地，我必須花很多時間聽他們說。透過作問卷挖掘了很多平常看不到的問題，到他們工作的場域實地觀察，更能體會他們雇主不讓她們休假的困境。做完 7 份問卷已經 10:30 了，我因重感冒兩個多星期還沒好，一直咳個不停，雖然每作一份問卷就必須重複唸一次題目跟解釋題目的意思，喉嚨已經沒聲音了，但是今天有很多深刻的體驗，收穫不少。

(4) 觀察外籍配偶：婚姻移民法規權益培力工作，含印尼籍和菲律賓籍共兩場。(SIMN)

舉辦印尼籍和菲律賓籍這兩場婚姻移民法規權益研討會，意在讓外配們有婚姻或居留問題，能夠透過參與這個研討會的 NGO 專業人員和律師的解答，釐清他們的疑慮，藉由免費的諮詢幫助他們解決複雜的法律問題，也藉這個機會，在他們得到不合理對待時，有一個管道能協助跟外配向他們的家庭或公部門爭取應有的權益和保障。這兩場研討會討論的問題大同小異，歸納問答紀錄如下：（這裡歸納的是部份重點，因為在研討會中，外配們有時候以他們的母語發言或回答，雖然有外配幫忙翻譯但是因為語言仍是一個問題，我們有些聽不懂無法做詳細的紀錄。）

Q：結婚 2 年離婚、在無小孩的情況下，居留證至 2009 年有效，可否續留在台？、

A：1.無小孩，可續留至 2009 年，但亦可能被註銷居留資格，目前政府立法從嚴、執法從寬認定。

2.有小孩，因有扶養權可續留，居住滿 5 年可依法申請永久居留證或身分證。小孩滿 20 歲前一定須具備前述身分，否則會被遣返。

Q：在台滿 5 年，前段在印婚姻之子女可否申請來台？

A：1.子女超過 12 歲者，不可申請來台依親。

2.子女未滿 12 歲者，母親已領有台身分證者，可申請來台依親。

3.子女未滿 12 歲者，母親未領有台身分證者，可由台籍配偶辦理收養申請來台依親，但須經印尼政府同意。

Q：丈夫死後，有小孩，曾簽下一紙中文文件後，被送回印尼，可否申請回台？

A：有可能是誤簽了放棄小孩監護權，喪失在台居留資格，需透過台灣司法程序爭取權益。不可簽署不明內容的中文文件，以免被騙。

Q：丈夫死後的配偶繼承問題？

A：1.有子女時，可與子女共同均分繼承遺產。

2.無子女時，可繼承遺產的 1/2，公婆繼承遺產的 1/2。

3.負債大於資產，應在兩個月內申請拋棄繼承。

4.負債及資產不明時，可辦理限定繼承，並向國稅局（0800-000321）清查丈夫資產。

Q：肇因於太太因素無法生育，配偶可否訴請離婚？

A：離婚方式、

1.夫妻雙方在自由意志下簽訂離婚協議。

2.由法官判定，離婚成立需合於民法第 1052 條 11 種理由之一，例：家暴、外遇、重婚、沒有生活費或逃走超過 3 年....等。若先生為獨子，肇因太太無法生育，判離婚可能性極高。

Q：是否應申辦台國籍：

A：1.不申辦台身分證：

(1) 可保有印尼之不動產。

(2) 可返回印尼養老。

(3) 回印尼無須支付簽證費。

2.申辦台身分證：

(1) 易找工作。

(2) 有投票權。

(3) 可享社會福利。

(4) 財力證明：(以下三擇一)

*17280 (元) ×2=34560 (元) 連續 1 年之扣繳憑單。

*17280 (元) ×2×12=414720 之銀行存款證明。

*離婚者須有 500 萬之存款或等值不動產。

Q：有疑問可求助何單位？

A：法律扶助基金會 (02) 6632-8282、天主教嘉國際移民組織台灣分會 (02) 2599-5943

會中，除了幾個剛嫁到台灣不久的外配還不太會說閩南語，大部分印尼籍外配都會說流利的中文和閩南語，今天印尼籍外配提出的問題偏重在台灣離婚、有無拿到台灣身分證的差別、證丈夫死亡的相關繼承法規。經由謝律師的說明，了解要離婚成立只要合於民法第 1052 條 11 種理由之一即可，不一定要有家暴被打三次很慘才可以離婚。會後，我請其中一位嫁來台灣的資深印尼籍外配教我幾句簡單的印尼問候語，下次遇到印尼籍朋友就可以現學現賣。

Apa (什麼) Kabar (消息)：你好嗎？

Saya：我

Baik：好

Terima Kaasih：謝謝

菲籍外配與會者有一部份是嫁來台灣的資深外籍配偶，這些外配有很多位嫁來台灣超過 18 年，孩子都很大了。他們組成 FMTA(Filippines Married To Taiwanese Association)協會並穿著印有 FMTA 制服來參加，FMTA 成員很有默契的搬桌椅、準備點心、茶點、文宣、安排與會者的座位和與會者帶孩童來的安置狀況、做好看板舉牌隨時維持秩序...等，俐落的行動可以看出 FMTA 組織的運作和參與活動的機動性很強，有很多經驗可以借重參考。這次菲籍配偶法令班延續 11 月四日印尼籍配偶法令班的討論，討論的議題幾乎都類似。但是這兩次討論會有個明顯的差異，印尼籍外配比較重視在台離婚、丈夫死亡的相關繼承的法規；菲律賓籍外配比較重視在台居留證(ARC)、永久居留(APRC)和雙重國籍的問題。

(5) 參與新移民子女述說與培力才藝研習班，包含圖畫述說班和肢體訓練街舞班。(SIMN)

新移民子女圖畫述說班是 SIMN 首次辦的畫畫課程。塗鴉是一種自我表達和觀察事物的方式，希望透過畫圖方式來訓練孩子在兼具創意和畫圖技巧下，用圖畫來作為一種述說的方式。這個課程想藉由繪本引導，結合色彩美學和兒童心理學，教導孩童畫畫，透過畫畫來表達他們所觀察的生活世界，課程設計以各別和集體創作來達成個體和集體創作訓練，認識和與他人合作共同完成圖畫。另外，想藉由這個課程來了結新移民之子如何看待自己的爸爸或媽媽是外配。

為了將這個課程能夠順利招生，之前已經透過外配來聖多福教堂聚會時廣作宣傳，並希望藉由外配們告知有興趣的朋友帶小朋友來參加。這個課程由玉純老師來主持，大家做過簡單的自我介紹後，開始討論這個課程要做些什麼、如何推展...等。因為這個班在試辦階段，來報名的小朋友年紀從 4~13 歲不等，有的外配媽媽星期天會帶孩子們來聖多福教堂參加聖經班，所以不論年紀大小就一起報名，大家討論到考慮到 4 歲到 13 歲的年齡落差，將他們全部放在同一個課程學習畫畫並不妥當，也許再開另一個班。如果延續他們早上完聖經班，下午應該排些比較有趣或可以動動身體的課程也許比較有吸引力，不然小朋友會坐不住的。

玉純老師想藉由教她拿手粉筆推畫或工商裱畫，讓小朋友探索自己的生活。建議課程中搭配小朋友喜歡的街舞，或者用臉盆再配上用樹膠去染面紙，作成可以舞龍舞獅的表演工具，或者利用廢紙箱的瓦楞紙來作韓國社會運動常用的面具，大家自由創作用鐵力士噴一噴，期末讓

小朋友帶立體的面具參加舞會發表他們學習成果。我們也不確定這些課程小朋友是否會喜歡，所以決定老師跟小朋友上過課再作調整。

下星期六(11/17)上第一堂課需幫小朋友準備名牌，讓他們自由創作，將自己的特色畫在名牌上介紹給其他學員認識，還需要採買粉臘筆、畫冊、蠟燭、飲料、點心、準備收音機....等。下午我們已經寄出邀請函並一一打電話跟家長再確認下星期六的課。建立小朋友和家長資料、5人分工照顧小朋友(5人指我跟豫珍兩個實習生、Lorna、玉純老師、義工楊大華等)、作簡單的家庭訪問(例如：為什麼他們想來參加這個課程？媽媽會不會擔心？如果會，擔心的是什麼事？家長期待小朋友在這裡學到什麼？小朋友自己想學到什麼？小朋友原來有參加過什麼才藝班嗎？對哪些才藝特別感興趣？....等)也許等下星期小朋友來了再繼續討論或調整教學方向。

今天(12/22)小朋友來20個少了10個，有的已經回去菲律賓渡假。今天繪畫班的主要課程是製作面具。為什麼想做面具呢？這個想法來自韓國社會運動的假面具巧思，以他們用遊行所佩帶的面具來引發小朋友創作的巧思。韓國面具不僅在傳統祭祀中使用外，舞者也利用各種不同的面具來詮釋不同的角色，社會運動者也運用它來表達他們的訴求。在韓國，面具屬於很重要的演出道具之一，它和中國的京劇臉譜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但是他們的素材涵蓋面更廣泛了。帶著詼諧有趣的假面舞蹈，往往在博得人們會心一笑的同時，也表達人們心中的煩惱或是社會的矛盾。期盼大家無論遇到什麼樣的情況、環境，都能用自己潛在的才能，學習面對危機、克服種種危機，並在大家齊心合力合作時互相溢出微笑，以微笑面對一切。

課程開始前，我們先將製作面具所需的材料切割分配好，玉純老師拿出一些作品示範給小朋友參考，並請小朋友說說這些作品的感覺。很多家長陪著小朋友一起做面具，不只是平面的面具也有做成立體的，有皇冠跟面具一體成型的....等，小朋友做出來的效果出乎預期，使原本非常擔心這個課程效果的玉純老師開心的笑了，大家對今天的課程更有信心。完成面具後，請小朋友一一介紹自己的作品給大家，此時，讚歎聲不斷，每個小朋友的作品都令人驚歎不已，真的超級超級棒。

Lorna跟玉純老師很貼心的為每一位小朋友準備了聖誕節禮物，每個小朋友展示自己的作品後，大家開開心心的拍照留念，結束了今天的課程。

新移民子女肢體訓練街舞班由小美老師主持，由表達性藝術治療(expressive art therapy)的概念，採用啟蒙性舞蹈教學，主要培養孩子的音感和肢體協調能力。透過一系列啟發性和遊戲性的肢體訓練和街舞教學，使孩童能夠自在地探索身體、釋放壓力和表達情緒。這個課程比較動態，活動性質高於創作性質，所以對這門課的課前討論，我們沒有花很多時間討論。

四、特殊議題

「台灣移工聯盟」在12月9日舉辦「我要休假」移工大遊行，這次遊行的主要訴求是：「我要休假」其次的訴求為：家庭類勞工的勞動條件應有法令保障、廢除私人仲介，強制國對國直接聘僱、移工得自由轉換雇主、取消聘僱年限、保障移工團結權。

台灣目前有36萬多的移工，其中16萬是家護工。她們在個別家戶中，長年照顧本地老弱殘病患者，被排除適用勞基法。她們的勞動條件不受任何勞動法令保障，連休假權利也沒有，甚至有人在三年內得不到一天的休息，長年累積的壓力與情緒，往往導致外籍看護工精神出現問題。內政部研訂十年長期照護方案，對中低收入戶提供特定時數的居家服務(喘息服務)，由政府補助款項，聘用居家服務員或者提供照護機構，讓照顧者稍做休息。但聘外籍看護工的家庭不適用，難道外籍家務勞工就不能享有「國民待遇」，必須長時工作？所有的勞工，不分

工種與國籍，都應有基本的勞動權益保障。而政府也應重視基本工權、基本人權，讓家庭類勞工也擁有勞動權益保障，得以休息、放假。藉著這次的遊行，讓家庭類勞工強力表達「我沒有休假！」、「我需要休假！」的心聲。

「我要休假」移工大遊行集合時間在 12 月 9 日，下午 13:30，捷運忠孝復興 2 號出口，然後往 SOGO 百貨方向走，即順著捷運忠孝復興站，前往忠孝東路、光復南路再到目的地國父紀念館會合。TIIWA 跟 SIMN 是協辦單位，除了積極動員各地的移工外，也準備了很多遊行的道具。昨天（12/1）涵生跟其他義工們忙進忙出地已經寫好布條和標語，今天（12/2）我們再討論遊行當天的工作如何分配。12 月 3 日~9 日我出差到上海展覽，很可惜我無法參加這個兩年一次的大遊行。

這次遊行前，我們預先討論工作人員須安排在道路兩旁發文宣，豫珍協助拿文宣和頭帶發給路人，並且問路人對這次遊行有什麼看法。問路人的主要功能是跟路人對話，宣揚「我是誰？為什麼來遊行？」的理念。這次粗估約有 1,000 人左右來參加，涵生提醒萬一下雨的話，必須準備雨衣。另外，12 月 1 日已經立法通過，外配有居留權的人可以上台說話，這也是值得高興的進展。

五、實習感想

在這幾個月的實習中，我參與和觀察 IPIT 組織自助團體成立的心情，就像一個生手栽種蘭花期待它開花結果，在照顧的過程中，擔心照顧不周還沒讓它發芽就讓它掛掉了；進行家護工訪談時，從兩位受訪者身上看到他們積極參與自助團體和從事培力工作，他們不僅可以幫助自己同時也可以幫助別人，對於他們的行動我抱持著樂觀的期待；作問卷調查時，從不知道怎麼跟陌生人開口，如何取得別人的信任，被受訪者拒絕的沮喪一直到再鼓起勇氣跟下一個陌生人攀談，這過程磨練我的膽量和耐性；參與外籍配偶婚姻移民法規權益培力研討會，更進一步了解目前台灣政府對外配或本國婚姻的法規，以及 NGO 組織提供那些免費的婚姻法律諮詢或者協助打官司的服務；參與新移民子女述說與培力才藝研習班，從來上課的小朋友作品中，看到和外來文化和在地文化的融合，多元文化並非僅有融入，而是外來文化和在地文化的共生共存。

如果你問我在實習中學到什麼？感受是什麼？我想在實習期間我最擔心的事是，因為 IPIT 自助團體成員們能來聚會的時間，有的人每個月只能出來一次，因無法匯聚人氣好不容易有個雛形的組織就解散了；最沮喪的是跟陌生人作問卷時被無情的拒絕；最大的收穫也是因為作問卷時被陌生人無情的拒絕，磨練出膽量和耐性；最開心的是用國台語加跛腳英文，再配上肢體語言完成家護工訪談跟問卷調查；除了這些即時的感受外，很感謝實習點提供機會給我參與、觀察他們的運作，實習點督導不時地跟我們一起分享他們的經驗，在這次實習中，我對於社會運動有更樂觀的期許

姓名：陳婉娥

學號：M95620003

實習日期：2008年2月24日~4月6日

實習單位：中國滋根鄉村發展促進會

實習地點：北京是昌平區沙河鎮西門動社區活動室

實習點負責人：中國滋根—張學泉；西門洞社區活動室—于魯平

在沙河

陳婉娥

2008年6月12日

一·工作項目

1. 打工子弟學校支援教學

- (1).鴻雁實驗學校一年級美術課（與申老師配合）
3月10日~3月24日，每週一下午2:00~2:40，共三次課程
- (2).鴻雁實驗學校四年級美術課（與石老師配合）
3月10日~3月24日，每週一下午2:50~3:30，共三次課程
- (3).興工學校七年級（初一）美術課
3月11日~3月25日，每週二下午2:10~2:50，共三次課程
- (4).興工學校四年級美術課（與王老師配合）
3月10日~3月24日，每週一下午3:40~4:20，共三次課程
- (5).沙河實驗學校四年級美術課（與楊老師配合）
3月13日~4月3日，每週四下午2:50~3:30

2. 西門洞社區活動室常態性工作

- (1).每週三、週六民工看電影活動映前準備與映時座談，共八次參（與工作人員高琳配合）
- (2).每週三、週六少年兒童王同學輔導，共三次課程
- (3).每週四、週五少年兒童方同學輔導，共四次課程
- (4).每週六課後輔導班作文課教學，共三次課程
- (5).每週六成長戲劇班作文課教學與戲劇課輔導，共三次課程
- (6).每週日兒童特色班畫圖課，共二次課程

3. 非常態工作

- (1).學生家庭訪問：尹同學、陳同學、鄭同學、劉同學
- (2).打工者諮詢熱線項目規劃（與工作人員陳穎配合）

4. 其他

- (1).2月29日~3月1日參加NIKE「讓我玩」活動
- (2).2月30日參加「燭光通訊」在智泉學校的打工子弟教師交流活動

(3).4月5日拜訪「農民之子」與寒春

(4).4月31日~4月2日前往河北省青龍滿族自治縣參訪

二．一個概略的介紹

二月，抵達北京之後迎接我的是仍然冰冷初春，低溫夾雜著大風的天氣使得偶有溫暖陽光的天氣變得珍貴，灰色的北京一直到我準備離開的四月才開始因為花開而鮮豔起來。

在出發之前就決定只在一個定點停留，大概運氣也不如之前到大陸實習的學生那樣好，總可以跟上滋根⁴的參訪行程，隨著工作人員到各省分的計畫項目點去拜訪，這次在北京停留六週的時間除了的最後一週隨著黃德北老師與接著我之後抵達北京實習的小波一起去了一趟河北省青龍滿族自治縣之外，其餘的時間我都往返著西三旗與沙河。

因為一些原因，我留宿在北京北五環外西三旗的一位朋友家。每天搭乘 919 號到沙河的快速巴士是一個珍貴的經驗，雖然到實習末了因為工作的疲憊而使這輛交通工具也成為單純「汽車」，但在搭乘的最初，當我與著眾多的打工者一起蜂擁的擠上 919，我經常會有某種「我也要到沙河上班」的錯覺，當然，對打工者而言回沙河是下班，那是與我相反的路程。

位在北京北邊郊區的沙河鎮是一個地道的「城中村」，它是一座被北京市與昌平市包圍的小鎮，有一次搭公車繞了一整圈沙河鎮，我發現這個鎮有許多正在建築的社區，許多臨著北京市周圍的地方都蓋起住宅區，但同時沙河也有許多仍在耕種的田地，略過公車車窗的風景經常呈現出一個對台灣人來說奇異的景象：被廣大農田包圍的別墅區，經過別墅區不久則出現一片土製矮房，但這種住的情況在迅速開發的整個中國大陸不算特別。

也於是，被夾在中國的首都北京與同樣擁有整潔明亮市容的昌平市中間，沙河鎮的鎮容顯得更為破敗，這或許是因為沙河原來就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然。沙河原來是北方的匈奴攻打北京城的軍事要地，圍繞著沙河鎮的「鞏華城」成為歷史無聲的註解，因為欠缺保護，這座古城的城牆上總是掛著隨著大風吹來的塑膠袋與垃圾，也有許多居民挖去城牆上的石塊與磚頭去蓋房子，這座城雖然仍存有著中國是古城的面貌，但卻失去做唯一一座城應有的威嚴。

也或許是因為有太多打工者聚集在這裡，而使得這裡過為擁擠緣故，因為北京市不斷向外擴張，到北京打工的城外人也隨著都市的擴大不斷的往外移動，就好像一片落葉被漣漪搖蕩的推向最外圍一般，到北京打工的各種身分的「打工者」圍聚在北京市郊的鄉鎮居住，沙河就是其中一處。

我在沙河這裡停留的一個半月的時間，很確實讓我感受到「生活可以有許多面貌與方式」。

滋根鄉村發展促進會的北京項目工作中，一個重要的工作項目就在鞏華城西門洞內的社區活動室中，這個座落在城內的活動室進行許多無法想像的繁雜工作，而支撐住龐大工作的是項目負責人于魯平與兩位工作人員陳穎與高琳，陳穎與高琳是兩位年輕的女孩，前者是很早出來打工的「打工妹」，後者是學習成績一直很好的國立大學生，⁵這三位成員是北京項目主要的負

⁴ 全名為「中國滋根鄉村發展促進會」的實習單位在以下將簡稱為「滋根」，另外，實習工作進行的地點「沙河鎮西門洞活動室」也將簡稱為「活動室」。

⁵ 這兩位工作人員由於出身的差異使得她們的工作風格完全迥異，與她們配合的我更深刻的體會到了所謂知識分子與勞動群眾的差別，同時，與于魯平在實習工作的合作也讓我看到「組織工作」豐富的可能。

責人員。

北京項目的工作由於過為複雜，我僅能就我所參與的項目在報告中陳述，有更多項目是由其他內地或國外志願者協助。

我是透過 NIKE 企業在北京進行的「企業社會責任」項目進入北京項目的工作的，這是一個機緣也是一個巧合，我猜測這是因為北京在 2008 年舉辦奧運的緣故，雖然主辦單位「中國婦聯」昌平區的會長表示在大陸的許多國外企業長期間投入企業社會責任的社會建設項目，NIKE 只是其中一項。藉由 NIKE 的這個活動我順利的進入打工子弟學校之一的「鴻雁實驗學校」進行美術課的教學，除此之外我還擔任了另外兩所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學課程，一週總共有五堂課，學生的年紀則是從四歲到十五、六歲不等。

另外，我還負擔了其他活動室的項目工作，這些工作有部份中斷，有部份則堅持到我離開北京的前最後一天，這些經驗都是相當珍貴的。

這份報告最開始是在沙河的打工者的社會分析，這份不成熟的社會分析擺在最前頭是因為這有助於理解我的工作項目與我理解的中國社會最淺薄的脈絡，緊接著是我的工作報告，這其中也參雜了我的心得與想法，最後，這份報告記述了幾則我的日常筆記，由於這些內容是比較完整的，所以記述在最後。

我無法保持這份報告所記述的內容在實際實習的時間順序，這是由於工作項目發展在日常生活中，所以我選擇以項目報告的方式進行，詳細的實習日程請參閱我收錄在附錄的實習時間表，這份時間表所記錄的其實就是流水帳，只是我想這有助於我去記住在哪一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篇長篇大論的報告就要開始，希望我的文筆使這份報告看起來就如同我在沙河生活的那段時間一樣精彩。



軍華城
西門洞內的



西門洞
住戶

(一) 打工者

身分

「打工者」是指在城市就業與居住的外鄉人，為什麼是用「打工者」這個稱呼，而不是「農民工」來統稱在北京的外鄉工作者，那是因為在沙河「打工者」、「農民工」（或「民工」）代表不同的勞動者，這種差異包含了就業時間的長短、從事工作職類的不同，雖然他們在北京市同

樣都屬於外鄉人，但這種內在的區分所表示的不只是複雜的分類，它還包括社會階層的差異。

打工者廣泛的指稱從事各種職業的就業者，他們的戶籍雖不在北京，但他們可能在北京已經工作許久，包含在北京就學後留在北京的就業的學生在內。打工者所從事的工作各式各樣，從高階的白領經理人到工廠的基層職工；從經營大賣場的店家到市場賣菜的小販，都屬於廣大的「打工者」的範疇。打工者在原來居住地的身分不一定是農民，他們原來可能就是城市居民，只是遷移到其他城市就業。

農民工則是指身分是農民，在城裡工作的勞動者。根據孫立平的分析，「農民工」是一種社會身分與職業的結合，因為「農民」表明的是他們的社會身分，「工」則是指他們的職業，他們的戶口在農村，有的只有過年過節才回家幾天，甚至是舉家出外打工而不回家鄉（孫立平 2003）。

這兩種身分在社會學家的眼中是同一種身分，但是在沙河，打工者與農民工之間的差異除了來自於戶籍的差異之外，還包含著就業類別的差別，如同在一開始所說，打工者的就業類別五花八門，但農民工卻似乎很單一只從事建築工作，並且這些從事建築工作的勞動者幾乎是隻身出門的男性，他們在農閒時出外從事時間短暫的建築工作，工作終了就又回復農民的身分回家種田。

這種區分是有意義的，因為這表示社會內部自行切割出三種不同的人：「北京人」、「打工者」、「農民工」，這三種身分在沙河教交雜出一個活生生的社會；代表地主與房東的北京人、有可能是老闆或雇工的打工者、在建築工地幹粗活的農民工。⁶

戶籍限制

打工者之所以是打工者，農民工之所以是農民工，起因來自於大陸的戶籍制度而使流動造成限制。

大陸的戶口區分並非以個別戶口做區分，而是以集體戶口為出發，又以該集體戶所從事的職業類別區分登記單位，⁷ 會有這樣的戶籍區分，是因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政以後，所執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以集體為出發而非個人，在進行合作社、公社等集體政策之後個人的戶口歸戶到集體所致。

由集體戶口作為人口歸戶的一種制度並不影響人口的遷移，集體戶口的影響乃在於福利制度的設計是在「集體」之下，一個人的生、老、病、死在公社推行的時代是由戶口所在的農村或工廠等設籍單位包辦一切，人一旦離開了這個設籍的集體，除非他是合法取得遷移的許可進

⁶ 由於城市用地的需求不斷擴張，沙河也將進行大規模的拆遷，為了獲得更高的政府補償，許多有地有房的本地人不斷的對住家進行整修與重建，也因此，許多農民工到沙河來從事短期的建築工作。

⁷ 根據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第三條的規定：

城市和設有公安派出所的鎮，以公安派出所管轄區維護口管轄區；鄉和不設公安派出所的鎮，以鄉、鎮管轄區為戶口管轄區。鄉、鎮人民委員會和公安派出所為戶口登記機關。

居住在機關、團體、學校、企業、事業單位等單位內部公共宿舍的戶口，由各單位指定專人，協助戶口登記機關辦理戶口登記；分散居住的戶口，由戶口登記機關直接辦理戶口登記。

居住在軍事機關和軍人宿舍的非現役軍人的戶口，由各單位指定專人，協助戶口登記機關辦理戶口登記。

農業、漁業、鹽業、林業、牧畜業、手工業等生產合作社的戶口，由合作社指定專人，協助戶口登記機關辦理戶口登記。合作社以外的戶口，由戶口登記機關直接辦理戶口登記。

行搬遷，否則就意味著他將失去原來在集體之下的社會保障。⁸

這種在舊的共產社會體制下的社會福利制度，在集體的年代確實給予農民與工人相對好的生活協助，但是在改革開放後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下，人民高度的自由流動卻發生共產主義社會制度與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互相衝突。

現在經常聽到的對人口移動的限制除了福利制度無法銜接的因素之外，官方有制度的流動限制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在人口流動的制度上進行控管與限制開始於 1953 年大陸推行第一個五工業計畫後，農業人口遷移到城市工作後而使糧食生產降低，並且引起糧食短缺所致，為了使糧食生產達到國家制定的標準，官方於 1956 年 12 月 30 日下達《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並開始對人口自由遷移進行限制，但他們同時也指出在官方對人口遷移進行限制並不能真正控制人的流動，隨著飢荒與近代經濟的改革開放，人口的流動始終隨著民生與經濟的需求進行移動。（曾紹陽、唐曉騰，2004）

人口移動的自由因為政策被取消，但是人口流的情形依然存在，這種情況便產生了外出的人無法繼續享有原來的福利制度，而引發各種社會問題。

在前面我便提到大陸的集體戶籍的設置將使遷移人口社會福利的中斷，在改革開放後的今天，大量從農村到都市打工的勞動者也因此失去了原有的權利，尤其是在承接大量流動勞動力的工業城市拒絕這些「農民工」的落戶，更使得「農民工」像是被排拒在整體社會之外。⁹

(二) 打工子弟學校

因為遷移而無法落戶所造成的諸多問題中，其中一項就是子女就學的問題，於是打工子弟學校因應而生。根據崔傳義在 2003 年的調查報告中指出，進城民工的子女所受的就學歧視是一項嚴肅的問題，由於無法落戶，民工的子女無法進入公立學校就學，即使有部份公立學校開放招收，民工也必須支付「昂貴的代價」。¹⁰因為這項代價太昂貴，也為了解決大量民工子女就學的問題，收費低廉的打工子弟學校就成為民工普遍的選擇。¹¹

這種民辦的「打工子弟學校」多半沒有取得合法的經營執照，由經營者（也就是校長）自付盈虧，由於政府無法有效解決民工子女就學問題，對這類的學校也採取默許態度，但是也經常發生因為中央政策或當地政府對民工進城採取較高壓的管制，將拆除打工子弟學校視為拒絕民工進城打工的手段。（崔傳義，2003）

打工子弟學校辦學的情況會因為各個學校的經營者所擁有的資源有各種差異，這種落差可

⁸ 集體的社會保障是包含子女就學、就業分配、醫療、安養等各種照顧都是由設籍所在的單位進行安排。

⁹ 對農民工成為社會的「邊緣人」的問題，孫立平有相當精彩的分析，詳見《城鄉之間的“新二元結構”——與農民流動》，收錄於《農民工——中國進城農民工的經濟社會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149~160。

¹⁰ 這項昂貴的代價是指要進入公立學校就讀，民工家長必須支付學費以外的各種費用，一是贊助費，要價是 2000~5000 元人民幣，另一是每學期教 600 元人民幣的借讀費，這對工資微薄的民工來說是一向幾乎無法負擔的支出。詳見崔傳義所著，《適應農民進城 調整城鄉關係》收錄於《農民工——中國進城農民工的經濟社會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161~171。

¹¹ 例如在沙河的鴻雁實驗學校每學期的學費是 500 元人民幣，這包含學費與書籍費，交通費與伙食費需要另外計算，一學期大概繳交 500~600 元人民幣。

以從學校教師的薪水中感受些差異，就我的觀察，打工子弟學校中的老師的薪水從一個月 500 元人民幣到 2000 元人民幣都有，學校雇用女性教師與男性教師的差別也反應學校經營的情況。一般而言，男性教師的薪水比女性教師高，打工子弟學校若能聘用三位以上男性老師，那代表學校經營的「還不錯」。¹²

這不表示打工子弟學校的校長都將學校視作營業單位，這裡指出的是一個現實的情況，因為欠缺政府的教育補助，學校的存續或者倒閉，能夠有多少教學資源都是學校各自看著辦，校長如何使學生願意到校就讀，使學校的教育資源能夠集中，都會是學校是否能繼續經營下去的關鍵。¹³

(三) 打工子弟學校的老師們

作為受雇者的「老師」，由於他們是學校經營體制中論斤論兩、錙銖必較的一筆龐大支出，打工子弟學校老師的工作權益一直是一個嚴肅的問題。老師的工資的差異在上面已經略有提到，但若將老師的工資與公立學校老師的工資相比，差異就更大了，公立學校的老師工資一個月是 2000 元人民幣到 3000 元人民幣¹⁴，享有五險¹⁵並且可以領取寒暑假工資，打工子弟學校的老師的社會保險多半只有三險（養老、醫療、失業），寒暑假來臨就意味著老師需要另外找工作。

因為勞動條件差，打工子弟學校老師的流動性與就業的過度性也很高，許多年輕的老師把在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學經驗視為一個未來尋求更好工作的跳板，學校也經常因為無法給予更好的勞動條件流失優秀的老師。¹⁶

薪水的高低在老師面對的問題中指示其中一項，根據我所參加的一場打工子弟學校老師的聚會中，老師們提到打工子弟學校老師面對的各種困難還包含教師資格的取得、教學資源不足、社會歧視與婚姻等等眾多問題。

老師的婚姻困境與無法獲得社會正視「打工子弟學校的老師也是老師」的社會認同同樣來自社會歧視，因為打工子弟學校的老師與眾多打工者一樣，都來自外地，到北京來就業，所以他們也同時存在著「外來者」的身分，就有老師明白表示自己的身分跟「打工的」根本沒有兩樣，一樣找一份工作，到了暑假就失業，開學就換另一間學校教“我們其實就是打工的”。¹⁷

這種表白反應了老師面對職業身分認同的困頓，這種認同的困頓來自於社會無法給予老師正向的社會認同，所以老師要獲得整體社會的支持便要在教學方法上不斷進步，“教出好的學

¹² 這是我參加一場打工子弟學校老師的聚會時老師們向我反應的情況，作為這次聚會場地的提供者智泉學校聘用的老師多為年輕的男性，老師們表示這是打工子弟學校的特例，因為大多數的學校老師都是女性較多，“那是因為智泉學校學生人數比較多”。

¹³ 學校能尋找教育資源包括官方非正式的協助、國際基金會與國內基金會的支持以及國內外志願者的支援教育等等。

¹⁴ 有老師說，公立學校老師的薪水可能高達 7000~ 8000 元人民幣，不過我想這應該指國中、高中老師的薪水。

¹⁵ 「五險」使指社會保險，包含醫療、養老、失業、工傷、生育五項保險，有的更好的福利制度還包含“一金”——住房津貼。

¹⁶ 學校之間“搶老師”的情況是很常見的，所以老師也容易流動在各個打工子弟學校中。

¹⁷ 這是一位二十多歲年輕女老師的發言，她不是北京人，在打工子弟學校教了一兩年書。

生來“。¹⁸

婚姻問題也表現在社會歧視當中，因為打工子弟學校的老師的「外地人」身分不容易與本地青年交往，¹⁹同時長時間的教學工作已經佔用老師日常活動時間，又因為低工資，許多老師會在課餘時間從事家教工作，這也使得老師沒有時間交友。

教師的自我認同在這種廣泛對民工的社會歧視下發展出一種需要外者認同的面貌，若嘗試著去問「老師為何需要北京人的認同」將會出現一連串「城市人對農村人」的歧視問題。

(四) 打工者的孩子

孩子，他們隨著父母親來到都市後接觸到新的世界，生活開始產生轉變，許多家長進城務工以後因為工作時間太長而無法對子女有較全面的照顧，很多孩子在進入新的生活以後，在缺乏家長照顧的情況下經常在課後就在街頭遊玩，有些家長從事的職業雖然允許將孩子帶在身邊，但也無法將注意力集中在孩子身上，很多孩子都在「放牛吃草」的情況下渡過課餘時間。

隨著年齡的增長，孩子在受到城市生活的影響下長大，所產生的社會適應問題也逐漸增加，總體來說，因為孩子不如他們的家長是有意識的進入城市生活，他們是在家長的選擇下被動的進入新的社會環境，所要承受的整體壓力使自小開始，隨著成長的過程日漸加深。

在就學期間孩子要面對的是發展上還不成熟，且無法與主流社會競爭的教育體制，在我任教的三所打工子弟中，學校教學環境與教學資源的缺乏都使學生無法在教育體制中發展出好的學習狀態，許多學校為了應付未來孩子回鄉考學，在日常的教學中不斷重複著國、英、數、理、歷、地等主要考試科目，有許多學校因為沒有體育、音樂、美術等專任教師，在沒有志願者的支援教學情況下，這些次要科目往往都取消改上主要科目，所以經常出現學生在主要科目上打轉的學習情況。

老師普遍缺乏教學熱忱也反應在教學情況上，在我任教的初二的班級，我自己體驗過這樣的教學情況，那是一堂地理課，老師就著課本上的內容逐字逐句「讀」，並且提醒學生考題在哪裡，經過約十五分鐘的「宣讀」後，老師請同學做課本上的作業，老師則是批改學生的作業本。

這種教學情況是很普遍的，但是若要將這樣的教學方式都歸罪於老師當然也不盡公平，尤其是我們已經了解老師的教學困境之後。但同時無法否認的是，在這種教學方式下，學生若能對學習產生興趣或是真的理解「課本」中所要教授的內容，我很主觀的認為那幾乎是奇蹟，於是，對學生而言，如果能夠在求學的6到10年的過程中能夠遇到一位願意付出精力在教學上老師是相當可貴的。

就學的困境不只如此，因為戶籍的限制，學生在完成小學的學習以後若要繼續升學就要回到老家也就是戶籍所在地考學，由於學校教學的品質不一，學生回鄉後是否能順利就學需要適應的過程，同時，隨著父母工作更換而移動的孩子要能順利的完成完整的小學教育都顯得困

¹⁸ 這是另一位三十多歲的女老師的發言，她的表白聽起來讓人心疼，她為了表示打工子弟學校的老師也能教出好學生，她不斷的學習新的教學方法、取得合格的教師證，並且希望能夠有一天能與公立學校的老師進行教學交流“一較高下”。

¹⁹ 擇偶條件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這牽涉到結婚之後落戶問題與子女未來設籍與享有的社會福利，所以擇偶條件不只是看經濟條件而已，對方的戶口也會是一個考量的要件。

難。²⁰

緊接著是孩子對外在社會適應的問題。受到都市社會的影響，物質的追求，以經濟掛帥的意識形態出現在十多歲的孩子身上形成一個極為衝突的場景，我所接觸的孩子中有許多人的理想是賺大錢、當明星，過好的生活成為孩子一致追求的目標，孩子同時也嚮往著進入到城市中心的生活。²¹

也於是更多孩子在完成小學教育後就隨著父母的腳步成為新一代打工者，這些新的勞動者一者沒有文憑，無法抵禦更多的中產階級家庭中出身有大學、碩士學歷的學生，二來沒有專業的技術，無法成為技術工人，於是又回到勞動的底層，成為底層的勞動力。

對城市生活的嚮往與被夾在城市與農村中的孩子實際上是在社會中上不去又下不來的一群，他們貼近城市生活卻被城市拒絕，他們又無法在回到農村成為農村人，甚至農民，這種在社會階層上的夾殺幾乎決定了他們未來發展的生命途徑，雖然少數外出打工後來發達的家長能夠以經濟優勢轉變孩子未來的命運，但那畢竟是少數。

在這種情況下，孩子的問題就不僅僅是教育的問題。²²

(五) 小結

在打工者的群體中，作為主體的「打工者」要面對的社會困境是無法想像的，由於在實習過程中較缺乏與打工者的接觸，並且，對於他們實際的、龐大的困難無法有更清楚的理解，在這裡我略過對於打工者的分析與試圖討論他們處境，希望在我的之後的工作報告中我能有能力補充這一部份。

(六) 參考書目

孫立平，2003，《城鄉之間的“新二元結構”與農民流動》，〈農民工——中國進城農民工的經濟社會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149~ 16

崔傳義，2003，《適應農民進城 調整城鄉關係》，〈農民工——中國進城農民工的經濟社會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161~ 171

韓嘉玲，2003，《城市邊緣群體教育問題研究-北京市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狀況調查報告》，〈農民工——中國進城農民工的經濟社會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206~ 226

曾紹陽、唐曉騰，〈變遷中的農民流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²⁰ 我任教的一位四年級老師說她的班上來了一位新同學，雖然年齡與同年齡的孩子一樣，但是這位新同學的學習程度只有一年級的水平，這種學習的落差不只增加老師的教學困難，孩子要“趕上”整體的教學水平也很困難，但若孩子去就讀一年級的課程不只是家長不願意，對孩子的心理也會造成影響。

²¹ 有一位四年級的男孩他理想的職業是武警，因為武警很威風，又能保護老百姓，但是他的作文中說他長大想要賺很多錢，將家鄉開發成觀光區，還希望我能有一天到他想像的家鄉觀光。

²² 在有機會透過家庭輔導與兩位少年兒童接觸後，我與共同負責該項目的工作人員都認為少年兒童的處境與要面對的整體社會對他們都充滿了不利與敵意，這整體的分析將是一個更大的問題。

三、實習工作

(一)“陳老師”

經過許多天的討論與對彼此工作思路的探索，我終於進入實習的狀態，我第一份實習工作是成為「老師」去「教學生」，雖然我有著對「另一種教學」的想像，但在整個實習終了後，我發覺我的想像與實際要執行之間的差距，是天差地遠。

可能是因為讀了保羅·弗雷勒的〈受壓迫者教育學〉，我認真的以為將是我在我的教學上的一個新的教學模式，但是單一個老師只有三次的教學方式的改變（並且是不成熟的理解保羅·弗雷勒的教學方法），在學校整體的教學體制中，也不過像是投了一塊激起幾乎看不見的漣漪的小石子罷了。

在理解這樣的前提下，我要來說說我的教學情況。

學校的環境

我所任教的三所打工子弟學校的校園環境各有差異，環境與教學方式有關，所以有必要介紹一下學校的環境，這有幫助理解我教學的調整。

鴻雁實驗學校有學前到初三總共 10 個班級，學生總人數約 200 人，老師 10 人，廚工 1 人。校長原來在家鄉是老師，後與妻子到北京經營打工子弟學校。鴻雁原來設校在西三旗，後來因為封校搬遷到沙河。

沙河校址在羣華城南成門處，有校長室、老師宿舍、食堂、公共廁所、雜物室 3 間、教室 9 間。學校中有 NIKE 參與企業社會責任計畫所提供的體育教材，這些體育器材多半收在雜物室。

與許多打工子弟學校一樣，鴻雁的校舍只操場是一片剝落的水泥地。

興工學校與鴻雁學校情況相似，但學生人數略多，與鴻雁相反的是興工一進門就看到的廣場，而鴻雁則是先看到校舍。這兩所學校近，大約只有步行五分鐘的路程。

沙河實驗學校則是我認為環境最差的學校，一來是學生人數過多，二來是學校太小，使得這所學校在上課時永遠都在一個擁擠的情況。

沙河實驗學校位在沙河往昌平的大馬路邊，它與沙河镇管銷學校、駕駛職業學校同在一處，這沙河實驗學校使用門字形大樓右列的一樓，約有 8 間教室，教室是面對面設立的，走廊約有 100 公分，學生人數約有 500 人以上。

實驗校的擁擠來自於過小的教室，我上課的四年級班上有 68 位同學，雖然教室有前後兩個門，但後門已經成為成為學生的最位無法出入，每列位置之間只有一人能行走的寬度，座位當然是左右並排的。學生的前後沒有空隙，要出入只能請同學挪出位置來。



有一層，

數比鴻雁
作為操場
靠得很

校，一來

有一天下課，學生因為迫不及待要到廣場去，不小心絆倒一位低年級女同學，女同學跌倒後幾乎無法起身，因為身後的學生不斷的朝她湧來，最後，是三四位同學擋在她身後，硬是她拉起她才起身的。

也因為沙河實驗學校擁擠的情況，我在這裡的教學在無法到校外去的情況下，只能盡力的使學生好好的「坐在位置上」。

國小一年級的小朋友

打工子弟學校所招收的學生年齡因為配合家長托育的需要，從三、四周歲學齡前的孩子開始招收，一般滿四周歲的孩子會就讀學前班，五、六歲的孩子就讀一年級，但也有七、八歲的孩子就讀一年級。

一個學校中，通常年齡越低的班級學生人數就會越多，這與外出務工的勞動者的年齡層有關，這些孩子的家長多半在二十多歲外出，舉家外出的家長年齡也不過三十出頭，所以孩子的年紀也相對較小。我任教的鴻雁實驗校一年級的班級約有 60 名，會有這麼多學生是因為學校沒有足夠的教室與師資可以擴充班級，所以一個年級通常只有一個班。

年紀小的孩子不容易安靜，心情也很浮動，上課時要孩子「安靜聽課」是相當困難的事情，老師為了使孩子安靜，常常會使用木棍敲打桌子來嚇阻孩子，打與罵也是經常使用的管教方式。¹

因為孩子容易浮躁，也因為班級人數過多，沒有經驗的志願者到學校進行支援教育時多半會被鬧騰的孩子弄得不知所措，在維持「秩序」這個方面，很需要班導師得協助，尤其是在孩子無法安靜下來的時候，班導師的恐嚇對維持班級秩序很管用。

這裡必須特別說明關於「維持秩序」。因為學校是一個管理的體制，一吵鬧會影響其他班級上課，校長也不去安靜的秩序，這在許多學校接受國到校進行支援教學時都發生過因為老制課堂秩序，而使校長必須出面「管情況，發生這種情形有可能是來自支教)的老師們與現有的學校體制對「秩教」有不同的理解，也有可能真的是老師欠缺經驗，無法使學生專心聽講。



鴻雁學校一年級的校園巡禮

序」這件事個班上過於允許班級失內外志願者師無法管控教學生」的援教育(支序)與「管因為支教的

這兩種情況都發生在我的教學中。

第一個課堂，我請同學畫出「喜、怒、哀、樂」，並簡短的引導他們去說「什麼時候最高

¹我曾經在等待上課時看見這樣的情況：

二年級的男生打了一年級班上的男生，一年級男生去踹二年級班上的門，並且在踹時罵了髒話，結果二年級的老師找到一年級班上來，與一年級的老師一起處理這個事件。等老師清楚了事情發生的經過，老師開始罵孩子，在我看得到的，孩子站在門口的位置，有一隻手伸出來，擰孩子的耳朵。

興？什麼時候最生氣？什麼時候最難過？什麼時候最快樂？」這四個簡單的問題，孩子的回答是：「打架時候最生氣，玩的時最快樂。」

這是一個手足無措的課堂經驗，因為我不確定我說的話孩子是不是都聽得懂，另一方面，我確實不知道，孩子需要什麼樣的「圖畫課」。

有過第一次的課堂經驗後，第二次上課我請同學跟著我一起去「校園巡禮」，我們藉著簡短的遊逛一圍學校，邊走邊問同學「學校裡有什麼」，請同學回教室後畫下他們看見的學校，許多孩子的觀察很令人驚訝，尤其是對學校很細微的部份，有一位同學甚至畫出很少人會注意到的牆角邊的水龍頭。

一年級的圖畫課後來因為班導師需要進行考試以及我前往青龍參訪而中斷，課程實際只有進行兩次。

四年級的孩子

我總共帶了二所學校的四年級，分別是鴻雁實驗學校與沙河實驗學校，由於這二所學校在環境上有很大的差異，在課程進行時我也隨著這個差異做調整將分別介紹如下：

鴻雁實驗學校

鴻雁四年級的班導師石老師因有參與滋根活動室的活動，是活動室的兼職人員，有這一層關係使我在這個班級的教學輕鬆很多，因為石老師會各種協助。這個班級也是我課進行最順利的班級。

這個班級我進行了三次的教學，由於學生年紀較導師「坐鎮」，在與同學上課時沒有發生任何困難，但下，安靜的課堂卻讓我把「學生」和「軍人」聯想在

比較有趣的在第二次上課時，我請同學「畫出班友」，並且制定規則，讓同學有條件的掉換座位到他的掉換位置花去一些時間，但是情況很有趣，因為同學就換到他所希望畫的人的身邊，即使他成功的掉換了畫的朋友要畫的可能不會是他，而且他有可能在請求被拒絕。這堂課的設計並不在於繪畫本身，而在於掉及同學在換位置時有可能發生的拒絕。



鴻雁學校四年級學生的自畫像

主動給予我

大，又有班這樣的情況一起了。

上的朋友身邊，不可能剛好位置，被他掉換位置時換位置，以

第三次課程我請同學為我介紹他們的家人，這是一個簡單的家庭調查，透過學生的介紹，讓我知道同學家長從事的職業，同時我也在黑板上畫出我家庭的一個場景，介紹我自己的家庭。

進行第三堂課程，我感覺我與同學之間的關係比較靠近了一點，而不把我當作一位「台灣人」，這種關係的靠近在與同學的互動中產生，使我站在講台前可以把自己當作是在這個教室裡面的一員，而不是一個外來者。

沙河實驗學校



沙河實驗學校的教學是比較靜態的，進行的方式是老師出題目同學畫，這種單向的繪畫課程反而是我從同學的身上獲得許多了解孩子的訊息。課程進行到最後的二次為了使已經完成圖畫的學生能夠坐好，我教孩子唱閩南童謠。

這是一個偷懶的權宜之計，因為我確實無法維持班級秩序，所以我用另一種方式希望集中孩子的注意力，但對於孩子而言，唱閩南童謠確實也很新鮮，至少我教會他們唱「烏鶯」這首歌。

這個班級的同學很多人模仿班導師的行為，年輕的楊老師也對我說她成功的帶動許多「風潮」，例如全班養魚、畫漫畫圖等等，老師喜歡裝扮與流行歌曲都成為學生模仿的對象，²老師對學生的影響在這個班上顯得突出。

高年級的孩子

我在興工學校任教的兩個班都是高年級，一個是六年級，一個是初二（八年級），這兩個班因為老師的緣故有相當大的差異。

先談人數只有六人的初二學生。

年級越高的班級人數越少這是在打工子弟學校中常有的情況，並且，因為一胎化政策的影響，學生的男女比例也相當懸殊，這個班級只有一位女同學。也因為學生年齡較長，學生已經不再是光用打、罵的管教就管用，這一班的班導師對學生的態度是相當放任的，學生逃課很平常。

我上這個班的第一堂課時，兩位男同學逃課了，第二堂課他們雖然有坐在教室裡，但對於「畫圖」相當不配合，這很挑戰當我已經進入「老師的權威」的心裡狀態時威權威，我一度想要放棄，乾脆不理會這兩位不配合的同學，但是又實在沒道理這樣做，所以我改變課程進行的方式，與同學「談畫」。

這種改變的方式確實引起同學的興趣，因為同學普遍缺乏課外讀物，更少看到昂貴的畫冊，只可惜學生太想看畫冊了，而使得「談畫」無法進行。

對我個人而言，僅只是發覺原來「權威」是如此輕易的可以拒絕人時，就已經很重要的反省，所幸我還有能力改變教學的方式，而不是選擇使用威權。

六年級的課堂是改動最多的課堂，主要是因為配合班導師王老師的教學願望。王老師是一位30多歲的男老師，他與學生相處的方式與其他我所接觸的老師不同，他對學生相當有耐心、愛心，他會思考許多引起學生學習興趣的方法使學生更能夠進入學習中。

照理說，與這樣的老師配合我會更輕鬆，但卻也是在這個班級給我更深得挫折感。因為學生班導師對「美術」有著很正規美術課程的想像，加上同學又對我這個老師不評價學生圖畫的好壞產生懷疑，³所以在第三堂課程，我教同學「畫蘋果」，用最基本的鉛筆素描方式，畫蘋果。這會許是學生已經習慣用分數來決定自己作品的好壞，所以當我說我是以「我看到畫的時候，

² 這位年輕的女老師很喜歡流行音樂，她班上有許多學生也隨著老師聽這些流行歌曲，好比糧靜如的歌曲這一班的學生幾乎朗朗上口，我甚至在這個班上學會梁靜如「寧夏」這首歌曲。這也是我教學生唱童謠的原因。

³ 有同學在課堂中直接對我說：「妳都說畫得好，誰不知道妳只是安慰我們。」

我告訴你我的感覺」時，學生感覺不可思議，但這同時也反應了我想像的課堂其實是我的需要，而不是學生的需要。

關於「陳老師」

總之，在學校的教學中，我首先理解了大的教育體制不是一個短期教學可以有任何改變，「老師」的教學方法其實是隨著學校的體制而來，要求秩序的學校很難接受無法控制秩序的老師，這雖然讓我思考到底「秩序」是怎一回事，但在整體需要秩序的環境中，任何失去秩序的可能需要時時抑制。

接著就是教學本身，我確實是一位從來沒有教學經驗的「老師」，有幾個課堂我自己都有「亂教」的感覺，尤其是到最後，我終於發覺教學其實是「陳老師」單方面想像學生的需求，而不是學生真實的需要時，我的教學已經結束了，雖然這對我是一個很好的經驗，但這些學生終究成為我試驗的對象。

我不確定我給學生帶來什麼，雖然我想像或許在日後的生活，我們都能夠因為這段時間的相處而給彼此帶來影響，但這種「蘋果不是紅顏色」的觀察究竟會給彼此多少改變的可能，我不知道。

教學方案

【一年級的圖畫課】

1. 喜怒哀樂

分別畫出情緒的臉，請同學回答什麼情緒會有
如果情況允許，可以請同學來互相提問與回答。

2. 校園巡禮（需要二位以上的老師進行）

整隊向校園出發，盡量仔細的去看學校內擺置
體環境，老師須引導同學往學校的各個角落去
學「還有什麼？」

回教室後請同學畫出「看見的學校」，畫不一定要有學校的環境與格局，只要將看見的畫下來，
但要請同學盡量回想「還有什麼？」

提問：學校裡有什麼？



什麼臉龐。

的物品與整
看，提醒同



同學畫的學校

【四年級的圖畫課】

1. 自畫像

請閉上眼睛，用手探索自己的長相，包括形狀、大小、位置，用腦袋記住自己的長相，然後
畫出來。

自己的臉有多大就畫多大，盡所能的把自己的臉畫大。

不知道五官如何畫，可以“參考”左右同學五官的長相，老師可以在黑板上示範怎樣畫出自己的
臉，但請同學盡量自己去探索自己的臉。

重點是，畫得像不像從來就不是至關重要的事情。

2. 同學的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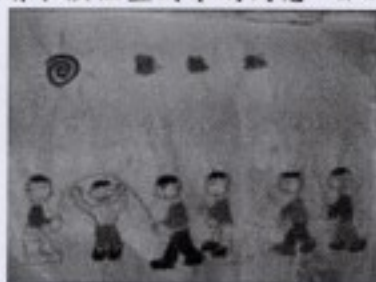
請同學畫出班上好友的畫像。

允許同學掉換位置，但是需要換位置的人一定要獲得被請求換位置同學的同意，如果被同學拒絕，就失敗。

每一人都有一次換位置的機會。換位置要一排一排可以一次大搬風，那會天下大亂。

換位置若不成功，同學可以在老師的允許下去看同學臉，再回到位置上作畫。

同樣的，畫得像不像是其次，要強調「把同學的特色來」，而不要想著要畫的像。



來，不
的
畫出

3. 我的家人

請同學畫出家人工作的場景，並且在畫的背後做簡短的介紹。老師要在黑板上（或者另作圖畫）也作同樣的作業，介紹的家。

沙河實驗學校四年級同學的作品，在學校有趣的事。

紹。
自己

4. 學校的一天

畫出學校裡有趣的一件事（僅在沙河實驗學校）。

【初二的圖畫課】

1. 自畫像

2. 看畫：徐唯辛的巨幅礦工畫像，作畫：同學的畫像

3. 看畫：啟夢光的作品

【六年級的圖畫課】

1. 自畫像

用鉛筆素描的方式帶領學生畫出畫像

2. 同學的畫像

一樣請同學掉換位置，畫出同學的畫像

3. 蘋果畫

需要數顆蘋果。如果允許，最好是四人~六人一組，以小組方式作畫

指導學生畫蘋果。解釋蘋果的形狀、顏色、紋路，指導學生如何勾勒出蘋果的形狀。

如果學生要上色，指導學生如何運用色彩豐富蘋果的色澤，記得，蘋果不是紅顏色。

教唱：烏鶯

陳明章〈菊花開的時〉

烏鶯、烏鶯嘎嘎叫

白鶯鶯聊曲曲

水牛、水牛黑白游

跌落水溝底

醃豆油



轉引自〈石皮客〉試刊四號 1998/5，台北，

石皮客雜誌社

(二) 活動室

活動室的工作經常與各種事件交雜在一起，因為活動室在社區，它與社區居民的關係相當靠近，很經常的，日常生活會發生的一切大小事都包含在活動室的工作範圍內，大到執行工作計畫小到換煤倒水，一切發生在生活中的大小事情在活動室的位置來作思考，我認為這都是「工作中的項目」。

在這樣繁雜並且日常的工作中，我參與了幾個工作，這些工作使我看見部份到打工者的生活方式，增進我對這個群體的認識，即便這個認識是相當淺薄的。由於我參與的工作很多時候都交雜在一起，這裡我將就分別的事件做介紹：

1. 農民工看電影與王同學、方同學的課後輔導

這兩件事會湊在一塊，是因為時間的緣故。每週三、週六晚間是活動室播放電影的活動時間，放映的對象是在沙河工作、居住的農民工，在報告的一開始我談及沙河，農民工與打工者之間的差異，在放電影的活動中，這種差異就更被凸顯出來，因為來看電影的，幾乎是都是在建築工地工作，單身或獨自外出務工的男性農民，他們在農閒時外出從事短暫的工作，農忙時就又回去務農，但這個群體會因為年齡的差異，停留在城市打工時間的長短也會不同，大體來說，年紀輕的青年一但外出工作，就甚少回鄉，但是年齡較大，家人、孩子都在老家的壯年大都只從事短期的工作。

農民工外出是隨著已經在外打工，熟悉門路的老鄉外出，同鄉的照顧在農民工群體中發揮很大的作用，包括找工作、居住、飲食、休閒娛樂，大多是以同鄉的群體行動進行，這種老鄉的帶領也使第一次外出工作的農民工在情感上有所依靠。

所以來看電影的民工多是以集體出現，通常是一個人帶著三、五個人，帶著瓜子到活動室來看電影。

衣著裝扮也是區分「農民工」與「打工者」的一種方式，因為長時間在建築工地工作，農民工大多以耐髒、不用經常清洗的裝扮出現，所以他們幾乎穿著類似軍裝的橄欖綠色服裝出現，這類的衣服、鞋子很容易在沙河大街的軍用品、攤販、日常用品店購得，價格也很低廉。

農民工之所以會來活動室看電影，是因為他們多半沒有其他的休閒娛樂，因為所賺的薪資要供給家庭所用，農民工除了生活必需品的花用之外，很少用於休閒娛樂，最多就是買煙、買瓜子。根據活動室負責人于魯平所陳述，農民工在活動室還沒有開始播放電影活動時，根本沒有什麼休閒娛樂，有許多人因為工作辛苦與生活壓力，唯一抒發情緒的方式就是買酒喝，活動室播放電影，室希望農民工在工作之餘能夠有其他娛樂的選擇，包括週日的民樂演奏，也是從這樣的思路出發。(于魯平，2008)

隨著越來越多農民工到活動室看電影，電影播放活動也成為常態性活動，活動是開始在電影播放前試圖用 30 分鐘的時間與民工進行交流，交流的主題每次都不同，但主要是希望透過這 30 分鐘的時間提供民工打工必要資訊以其他生活所需訊息，同時也讓這段雙向交流的時間使活動室的工作人員累積對民工的認識。

與農民工一起看電影的，還有在活動室的志願者以及同一時間進行課後輔導的方同學。

王同學是一位十多歲，就讀六年級的女同學，她同時是我任教的興工學校六年級的學生，王同學的父母是買煤的打工者，她還有一個弟弟。王同學在這個年紀很在意別人對她的觀感和評價，對於和異性的相處相當敏感。

聽民樂的農民工

王同學的課後輔導原來是我與一位加拿大來的華人志願者梁孝慈一起進行，孝慈負擔英文課程，我則是帶著王同學藉由民工看電影的活動，派任她從事小記者的工作，請她在參與 30 分鐘的雙向交流後書寫她所看到的情況，再就她的文章與她進行討論，但由於王同學對異性相處的不自在，導致後來她完全拒絕孝慈的英語課程，她的課後輔導便由我來帶領。

我們的做法是，請王同學寫下她對農民工的「感覺」，她記述：

(1) 那些人非常沒有素質，並且非常令人討厭，並且說話太大聲，主持人（指與民工交流的活動室工作人員）說話也不想聽。

(2) 他們太沒有家教，並且主持人在上面大說，他們在下面小說，他們不但不尊重主持人，而且還打擾別人看電影，這一點我非常生氣。

我的方法是她討論她的感受，並帶入與她談過的問題：民工為何來看電影？接著，再請她回到民工看電影的現場，請她對民工進行觀察，接著再做分析與討論。

在與王同學一起討論的過程中，王同學對於「髒、沒有素質」的農民工有很深的排拒感，她甚至不想繼續圍繞再民工這個話題進行討論，這樣的活動再持續兩次之後便結束，而我們的討論並沒有改變王同學對民工的厭惡感。

我不認為這樣的討論可以簡單的用失敗來定義，因為這種改變意識形態的分析的活動需要不斷的進行，然而這個年齡的孩子對好看的东西的感知特別強烈，在面對外表骯髒的農民工，王同學更喜歡與會跳街舞、長相漂亮的白人外國志願者愛咪在一起，這使得這樣的討論更花時間跟力氣。

我用同樣的方式進行與另外一位已經輟學的女學生方同學進行討論，但整個課輔幾乎還沒有開始就中斷了。這是因為我請方同學對她所認識的人進行採訪，並且建議她可以訪問她的母親，她的母親誤以為我要拿著她的生命故事令作文章販賣，所以拒絕訪。這個過程我是接到滋根活動室工作人員的轉述才得知，我首先感覺憤怒與屈辱，但當我與于魯平談過後，我想我必須負起責任，因為我不夠認識這個群體對「外來者」的看法。

當一個以志願者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要求這個地方的人剖心掏肺的將她/他的生命過程毫無保留的傾訴，這在沒有信任的基礎之上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尤其是當她/他對這個外來人保持戒心的時候，我絲毫沒有考慮到這一點，所以當我得知方同學的母親認為我將拿著她的生命賣錢時，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但我同時慶幸我經歷了這個過程，這個事件或許來的正是時候。

少年兒童，也就是青少年的家庭輔導或許讓我更認識一點這個年齡層的孩子在沙河這個地方，在整個「打工者」的社群中正在經歷什麼樣的轉變與今後要面對的社會情況，這是一個很大並且嚴肅的課題，我無法在這裡做出社會式的理論分析，但我相信這些問題將在今後慢慢浮出，這些我接觸的少年兒童們要面對的整體社會帶給她們的打擊，將是沈痛的。

2.週六與週日，活動室輔導課程

集中在週六與週日的活動室的活動室我在實習過程中，每週上演的「重頭戲」，因為我在其中帶領繪畫與作文的課堂，同時我也參與工作人員對課程制定的討論，這些都是相當繁重的工作，尤其是工作討論相當花力氣。

由於負責孩子作文課，我透過幾個題目試圖理解孩子的生活，並且用他們的文章在有限的時間內，盡量指導他們如何做完一份完整的文章，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集中在四、五年級，來自各校的學生的作文程度不高，他們在作文時有許多生字與錯別字代表著他們對日常用字的認識很有限，在作一篇文章時，許多標點符號的錯用，都讓我得花很多時間去猜測究竟學生要說什麼，總三次的課堂很難帶使學生有顯著的進步。

也因此，我的作文課比較著重在指導，盡量白話的講清楚「如何寫一篇作文」，而不要求寫出「好的文章」。

只進行兩次後來夭折的圖化課也是，我與同學們一起作畫，盡量與他們一起上課，而我想我只能做到這一點。

兒童戲劇班則因為課程性質不同，整體的課程比較活潑，與學生之間的相處與互動也與輔導班不一樣，在戲劇班的課程中工作人員與我一同討論出可行的教學方案，並且在執行中不斷的回頭檢討「我們究竟要給孩子什麼樣的世界觀」，這在打工子弟的群體中是有意義的提問，那同時牽涉到工作人員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方案，這樣的問題必須不斷持續的問下去，工作才有意義。

3. 家庭訪問

家庭訪問大概是讓外國人⁴從「文明、現代式的生活」的一個最好的方法。會有這樣的感觸加拿大志願者孝慈一同前往尹同學、陳同學家作

活動室不定期會對來活動室的學生做家庭者的家庭情況、經濟條件與社會處境等等，這種組織工作很重要，同時透過家訪，學生家長與活起堅實的信心關係，但同時，家庭訪問也有的生活、家庭照顧的情況。

我參與的四位同學的家庭訪問，尹同學作是養豬，鄭同學家中視作麻辣燙生意，劉家，她與阿姨一起在北京，這四位同學的生

具，養豬隻的同學家中緊臨著廢品回收廠，條件不好，孩子無法保持乾淨，同時餵養豬經常發出食物的腐臭味，因為衛生條件相對



(上) 往陳同學家的路上
(下) 尹同學與陳同學所住的社區鳥瞰

社會」的高度回到「中國來自於某一日下午，我與家訪的心得。

訪問，藉此獲知孩子打工家訪對活動室從事社區動室之間將有機會建立

助於了解孩子真實

與陳同學父母的工同學的家長在老活情況有很大的差

環境的衛生隻的泔水⁵較差，學生

⁴在某些大陸人的感覺中，「台灣」也像外國，雖然國族的認同是一個中國。

⁵ 就是餵水。

對於父母從事的這份職業多半不願意主動承認。

家裡賣麻辣燙的鄭同學則是缺乏家長的關懷與照顧，她在下課之後所從事的活動家人無法兼顧，去過鄭同學家後我總浮現「她的未來要自己看著辦」的感受。與阿姨同住的何同學則是要面對阿姨給她過重的學習壓力，阿姨害怕合同學在老家無法有更好的發展，於是將她帶到北京，在阿姨的期許下，何同學的學習壓力比她同班的同學大了許多，她同時也確定將來要回鄉考學，繼續就學的道路。

從這四位同學的家庭片段中，我能感受到的是這些片段都隱藏著諸多社會問題，這些問題都值得繼續探究。

活動室的工作一直都往打工者的群體中生根，越往下去，就越能體會這個群體的社會處境相當艱難，任何一個小的片段都足以發展出一部論文來，這使得這份報告僅能就我參與的工作，述說一些表面的事件，然而這些表面都是有意義的。



四·總結

幾次來到北京，都感覺我跟不上這個地方改變的速度，我住在北京的朋友已經從北三環搬到北五環，預計今年結束之前還要再往北搬一點，我們同時感嘆人無法抵禦這個城市擴張的速度，甚至連要跟上腳步都不行。

朋友說“這是一個正在進行資本積累的時段”，他這麼說時，我腦袋出現的畫面是我見到的，每天在擁擠的919快車往沙河的巴士上累倒睡在車上的人、帶著棉被簡單家當往沙河找落腳處的人的身影，如果現在這時候是資本積累的階段，那麼要犧牲多少人才會足夠？

整個中國大陸正在將人堆疊起來，造成高樓、都市、現代化工廠，造成人民幣。這個社會還有許多人在努力著抵抗將人堆疊的速度，當我參與在活動室的工作之中，並且也認識到一些新的朋友與團體時，這些新朋友都讓我感覺到他們的堅持與力量，他們正在抵抗著。

雖然這個抵抗在現在的中國政權下是噤聲的、掩飾的，但不能忽視他們的努力。中國滋根鄉村發展促進會也是正在努力的眾多團體中的一個，雖然目前，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仍是服務性工作，在西門洞活動室，我認為由於魯平帶領的北京項目工作經過三年的累積，已經漸漸出現一些成果，那包含不會被發覺的，和鄰里之間關係的靠近；有許多觸聊能夠更深入沙河這個打工者的社群，更重要的是獲得這個群體的信任。

這一切的累積發生在繁重的常態性工作以及日常親切的問候中。活動室最不可思議的，就是工作人員于魯平與陳穎經常介入處理打工者的夫妻問題、親子關係，這種承載群眾的生活是一項沈重的工作，但是活動室這麼做了，然而這種最有利發展成組織工作的工作形態，卻在“組織”必須披上隱形斗篷，要討論“組織”必須迂迴得讓人聽不清楚的情況下，有時候連參與在工作當中的人都在日常工作中迷失了方向。

我們經常談到究竟這個地方的工作應該如何發展，組織要如何擴展等等問題，但是這個龐大的問題我們還沒有能力解答。

整個實習的過程中，作為實習生（或者自願者），我們總會觸碰到一些實習單位內部組織的問題，我無法這裡記錄、整理並且談論它，因為這牽涉到許多私下的討論，雖然這些討論是誠懇的，同時也希望討論有助於我們未來在各自崗位的工作，但是這個複雜的內部問題並不適合公開。同時，在無法真正釐清任何一個複雜問題的脈絡，任何可能的誤解與猜測都是危險的，應該要避免它。

作為實習學生，這個實習經驗讓我在思考未來的工作時有許多很實際的幫助，這些對問題的釐清、思考與獲得解答都不是我自己可以達成的，特別是與小丘、吳丹、黃德北老師、高琳、盧生、石玉紅老師、孝慈等各位朋友的討論；在我的實習工作中我也獲得許多協助，特別是當我剛進入實習工作，一切都還搞不清楚狀況時，中國滋根鄉村發展促進會的工作人員耐心的協助給我很大的幫助。

我要特別感謝支持我實習工作的魯平，她深鎖的眉頭、深思熟慮的談話都讓我學習很多，她給予我的支持以及對我的信任都成為我實習工作支持的力量，她要面對龐雜的工作壓力非常不容易，而我總希望當我履行承諾明年夏天再到沙河時，能夠與她一敘。

在最後，我想特別記述我的朋友陳穎，她是我見過最適合從事社區工作的人，她與人的相處，真心的對待都令我深深佩服，我永遠不會忘記她處理孩子的問題時急切與焦慮的表情，我相信她從孩子身上看見自己，而我也相信，她總能找到自己的路，堅定不移的走下去。

五·幾則記錄

1.沙河鎮民的日常生活 2008/02/27

西門洞社區活動室位在沙河鎮市集的外圍，在一座城牆中。除了當地人，住在沙河的多半是到北京打工的人，平日時候這些打工者都外出工做，有留在家裡的都是有孩子需要照顧的婦女。

沙河的房子蓋得很密集，道路錯綜複雜，每一條路都可以互通，房子很小，當地人住的房子都有院落，于魯平與陳穎說因為沙河預計在 2008 年進行全面拆除，有許多居民現在都在重蓋房子，未來可以多要一點補償費用。

另一個拆房子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這裡有太多外來打工者，有高度的住房需求，現在重新整修房子，就可以把房子租出去。

沙河鎮上的生活機能很齊全，市集在早晨與黃昏時最熱鬧，但到市場採買的大多是老人與

婦女。當地有一所公家機關，是少數在鎮上水泥磚造的房子，在往來北京市與昌平市的沙河大街上有銀行，沙河大街也是沙河鎮上的商場與夜市街。整個沙河鎮上有一所公立小學、三所打工子弟學校，因為打工子弟學校相互距離都不遠，家長送子女就學的選擇性很高，相對的，也經常出現學生在這三所學校打轉的情況。

在滋根擔任二年志願工作的工作人員高琳說，打工子弟學校的孩子在青少年時期會出現拉幫結派的情況，這些流動兒童的偏差行為也很嚴重，例如打架、偷竊、結成幫派行動等，是很經常發生的事情，高琳表示這是流動兒童的道德教育有明顯缺失。

沙河，青少年組成的幫派就高琳的分析似乎是很嚴重的事情，但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其他人談到這個問題。

2.關於西門洞活動室 2008/02/27

活動室每週三、週六晚間都會有放電影的活動，時間是六點辦開始，夏天則會等到天黑才進行，這項工作由住在活動室的陳穎負責。

陳穎與周圍的居民的關係很好，只要她上街就會和街坊鄰居問好，「吃飯了沒？」、「忙啥？」、「來活動是倒水？」甚至她買東西都會向認識的打工者購買。

在沙河有許多打工者從事攤販生意，例如賣菜等，買賣生意很花時間，要早出晚歸。

3.農民工 2008/03/06

來看電影的農民工三三兩兩的出現，但大多數是結成一個小隊伍來的。會結成小隊的工人多半是剛到北京，還“人生地不熟”，由一個熟路的老鄉帶路。

老鄉說，這幫湖南人剛到北京，等著工地開工就要上位置，但剛的這兩天，還在等。

這些剛到城裡的鄉親們，黑著臉，都穿著一身如軍人一樣的綠服裝，笑著的時候露著牙齒。

4.賣燒餅的王先生 2008/03/10

賣燒餅的王先生把餅裝袋給我的時候說“老師，這回不給妳收錢，下回再給妳收，妳只要把我的孩子教好就好了。”

我攔下一塊錢，拿了燒餅邊走邊說“不行、不行，教孩子是教孩子，燒餅是燒餅”。

我不知道王先生的孩子是哪一位，孩子很多，我不確定。

賣燒餅的王先生可能是客氣，也可能是真心想要招待“老師”，但是他說的“只要把我的孩子教好”很真心。雖然大人們各有難處，但都很關心孩子，若是從這個角度想，再怎樣難纏的家長，都可以理解了吧。

5.代課的女老師 2008/03/10

一年級的班導師申鑫今天請假，代課的是一位很年輕的女老師，這位女老師好像沒有什麼耐心，或者因為有什麼事讓她生氣，她一直板著臉，對上課說話的孩子說“閉嘴”。

“閉嘴”，她說“寫作業哪那麼多話？”

“閉嘴”，她說“趕快寫作業。”

我坐在教室後頭想，如果這是我，我身處在一個教學環境艱難，工資低，學生過於好動等等各種艱難的情況下，我還能不能像現在，對孩子有好脾氣？

對於我們這種“外來人”，再怎麼能夠理解這種惡劣並且不利於老師教學的情況，我們都只是短暫的停留罷了，如果再講台上的那個人是我，恐怕我也不能保持好脾氣了吧。

六·實習時間表

二月/三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24 抵達北京
25 到茲根辦公室	26 在滋根辦公室 報告實習項目與台灣勞工情況簡介	27 到活動中心 拜訪鴻雁學校與跟隨家訪	28 休息	29 參加 NIKE“讓我玩”活動	1 參加 NIKE“讓我玩”活動	2 拜訪智泉學校 參加燭光通訊活動
3 休息 實習計畫整理	4 休息 NIKE 讓我玩活動心得與教案撰寫 燭光通訊邀稿撰寫	5 拜訪鴻雁、興工，認識校長與老師 晚間電影播放活動	6 教學、教具準備。	7 走訪沙河實驗、興工、鴻雁學校	8 活動室輔導班課程、成長戲劇班課程 晚間電影播放活動	9 活動室兒童特色班畫圖課：自畫像
10 鴻雁學校一年級、四年級圖畫課 NIKE 讓我玩校際交流比賽方案	11 興工學校初二、四年級圖畫課	12 工作討論 王曉帆課輔 電影播放活動	13 沙河實驗學校圖畫課 家訪：鄧興美、劉爽	14 工作討論 家訪：陳梅、尹曉艷 方穎平課輔	15 活動室輔導班課程、成長戲劇班課程 晚間電影播放活動（王曉帆課輔）	16 活動室兒童特色班畫圖課：同學們 成長戲劇班課程討論 活動室例行會議 觀賞民樂表演
17 鴻雁學校一年級、四年級圖畫課	18 興工學校初二、四年級圖畫課	19 工作討論 王曉帆課輔 電影播放活動	20 沙河實驗學校圖畫課 方穎平課輔	21 日常活動 方穎平課輔	22 活動室輔導班課程、成長戲劇班課程 晚間電影播放活動（王曉帆課輔）	23 工作人員出遊：頤和園

24 鴻雁學校四年級圖畫課 (一年級因考試臨時停課)	25 興工學校初二、四年級圖畫課	26 出遊：王福井	27 沙河實驗學校圖畫課 方穎平課輔 因故暫停	28 日常活動	29 活動室實習 討論 成長戲劇班課程 晚間電影播放活動(王曉帆課輔)	30 民樂錄影
----------------------------------	---------------------	--------------	----------------------------------	------------	---	------------

三月/四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31 參訪河北省青龍滿族自治縣	1 參訪河北省青龍滿族自治縣	2 參訪河北省青龍滿族自治縣	3 沙河實驗學校圖畫課 (改為唱遊課)	4 拜訪農民之子與寒春 活動室例行會議	5 成長戲劇班課程	6 返回台灣

姓名：賴香伶

學號：M94620001

實習日期：2007年7月5日-8月26日

實習單位：中國滋根鄉村發展促進會

實習地點：貴州省雷山縣方祥鄉雀鳥村貧戶家訪計畫、

貴州省台江縣／雷山縣農村合作醫療政策訪視

實習點負責人：

一、貴州(黔东南州)雷山縣實習心得

研二下修了中國農村研究及黃德北老師的鼓勵下，決定在2007年暑假赴中國偏遠山區、中國滋根基金會於貴州省雷山縣內的項目點，與其它中國大學生一起進入農村進行貧戶家庭兒童就學狀況及農村合作醫療等國家政策推行的狀況訪視與調查。

而在第一次進入中國並藉由滋根基金會20年在中國農村打下的群眾信任基礎，我得以在他們的協助下有系統的認識中國農村黨、政組織架構及部份人民生存處境的了解，同時也部份參與了中國滋根對應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變遷中，其組織工作與項目點評估等內容，對於在台灣長期接觸基層組織運作的我而言，有相當大的衝擊與學習。

二、從北京到貴州的心境轉折

此行一開始便趕上滋根基金會(以下稱滋根)在北京興工打工子弟學校所舉辦的四天理論與實務學習會，滋根特別把在實務界工作的學者及組織者一併設計成學生下鄉前的研習會。讓已在實踐中的工作者(從各項目點來參與)、滋根長期支持的學生、對NGO工作有興趣及對農村發展有想法的大學生一同開始有系統的認識滋根在中國做的事情，此會由滋根大家長—楊貴平及其副手董敘霖老師二位主持，邀請來的講者有劉老石、何麗惠....，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大家在省思的中國發展問題，農村(三農)被設定在應有一套不同於西部「都會發展模式」的改革方向，不管是如滋根從教育資源所提出的各種方案到農民合作經濟、合作組織等，在一片經濟發展致富為途的打工社會中，從農村而來的青年參與者、回鄉發展的企圖、對農村家鄉改善貧窮的壯志等，此會中都有人侃侃而談。



但環顧真實中，我們所在的會場—興工小學，則是為出外打工的子弟所辦的學校，此校就設在北京六環外的沙河鎮，據說年底也要再被開發，附近的地主等著政府部門來動工，附近租屋的打工族及已落腳長住的打工家庭，可能又得另覓住所，這些源源湧入到都會打工的農民工，正經歷著中國社會鉅變下的時代；此時滋根或其它NGO所進行的志願者下鄉實踐工程，是非常反向式的操作。

(北京打工子弟小學—興工小學的小小志願者在進行訪談)

北京的發展一日千里，從空氣的污濁度就可了解二千多萬人活在這個高度商業化的經濟、政治與文化中心，是多麼的忙碌與焦躁；即使我們在北京的邊緣區域研習，其交通動線的複雜、

上下班擁擠的人潮、各地灰塵揚場的營造工地開發；談農村議題、進入鄉村真讓我有很深的期待，因為這種繁忙的日子、滿滿的人潮讓我感到很重的壓迫感。



北京辛苦的建築工人



北京六環外的社區一隅

完成五日的北京培訓，終於奔往火車站，好大的北京西站，拿了門票進入車站，行李得用機器檢測，才能進入登車月台，進到月台又是滿滿的人在等火車；往貴州的火車一到，光找到車廂就費了好大的勁，上了車還得找到硬臥鋪，把行李擺好才開始想“下鄉”是離開都會嗎？雷山縣的苗寨村子是怎樣的農村景象呢？這一坐就是 33 小時的火車之旅呢！

搭火車上的感覺也很新鮮，一是什麼樣的中國人會坐臥鋪呢？我的上鋪是一對情侶準備到昆明去避暑，隔壁床是一群學校的校長們，準備到貴州開聯席會議；其它還有一些商人，在車票的價格上坐票與臥鋪差 2/3 左右；有機會走到坐票區才發現很多的婦孺、中年男子、皮膚黝黑的打工者，吃著泡麵、乾糧望著窗外；半夜或趴或倒，難奈的熬著；隔天中午左右，火車經過長江，一陣驚呼聲我才感覺到，有多少大陸人民真的看過長江？很多人跟我一樣是第一次看到長江，這種驚呼是高興的、興奮的，跟我一樣。但過了長江再到目的地間又是十幾小時的路程，這中間只零星的聽著那些校長在批評教育政策及玩牌、嗑瓜子，好不鬧熱；到晚上十一時終於來到貴州火車站，閃爍的倪紅燈映照在空盪盪的站前廣場，一輛輛黃包車及迎賓大使站在月台上，是貴州政府特別為觀光客設計的儀式，可是我們一群人都累垮了，對於這個裝扮美麗的城市無法立即欣賞，只想倒頭大睡。

再隔天一早六時就搭車到貴州凱里市，轉再搭車到雷山縣，這時已是疊疊山巒、清清小溪，車上的乘客已是操著苗話或凱里話的當地村民了，車上除了人還有小鴨、小豬，車頂上還載著些木柴、家俱，坐在車上有點擔心，因為要進入雀鳥村得經過雷山(很高的山)，路上一段段的水泥、土路或泊油，崩塌段時有，停停開開的二個小時才進到小村落，這從一早出發到村子裡又經過十個小時。

進到雀鳥村才開始發現自己的體力太差了，因為看似很近的村落，在半山腰上的梯田間，陣陣炊煙看得自己餓腸轆轤，可是這一下車才知道農村生活得靠腳力，從下車點走到苗族村子又是下坡、過河再上坡，大包小包的走在濕滑的徑上，這一走一小時又過去了。

接下來的行程就是完全脫離了都市的步調與空間感，苗寨的吊腳樓是下半部養家畜、上半部住房兼煮食、儲糧區；我們三人住在當地青年吳昊家，他與母親合住，他媽媽只會苗話，約六十五歲，硬朗的身子、牙全黑了，一日吃二餐，早上六時起來煮豬吃、餵豬，十時上山作農事、餵羊；晚上八時才下山，晚上九時吃晚飯；這是苗寨農民的基本作息，我們這些作調研的都市人，第一挑戰就是能否與他們一道上山、務農或陪伴。

因為這樣的作息，我們的調研訪視都得靠吳昊的判斷，夜間 9 時起才能做家長的訪視，白

天能做的是一大早的叩門、排定夜訪行程，或找一些學童（未上山的）作一些陪同；而白天能找到的人是教師、老人、兒童及一些較有辦法的中年人（如經商小販）。



雀鳥村貧戶的訪視與了解其經濟生活條件

在雀鳥村的農村生活體驗過程，直接與苗族農民接觸，了解他們的生活處境，面對貧困中必須給孩子就學、長者生病醫療等中年人的普遍壓力，外出打工一去就是十幾年者大有人在，家中農作靠的是老婆及年幼孩子的幫忙，青年回鄉打拼待久的也不多，吳昊及他的同伴們的抉擇（見後文訪談），對滋根及我們來說是很特別的，住在吳昊家看著他在村子中的行事風格，讓此行認識農村的議題多了不同理解的參考。

其實在下鄉的生活中是很放鬆的，一開始不習慣沒有手機、電腦、上網的日子，但吳昊家有三電—電鍋、電視、電話，夜晚忙碌後的享受就是看電視，吳昊媽媽看的是台灣的連續劇，聽不懂也看的津津有味，因為吳昊會給他翻譯，而我又在旁一搭一唱的，也覺得日子過得很快，但白天就是漫長的等待了；一是苗人中午不吃饭的，因為大部份人是一早上山天黑才回來，有些會帶個飯團上山，而我們這些人或是到晚上九時才吃或是造訪其它家時，有時也會遇上一頓中飯（約下午二時—主菜是冷瓜、冷飯湯或肉炒，但有肉是因為客人來訪才有加的菜），在席間談的都是家中有幾個孩子，有沒有去打過工、村人孩子讀書情況；而婦女是少話的，普通話會的很少，男性有出去打過工的，普通話會的比較多，苗人喝自己釀的酒則是每餐必備，客人一定得喝上兩口，不然被當作沒有交情、當場大家下不了台；女性在酒量上則不輸男性，在勞動上也不比男性少。看吳昊的媽媽一口喝下白酒，我也回敬一口，哇，真烈啊！只有吳昊直說不要喝，也一直叫他媽媽不要逼我們，他說：「我們年青人不喝了，這是要改掉的習慣」。他一口也沒喝。

住進苗寨即使是訪視與觀察，總有很強烈親近感，雖話語不通，但這種簡樸的人文風俗、看天吃飯的勞動景象，與早年台灣農村的景象十分類似；年青人口中感嘆著「面向黃土背朝天」，沒勞動就沒飯吃，出去打工掙得現錢，讓孩子能讀高中、進大學；沒條件的青年初中後就去打工，一年回一次家，能給家中添個電視、沙發，不然就是修房子將來娶媳婦好看些，夢想就是這麼單純而真實。

但從北京探訪了打工子弟學校、打工者，在一個等待被僱用的勞役機會、一個吃飽的可能、一個在發展中社會生存的位子，兩個社會中的人同時在中國偌大的土地上翻攪著，經過33小時的火車，連結著回鄉與進城打工的生命故事。這次的實習讓我可以經驗到從政經核心到中國偏遠農村之間的差別，看到中國的經濟、社會變遷中人的共存圖景，非常深刻的體驗。

三、貴州省雷山縣雀鳥村家訪及觀察記錄

時間：2007.7.22-7.26

地點：貴州省雷山縣雀鳥村

對象：中國滋根在貴州省雷山縣雀鳥村之貧童家戶訪視及重點人物記錄

(一)特殊人物 1：赤腳醫生—楊通州(村衛生員)約五十幾歲

在文革期間即擔任赤腳醫生至今，現擔任雀鳥村衛生員，行醫至今三十年，獲得貴州省衛生局之獎項肯定，在貴州至今僅剩七位赤腳醫生。

7/22 晚上 9:30



楊通州走上赤腳醫生一途與小時候父親因病過世有極大關係；在楊通州三歲時父親重病，母親當時就希望楊通州以後可以當醫生，後來在解放後，毛澤東指示把工作重點放到農村，1966年起他就開始了在農村學習醫術，原來在隊上當保健員八年，之後在大隊當衛生員六年，後來在鄉內當實習醫生，及民辦衛生員至今約三十多年。

原來村內有七八個赤腳醫生，到分田到戶時(1988)只剩楊通州一人。過去在隊上時是在毛坪村擔任衛生員，從自己住的雀鳥村走到毛坪村要六小時路程，又得要到公社去拿藥，

非常辛苦，家中的農活幾乎由老婆負擔，是家中最苦的時候。

現在雖然辦了農村合作醫療制，但在村衛生室的負擔不能核報，使得村民及村衛生員的處境都更為困難；比起過去大隊以“工分”制處理衛生員的勞動報酬是十分不同的。

現在楊通州的衛生員收入一個月只有 48 元，再加上處方藥的核報比例(藥價的 15%，一個月藥價約二百元)，算一個月只有 80 元，而且一年分二次領，根本不可能靠此維生；一定得靠農活或去打工才能維持生活。

而大陸實施的農村合作醫療制是鄉級醫院才能核銷，此種制度對村級衛生醫療的發展相當不利，楊通州最大的憂慮是未來村衛生室沒有衛生員願意來服務，但村民普遍不認為村衛生員不會撤掉或停擺，因為從村寨到方祥鄉衛生院要走三小時路程，一般村民也顧不了車去鄉衛生院看病，所以，村民認為村衛生室還是有必要存在，鄉人民政府應該會派員到村衛生室服務，如果村級衛生室可以核報藥費就更好了。

楊醫生的日常工作方式，每天約看診 4-5 人，吊大針的村民平均一天有一位，村民看診的內容大部份是胃病及感冒等，藥品費由縣衛生局批價，小針 2.5 元、吊針 30-32 元左右，消炎片 1.2 元、胃藥 8 分錢，藥價十分便宜。

雀鳥村的衛生室是 2000 年時國家與澳大利亞政府合資興建的平樓，目前也發生漏水等問題，特別是病床間根本不能住病人，一遇大雨就漏水，病床被褥等都溼、地板也都是積水，對病人的住院醫療不利，但政府也沒有經費可供維修。

楊醫生通常看診時間在早上 7:00 開始到約上午 10 時，之後村民也都上山工作，到晚間 8-9 點才回來，有時病人會直接到楊生家要求看診，或楊醫生直接到村民家中去看診，村民都非常信

任楊醫生(吳昊口述)。

據楊醫生的了解，方祥鄉衛生院(第二次赴貴州時有到該院陪同一位村民就診，但未與醫院院長做訪談)未來可能只留二至三人，其它人準備派駐到雀鳥、毛坪、格頭、水寨等村駐點服務。目前一年有二次對村衛生員的培訓，一次五、六天。在鄉衛生院中已有三人加入村衛生員的培訓，以後可能採取輪調式服務的方式解決村衛生員不足的問題。而鄉衛生員是國家職工，月收入在一千元左右，而村衛生員是民辦醫生有點像志願者，收入很低。

有關合作醫療制度上的問題，楊醫生認為最不合理的是農民出10元、政府出40元，但村民都不確知政府是否真的有出40元，對政府十分不信任。而村民大病少小病多，如果在村衛生室的就診不能核報，即使得到大病醫療的保障也是在極度嚴重後才去就診，況且並非全額給付，村民在考量醫療費用後才可能到鄉或縣級院就診，這種設計對村民的健康保健未必是有利的。(楊醫生口述)

對於村衛生室持續發展的需求部份，楊醫生認為有好的人才比設備更有用，因為看病的品質提高，判斷準確可以送其它鄉醫院，如果只有設備沒有好的醫生願意服務，也沒什麼用。而國家辦的培訓可以解決部份醫療品質的問題，只是醫療許可証很難拿，很多年輕人都拿不到，楊醫生是做了很多年都沒有發生任何問題，才得到許可証的。在凱里(貴陽黔東南州的一個區)有護校，就讀三年可以任護士，六年可以當醫生，雀鳥村有一個人正在讀護校。

● 特殊人物2：草藥醫生—楊先和大夫(雀鳥村一的中草藥醫生)

楊先和56歲，8歲就與阿公上山習採藥，因為出生時生辰八字符合家族中傳承草藥的醫術，35歲才能下藥，在此之前不能幫別人下藥。楊先和自小就在家人的培養下註定走上中醫助人之途。

我們到訪時，楊先和與鄰居坐在他大兒子的屋外樹蔭下溜畫眉鳥，有個鄰居漢話說得不錯，聽說到過廣州當老師，應是地方上的知識份子吧！



說起楊先和的歷史，大伙都瞭若指掌，想必他是雀鳥村甚至是雷山縣的知名人物。

他的家中掛滿了病患送的紅錦旗，「華陀再世」是他的代稱，楊先和說起最難忘的一件事，也被村人津津樂道的是，有一年他坐著公車到鎮上，在途中發生了車禍，車子翻落到山澗下數百尺的山溝中，乘客受傷累累，他因為知道如何保護自己竟然毫髮無傷，同時還用自己隨身帶著的草藥水幫其中一位傷勢嚴重的患者治療，他說那位患者肋骨斷了十分痛苦，楊大夫用草藥水幫他止痛，十幾分鐘後那位患者就稍為疏緩了，後來救護車到後才緊急治療，不久那位傷患還到楊醫

生家中致謝，而為何楊大夫可以毫髮無傷呢？因為全車的坐椅都已飛散脫落，只有他坐的那張椅子還在，楊大夫說他緊抱住椅子彎曲身子才得以保命。

楊大夫對中草藥的行醫有著祖傳(中國)的使命感，好幾次隨社科院來的一些外國人想請教他一些問題，他都拒絕回答，他說這是中國人的秘密不可讓外國人學走，也有幾次社科院的一些研究者隨他上山採草藥，大家都不約而同的認識藥材，只是一個說漢學名一個用苗語命名，十分

有趣，而楊醫生更得意的是他認識的藥材比社科院的專業者多出好幾種。

楊醫生說這種祖傳的醫術一定要傳下去，他也在子孫中挑選了一個孩子傳承這個技術，他的三兒子現在在讀醫學，未來就是要傳承，而中醫與西醫是可以相互搭配的，他說過去不識字什麼都要用口傳、親自去山上認植物，現在有文字、圖片一切都方便許多。

楊醫生的看診也十分特別，他的收費方式是以花多少時間、用多少草藥的量及患者的情況加以衡量的，而更有意思的是患者病好了才收錢。大部份患者是親自來求診，而若不能來也會派車來載(別的村子)，一次12元/1天，村子中常見的症狀是跌打損傷居多，而楊大夫的絕手醫術是腎結石，他有辦法不用打石機而把結石化掉，真厲害吧。

- 特殊人物3：村支書吳睿州，年約35歲，家中開了一個小店鋪，擔任村支書近半年，每月收入200元。

村支書由村內的共產黨員選舉產生，雀鳥村只有14個黨員，但村支書的功能位置卻十分重要，吳睿州說村支書的作用是總責、組織村中的一切工作，與村民委員會主委互相搭配，村委要配合支書發展農村的工作。

吳支書的願景是未來3年爭取成為示範村，要爭取30多萬的經費把環境、水溝等基礎建設完成，廣設垃圾桶、清理水溝的垃圾等，還有水泥路鋪設要完成。

目前的困難是村支書沒有任何辦公經費。

雀鳥村的現況是216戶、923人，男女比例是6：4，因為女的大部份嫁出去了，老人的比例(60歲以上)約20%，村民的主食米、土豆(洋芋)、玉米；人均土地0.7畝/戶，加上種植地(旱地)有1.5畝/戶。

雀鳥村的貧困戶有一半以上，貧困戶指年收入600元以下者；特困戶則是年收入300元以下者，約有1/3。



◀村中隨處可見張貼的貧戶、特困戶名單

低保戶的評選及低保領取程序一

雀鳥村分六個組，每組約20戶人家，由組內先針對各戶狀況進行了解，提出低保戶的名單，之後由村委會公告讓村民進行裁判，有時村委也可能擅自修改，引起民怨；二週後再由鄉人民政府公告，確定後再由村支書發給低保費用，每月10元，一年120元，10元的費用可以買7斤米，大概吃二天就沒了。

村民的副業經濟來源是種植、養殖等，如折耳根(魚腥草)、野生百合採收、養魚豬牛等。

現在村內在推動茶葉種植，有112戶，400多人加入種植，茶苗由政府提供，茶葉局提供化肥，三年採收，已成立茶葉協會。有些戶沒有參加是家中沒有勞動力，雀鳥村外出打工的人約200多人(約占1/4)。

茶葉的種植是套種在梨園中，過去政府也推廣過種梨，但後來價值一直落，本來有1100畝在種梨，現在比較少了，如果價格再低，梨樹可能都砍掉。

村民參加合作醫療的比例高，只有20幾戶未參加，可能是因為出外打工而未加入，有些特困戶也沒有參加，因為繳不起費用。

教育的部份，雀鳥小學有161位學生，大部份都能唸完，只有三位輟學原因是去結婚了。(六年級結婚)，而初中生的輟學比例也高一些，原因是結婚及去打工。

對於村內的發展最大的困難是資金缺乏，及村民不齊心；對於公共建設物力是上面給的，人力要靠村民付出，以04年蓋蘆筍場為例(吳尚未當支書)，當時村內的人都不太願意出力，靠幾個年青人及小學生幫忙才搞定(吳吳口述，當時吳吳是急在打工前把工程搞定再走的其中一人)；而現在大家都說蘆筍場太小要搞一個大一點的，到時人力物力都是問題。

而政府的經費只給特定項目，如飲水工程及衛生室的興建，在村內看到有中澳合作的就是上頭指定的項目。

至於水泥路面的鋪設為何有一段沒一段的接不起來，支書表示這是用戶口內人數去算出來的長度，而若家中沒有勞動力幫忙付出也無法施工，所以才一段一段的，未來也要改善。

● 特殊人物4—吳昊、楊麗萍、楊建英、羅志成

四位外出打工數年的回鄉青年，決定在村寨中開展自己的農村生產事業，今年春節後本來得啟程外出打工，因為一次聚會大伙談了多年出外打工的心情，竟決定四人暫時放下出外打工的人生，轉而在自己的家鄉合力種植、養殖事業，大半年過去了，她/他們還是十分興奮的說著……



「方祥鄉的人幾乎都知道我們的事，等著看我們笑話呢！」其中一位曾在北京打工的楊建英笑著說，「……我的想法很簡單，女性嫁了人也不能沒有自主的經濟能力，與大家合作農業生產就是要闖出自己的事業，不能只有靠老公，那太不自由了」。

「我們一群不會幹粗活的人，唸完初中就出去打工的人，現在種稻、種椒、養魚還有種西瓜、玉米……什麼都有，西瓜也長大不少了。等我們的成績做出來，

拿到市場上去賣，村裡的人就知道我們不是玩玩而已。」，帶頭幹活的吳昊自信的說著自己的理想，他說不是為了幹農活而已，過去自己出外打工掙了錢是自己過得好一些，可是看到其它村民們日復一日的過，還是窮，如果我們搞出成績可以讓大家都學習一種經營的模式，而不是只有少數人得利，這是他想留在家鄉搞點什麼的動機。

吳昊年約23歲，在村中像他這樣年紀的人不多見，大部份都出去打工了，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上有四個姐姐都已嫁人，家中的田地都歸他所有，父親在他初中時去世，他成為家中的男主人，初中後與同學們開始外出打工的日子，第一年在珠寶加工廠當學徒一個月賺60元，空氣非常的差、技術也沒學到，工作卻非常累；第二年覺得打工的生活已經麻痺了，到第三年仍然很不適應，在廣東打工時很想念家中的日子，比工廠自由多了，現在如果有年經人想出外打工他都會勸他們要想清楚些！

楊建英就比較直率些，打工對她並不陌生，因為他父親長年在外打工已是第十六年了，妹妹剛出生爸爸就開始打工；現在妹妹已是初二的學生，弟弟也在今年考上師範，爸爸顯然還得再打工四年供弟弟讀書，而她想著媽媽的辛苦就決定留在家中幫忙幹活，自己也有些經濟來源就與吳昊等四人共同合作農業養殖等工作，這次合作的田地是楊建英家的地，媽媽也教大家插秧、種玉米等農事；而使用的肥料是化肥與農家肥都有，不能只用化肥……。

而羅志成則沈穩些，也有了一歲多的寶寶，雖然已經離婚但日子還過得去，孩子由母親幫忙帶，幹農活也沒有牽掛。說起搞合作農業的想法，其實與他的鼓動有關，他比吳昊他們早回到村子二年，三不五時他就打電話給遠在廣州打工的吳昊，一直希望他回鄉來發展，而今年的春節就這麼訂了新的計畫，有其它人的加入工作起來格外有勁。

楊麗萍是四人當中最小的，長的水靈活潑，無憂無慮的樣子格外令人喜歡。她與雲南孔雀舞的名舞者同名，唱起苗歌則與阿育朵不相上下；她與建英到北京打工是在酒店駐唱苗歌的唱匠，即使在異鄉唱着家鄉的歌還是對家鄉念念不忘；今年她與建英拒絕了北京工作的機會留在家鄉工作，日前還與建英一同擔任方祥鄉的苗歌文化隊的代表，生活煞是忙碌充實。

這四位苗族的年輕回鄉人，心中充滿著抱負與希望，在政府對農村全面展開的扶貧工作中，他們選擇了自助助人的合作經濟，這條路的摸索需要更多人的支持與鼓勵。

(二) 貧戶訪談 1—楊在保

7/23 上午 9:00

初進楊在保家，只能用一貧如洗形容，一進門昏暗的空間，濃濃的破煙竄出著，門口的老虎灶已是灶口都不成形，他獨自一人坐在約 5 坪大的空間中煮著上山食用的白飯……。



(一貧如洗的楊家，看灶口就如其處境)

楊在保的身世說來坎坷；他是 1951 年出生。1958 年成為孤兒，而在他七歲到十四歲是住在孤兒院，之後回來村子參加集體，30 歲結婚，生下三個孩子，老大有些殘疾，1981 年後分田到戶只分到一份田，生活困苦與地少人多有關，他老婆在三年前離婚了。楊在保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對孩子有很深的期許，孩子是他未來的希望，如果孩子願意讀書他會想辦法讓他讀書的。

楊在保年約 50 幾，育有男二一女，老大有些殘疾，老二小學二年級，女兒學齡前未上學前班(沒有錢)；自 2003 左右政府推動二免一補(免學費、雜費，補生活費—初中部)，他的孩子都有上小學，而幾年前與老婆離婚，生活更為困難。他是雀鳥村的特困戶，領有政府的低保津貼。(一年約 400 元)，他會特別貧困是因為家中人多地少，楊在保家只有一畝多的地，要養四個人，自己種的米二個多月就吃完了，必須向別人家借或去做小工來買米，政府給的低保一年只有 400 元根本也不夠用。

貧戶訪談 2—楊汪送老奶奶及留守兒童—楊金蘭等小朋友

7/23 上午 10:00



楊奶奶年近 80，與老伴顧著三個孫子，他的兒子媳婦都去浙工打工了，才去二個多月，楊奶奶近來身子不好，日前才從鄉醫院住院回來，向銀行貸了不少錢的醫療費，她的長孫女楊金蘭非常聰明乖巧，十一歲、四年級，是班上的前二名，她在我們到訪時十分機警的在一旁參與，一問到爸媽打工的情

況，她的眼淚就奪眶而出，令人心酸，因為她非常想念父母，雖然父母有打電話回來，也有寄錢回來，但也是不夠用。

父母不在時他負責弟妹(二年級及學前班)的照顧、餵豬牛、上山砍柴、割草等粗活都要幹，洗衣做飯也是她在忙，而老奶奶也是抱病上山幹活，這次老奶奶的病在村衛生室看了100多元，不能報銷，到鄉醫院住了5天才出院，一出院病情又未色，但就未在返院治療了。父母出外打工，留守兒童的比例在雀鳥村十分普遍，而這一家人的狀況是老幼都需要人照顧，但年青的父母在農忙後就隨老鄉赴浙江打工掙錢來付母親的醫藥費，而他們之所以有辦法出外打工是他識字(初中學歷)，可以到外頭工作，像其它貧戶的村民，如果是文盲根本不敢出外去打工，只好留在村中幫別人幹活、打零工。

貧戶訪談3—楊德(30Y)的老婆—羅腦農，三個孩，父母，全家共七口人

7/23 上午 11:00



地少人多是雀鳥村普貧困戶的主因，楊德一家人共分得三畝地，每年到7-8月時米就不夠吃，得找錢買米，通常就是去打零工，一天25元，幫人家幹活。

羅腦農28歲，是文盲不識字也不懂漢話，對於成人教育的部份有一些意見，因為現在推行的二個基本政策中一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作法對她這樣以農忙為主的村民婦女，以小學教材為主的掃盲班很沒有作用，她希望可以學一些實用的內容如數字、農藥用藥的用語字、比例等概念，所以村中推行的掃盲課上了幾次就不想再去了。

她個人最想做的是養殖、種植等工作可以貼補家用，所以如果在成人教育部份教這農技相關的課程會想參加。

貧戶訪談4—楊介成(17Y)及其父(45Y)—曾到廣州打工過4-5年，以後還要再去。

7/23 上午 11:00

楊介成明年考高中，現在在方祥鄉讀初中，在雀鳥讀完小學，就得到方祥鄉去唸初中，從雀鳥到方祥鄉要走三小時的路程，來回就六小時，所以初中生都是住校為主。

初中的住宿費45元/學期，保險費15元；高中的住宿就多了，約950元/學期，在雷山縣的一所高中。

楊介成的大姐在凱里唸師範，二姐讀到初中就不唸了，她們二位都是滋根支持的女童。大姐暑假在凱里打工當家教，可以賺到600元，但她的學費要3000元/年，家教的錢可以補一些生活費。

楊父這幾年開始到外地打工，之前在廣州做高速公路的建築工一年，後來太辛苦年紀又大了一些，近二年在凱里的磚廠工作，未來想再去打工，因為孩子還要唸書，要再存一些錢。

而楊介成也有想去打工，因為家裡窮，有一個姐姐在唸書需要錢，自己想去浙江打工因為那裡老鄉多，很多同學也已經去了，一直在邀他，但去的同學都有些後悔，因為很累沒有自由....。楊介成的未來想當老板，如果可以就讀高中、大學.....。

楊家五口人，田1.5畝，養了四條豬、二頭牛，也買了其它人的田種些馬鈴薯、茶等農作物。

貧戶訪談5—留守兒童吳勝雲(升小六)，父母離異由伯父扶養，父親再婚與繼母

一同去浙法打工，今年春節有回來又走了，吳勝雲與伯父一家人同住。

7/23 晚上 9:30

吳勝雲與伯父一家人同住，伯父家的兄弟姐妹年級都在初中、高中以上，對吳勝雲如自己的手足，吳勝雲適應的情況還不錯，父親也常打電話回來關心他。

吳美(吳勝雲的堂姐)是滋根長期支持的女孩，現在已是初三生，滋根補貼她住宿費(10元/學期，八人一間房)、電腦費(10元/學期)等，吳美到方祥鄉讀初中得自己背米去交給食堂煮，每週的生活費約40元。

吳勝雲為何不與父親到外地去讀書呢？伯父說打工那邊的學費太貴，而打工也賺不了什錢，所以沒有帶他去；而他爸爸去打工是想掙點錢翻修房子，現在的舊房子是吳勝雲阿公留下來的房子會漏水，而吳勝雲的阿公有四兒子，留下的四畝田分給四個兒子，每人分得一畝都不夠吃，還是外出打工買米吃。

伯父表示，吳勝雲都由大哥大姐看著，需要人多關心，有時會幫忙做家事啦。

貧戶訪談6—吳道林老先生，年近80歲，1953自願到韓國打韓戰的志願軍，村中的共產黨員。吳老先生四兒二女，他目前與最小的兒子住，兒子媳婦去浙江打工，近來二個孫子相繼聽力出現問題，媳婦只好回家中照顧二個孩子，放棄打工掙錢的機會。

吳家的二個孫子一個11歲、一個7歲，二個都在約9歲時聽力出現問題，他們的父母去年3月出外打工，到今年春節才回來，4月份先生再去浙江打工，太太留下來就是因為孩子的問題；去年只有老人及二個孩子在家，之前出外打工時未發現孩子有何異狀，到打工時打電話回來，孩子說聽不到，才發現可能聽力有問題，回來後帶孩子到在雷山看醫生但他們只用眼睛看沒有其它設備可以檢查。也到州醫院去看過，診斷不出什麼原因，貸款1000元去看病，現在家中沒有錢可能不會再去看病了，就先這樣拖著，也不敢看中醫，因為診斷不出原因不敢亂醫治。現在大兒子的狀況更差了，老師沒有給他暑假作業，功課也跟不上同班的孩子，小兒子的聽力也漸漸出問題，學校老師有說會介紹免費醫療但是到現在也沒有下落。

夫妻兩只好留一人下來陪孩子，也幫一點家中的農活，不然只靠吳老先生一人又要照顧孫子，又得幹活是非常辛苦的。

吳老先生1960年回村子，幹了十一年的村支書，因為之前在東北有電用也看過水電站，他回來後就帶領村民搞了一個水的水電站，後來村民就選他當支書，幹了十一年；水電站是他自認為對村民最大的貢獻，水電站用了七年，之後沒有條件修就只好用格頭村的電，雀鳥村直到1997年才有自己的水電站，當時村內還舉行三通典禮，電話/電網/電視(衛星)。

小結—一些個人的體驗與觀察

第一次以相對先進國家的工業化社會成長經驗進入到大陸偏遠農村，特別在苗寨的農村生活與西部農村的大開發不同，保有相當的完整性中，讓我更能快速反應自己與村民生活步調及環境敏感的差異。

映入眼簾的首部曲是對面山上錯落而群聚的黑褐色木屋，7/22日下午從雷山縣城搭車到方祥鄉雀鳥村，一路是上山與狹路，司機車開的飛快，好像這山路是他的賽車場，閉著眼都能開，當然一路上除了美麗的湖光山色外，就是不時有人招手停車，是村民們到山間挖掘百合，準備拿到村子去賣，一袋袋的百合他們得從山谷中肩挑到公路上，如果沒有遇到車就得走個二小時到

村子。

下了車以為就快到村子內，但是看到群屋到走進屋群還得下山谷、過木橋、爬山坡，走個 30 分鐘才能抵達第一間屋，之後得再走田梗小徑才能到達較密集的村落，他們戲稱第一間屋為「台灣」，因為像一座小島般的與大伙脫離，而我們經過的第一間屋正是楊麗萍（特殊人物—四人小組）的家。

- 要進入苗寨村中必須得有個熟人帶領，否則將引起不少的猜測，因為一路上都會碰到下山回家的村民，不是伯伯就是嬸嬸，綿密的親友關係是苗寨的特色，家家戶戶都有些或遠或近的關係；來者是客到時東家西家邀請午餐、晚餐的真是熱鬧。但我們有任務在身拒絕了許多邀請，但也因為訪談而到過楊醫生家用餐，他在我們到的隔天賣了一頭豬，重達 150 斤，據估算這頭豬賣得 1000 元左右（一斤 7 0 元），養一頭約要一年，扣掉成本 500 元還有一些收入，楊醫生的收入不多，靠農活及養豬可以補貼一些家用。
- 外出打工幾乎每戶都有一、二位，但是有初中學歷以上的還是外出打工較穩定的一群，他們掙錢回家修房舍、買電氣用品，電鍋是較普遍的家電，有錢一點的家中電視、音響設備都有，而大部份外出打工的原因是家中地少人多，食不飽得有錢買糧食，或是供孩子唸書等理由，而更內在的因素與在農村沒有發展的想法有關，出去闖天下有能力掙錢，在村民中也是有面子的。
- 文盲與說漢話的程度有些關連，年紀平均 30 以上的村民幾乎是文盲，而“二免一補”的教育政策及“兩基驗收”（註一）是目前政府大力推行的農村政策，為了掃盲、提高知識文化水平，更可能是為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因此，小學教師擔負著學童及成人教育的雙重任務；但村民的參與卻不理想；經訪談雀鳥小學龍紹妹老師表示，雀鳥村 260 幾戶只有 60 幾戶夠吃，其它都得掙錢買糧，或外出打工。之前學校曾辦理成人掃盲班，沒有一個人來報名參加。她本人在方祥鄉十幾年了，到雀鳥村二年，村內只有 7 位老師，其中一位代課老師還是靠樂施會提供的資金才請來的，學校設備也差，只有一台電腦，放映的屏幕也缺，政府要推行遠程教學基本設備都不足，很難搞。而學校的建設也是靠中國滋根的捐款才蓋好的，以前的木房也已傾斜，現在做為老師的宿舍及農技會的成人班教室使用。
- 農民的生活作息也很特別，除了靠天吃飯還得與山爭地，他們分的水田及早地都在山區，九成是梯田，山上是種植玉米、土豆等主食，較平坦的地面種植高價值的折耳根，高山區還有一些草藥材可以栽採，保護區中還有百合等滋補性食材。村民們除了種植生活所需的糧食外，還利用時間養豬、羊、牛等牲口，或是幫別人種田、收成採收等取工錢。據一位同行的北京人說，百合在市場上一斤 30 元，村民採收價只有 0.3 元/斤，小盤商賣 0.4 元/斤，拉到貴州後一斤 0.8 元。
- 農業合作的實踐經驗也十分複雜，有人際之間的利益鬥爭，以農技會為例，他們三年前成立至今，向滋根貸了七萬元搞養雞場，現在只剩會長一人在高山區養殖放山雞，從開始的 1800 隻到現在只剩 600 多隻，過程中許多耳語中傷，並沒有條件處理，現在雀鳥村的農技會幾乎停擺，而另一位會員則以收購折耳根來累積自己的資源，對農技會多所批評，會員間彼此勾心鬥角，難以合作。

註：兩免一補：普九教育政策，免學費、雜費，補助初中生活費。

兩基驗收：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

四、貴州省台江縣／雷山縣農村推動合作醫療政策之訪談記錄

● 訪問台江縣衛生局長吳春云

時間：8/8 上午 10:30 地點：縣衛生局局長室

台江縣一年總 1500 萬預算—醫療衛生預算 285 萬，縣政府設合醫局，有六個工作項目，2007 年 1 月正式加入合作醫療；台江縣有八個鄉鎮，其中最貧困鄉一方召鄉，鄉內有 12 個村衛生室。

全縣收入 3000 多萬，支出要 1.5 億，由中央財政撥補。

縣級醫院 4 家編制 90 人，聘用人員 30-40 人，都是護士為主。

醫院是事業單位，要自負盈虧，但國家對醫療負責所以編列預算經費以補醫院的差額。

醫院的職工是國家僱員，工資由中央給付，但台江縣是貧困縣，一定得靠中央財政撥款，人員編制比例也不足。

台江縣的醫療衛生狀況：

醫療機構家數	政府支持經費
縣級醫院 4 家	70%
鄉級醫院 8 家	85%
方召鄉	100%(一般鄉鎮 95%，方召鄉特因補助全額)
急控中心	100%
全縣衛生員 100 人	(靠近鄉鎮醫院的村不設衛生室)
全縣衛生局預算	285 萬
衛生員補貼	2005-06-年針對衛生員進行補貼，一個月 80 元，2007 年 12 月要調到 100 元的補貼。

本縣對衛生員政策：

中國在 1998 年起取締民辦醫生，沒有正規執照的都要取締(解聘)，但村衛生室是衛生網的重要一環，省州縣鄉各級的網底相互關連。

吳局長表示希望小病、小藥在村衛生院解決及作到簡單的疾病防治，100 個衛生員的比例中—老衛生員有 2/3、中專以上有 1/3，有些是村幹兼任，4-5 成以上都通過培訓取得資格。

<—吳局長說村衛生室病房、藥品都缺，設備不齊、殘破，全縣財政入不敷出。陪同者是滋根的工作者阿福。

衛生局的村衛生員培訓兩個管道：

由局裡自辦培訓，衛生員跟班培訓，一定期間被認可即可擔任

1. 縣級也會舉辦二到三次的大培訓

2. 中專學歷(3 年)—參加考試

台江縣是苗族縣，年青人都出去打工為主，在鄉服務的少，但近來因為合醫制的行，年輕人報考護校的比例已稍高一些。

合醫制在 07 年溫家寶講話，要求覆蓋率要達到一定標準；貴州省目前 80 個縣已達到覆蓋率。

合醫制對村衛生員要做到就業保障以目前的制度來看

10 元(一年/人)*500 人(村民數)=5000 元—這部份是支付門診統籌

(村級可以報銷的金額數)

要有立即的實惠，村民才會願意參加，目前在台江縣有 80.56%參合，村民是 70%-80%參加。

特困戶的 10 元由政府支付。

台江縣特別設計門診統籌部份，希望做到小病村醫看。而合醫制可以照顧到村衛生員；以按月計算百姓到村衛生室就診

30 人*10 元=300 元/月

開出明確的就診單向鄉醫院核報，一次看診 30-40 元(藥品+勞務)，10 元由統籌支付，30 元向村民收費。

目前這樣的作法是試驗階段，如果可行就會頒佈正式的命令；本村的幾個衛生室狀況有些衛生員年級大了生活困苦，有些是村長兼衛生，村民們信任他。交汪村的衛生員看診量大.....。

以今年(2007)五月份為例，總報銷數 100 萬

在縣級核報 50%(村民自付 50%)、鄉級 70%(村民自付 30%)、州級 40%(村民自付 60%)；

● 小結

拜會台江縣衛生局長的感覺，局長對縣內醫療狀況十分了解，也有明確政策對應醫療資源的不足，想辦法建置有效的村級衛生網，讓衛生員能夠有基本生活保障以利醫療網的建立及品質的提升。

對於特困鄉一方召鄉的支持及鄉內衛生員的素質、設備的狀況也非常清楚，顯見有到基層確實走訪及認真推動合醫的政策，是官員中十分認真負責的幹部。

● 行程繼續走

8/8 離開台江縣衛生局後，我們即趕往方召鄉醫院，因為方召鄉在深山中，交通不便只有小型巴士前往，我們一行人走了 20 幾分鐘才到達車站，等了 30 分鐘才有車坐，在車裡一些趕集結束要回鄉村的村民也一同搭車前往，鴨、豬及一些木柴同在一車，好不熱鬧。

8/8 下午 2:30 訪方召鄉李正州院長

走上方召鄉醫院，第一眼看到的是像小教堂式的建築，外牆已有些斑駁，有一個人正在漆油漆，原來是李院長，他不是在看病人，而是利用空檔在刷院區的窗子。

李院長十分年輕，75 年生，調到方召鄉院才一年多，這所醫院外觀十分特別，不是新式的磁磚外牆而是早期的公社醫院翻修而來的，有一種古樸的特色。目前院內有 6 位醫生、3 位護士，七個病床。92 年撤鄉併鎮時翻修過一次。

棒院長表示：本院的看診量並不多，一天 4-5 個住院吊點滴；夏季是旺季，拉肚子、中暑、感冒是主要的病症，而因為本鄉的村衛生室藥品不齊全，技術也不同，所以嚴重一些的病人就到鄉醫院來看診。

村衛生員中交汪村的衛生員是中專以上程度，技術不錯，用藥量也大，而巫腳南、反排二村的衛生員收入就差一些，因為交通上較便利，村民都往鄉院跑。本鄉有 12 位村衛生員，目前村衛生員每月可以領到縣政府的 80 元津貼，一季發放一次，我們都是利用培訓的時候集中發放，有時村衛生員也利用這個津貼結算藥品費，他們的藥品都是透過院去採購，所以他們採購藥品都是先賒帳再一次結算。

方召鄉的合醫參合率大約是 79%，全鄉大約有 18000 人，出外打工的有 6000 多人，除了打工的以外幾乎都參加了合醫制。但本鄉以前看病的人較少，現在(2007)因為有了合醫制後，對村民有具體實惠，吊針一次只要付 12 元，以前一週只有 2-3 人吊針，現在一天就大概有 4-5 人；但鄉衛生院的設備不全，原有 B 超及 X 光機，但因使用率太低轉給別院使用，所以如果鄉民得行儀器檢查就得到縣級院去看診，或我們經得病人同意進行轉院，合醫制實施後鄉院的收入

比過去增加 11 倍以上，以前一個月大概 3000 元在可以到 10000 元，這些收入大都用在投設備、工資補貼、職工聘用上。

本鄉 12 個村衛生員中只有二名是中專以上程度，鄉醫院每月進行一次業務培訓，由院職工進行教育，縣院也經常舉辦長期集中培訓計畫，讓村衛生員的專業技術得以提升，本村 12 位衛生員都設有衛生室，但不是公共的衛生室，有些是在自己家中簡單設置病床及看診室；基本上老三計(血壓計、溫度計、聽診器)都會缺個一、二樣。未來要想辦法解決設備的問題，但衛生員留不住比較難解決，現在即使護校出來的年輕人也不願意到村裡當衛生員，寧可出去打工，因為靠衛生員收入根本不起自己，兼業及中途出去打工的情況很多。



雷山縣方祥鄉衛生院的規模（澳國政府資助興建）



台江縣方召鄉公社時代的鄉衛生院

8/8 下午抵達交汪村

交汪村座落在台江縣方召鄉，我們一行人搭了三趟車才到達。這個村有基本的硬體建設如：籃球場、水泥路，海拔也不像雀鳥村這麼高，特點是水塘特多，在其它村子看不到水塘；水塘的功能一是為了救火防災，另一是養鴨、鵝，台江縣的鴨、鵝大都是交汪村養的。

8/8 下午 4:30

到交汪村是為了訪談村衛生員—邵明智。

邵明智的父親是赤腳醫生，後來取得醫生資格在鄉院當醫生退休。邵明智是家中的小兒子，上有一姐二兄，二兄都出去打工了，苗族的傳統是父母親是與最小的兒子同住，所以邵明智結婚後與父母、老婆、孩子同住，人員十分單純。

走到他家前約 300 公尺處就是村衛生室，村裡沒有公設的衛生室，所以他把自己家的老豬舍改成村衛生室，空間小到只能擺下有一張看診桌及二張木椅，藥品都擺在長條椅上，小桌後面的隔間是一張小床，讓病人吊點滴用。

邵明智 1980 年次，因為父親是赤腳生，在耳濡目染的情況下也走上習醫這條路，在初中畢業後想學電子技術等專業，來覺得沒有什麼意思，就轉唸黔東南衛校，2004 年畢業，現在還在讀函授班課程，2004 年起開始看診到現在。

擔任衛生員根本養不活自己，也曾想去出去打工，但父母年紀已大，二位哥哥也都出去了，最後還是留在家中半農半醫的工作著，通常是早上、中飯及晚上看診，其它時間幹農活，幫人家打一些零工，靠衛生員的收入一個月大概 300-500 元，其中政府一個月補貼 80 元，看診及用

藥等收入大概 200 元左右，一般打針是 1 元加 20% 的藥品費，吊針是一針 10 元+藥品費 20%；不過，現在物價也在漲，肉一斤已高達 10 元，買衣等費用也在漲，收入明顯不夠，但也沒辦法。



有了合醫制後，村民有得到好處，有一位村民買

穿孔，在村衛生院吊滴後直接送到縣醫院，花了10000多元，最後退4000多元，在大病方面因為可以核報退費，本村有90%都加入合醫制，一年10元都還繳得起，而村民看診欠費的不多，有錢也一定會還，有一個本子在登記欠費的名單，如果沒有還也不會去催，因為大家都不是很好過。而藥品費就先向鄉院欠款，等80元政府補貼下來後再去抵。

(←一師家豬圈改建的村衛生室)

訪談中邵明智得去一位病患家中換點滴，我們也跟他一起去探訪病人。

病患訪問

8/8 下午 6:00

病患：張×旺，43歲，沒有參加合醫，因為打工身體不適才回來休養；邵村醫也不知他得了什麼病，給他打點滴是類似補充體力加消炎的效果，已經打了二天了，情況有一些回轉，但身體還是十分虛弱。

張先生2006年3月去廣東打工，做的是公路旁花草路樹種植、更換等工作，與老鄉一起去，在去年11月就感到身體不適，四天前才從廣東回來，在廣東看過二次醫生都沒有什麼效果，這次是請假回來休養，夫妻一起回來；他的兒子去年初中一畢業就去浙江打工，家中平常都是鎮著的，我們去到時有一位伯父也去探望他，張先生在門邊輸液，老婆正在煮粥，他們的房子非常老舊，室內連燈也沒開十分陰暗，爐灶也已破損；他們夫妻一同出去打工一個月共賺1600元，目的是希望翻修房子，以後孩子討媳婦可以風光一些，但沒想到出去工作就得了怪病，不得不返家休養。



邵村醫幫他換了點滴，更晚一些又得再回來看他的狀況，邵村醫因為年青又有耐心，村都十分信任他，他也時常出去病患家中看診，經常忙到9點以後才回家吃晚飯。

我們在邵村醫家吃晚飯，與他父親邵正付聊到當年他做赤腳醫生的經歷，他1944年生，在公社時期(1959-1981年)擔任赤腳醫生，半農半醫，後來81年公社解體後，他一直到95年才轉證成為鄉醫生，2006年退休，現在每個月可領1700元左右。但在公社解體到95年間每個月領不到30元，95年轉證後月領600元，到鄉院生後才可以到

1000元以上的工資。

行醫40幾年，最令他難忘的是村裡發生一起情殺的慘劇，有一位人子被砍，他一針一針的縫合，一共縫了五層才把傷口處理完，現在想起來都還覺得怎麼能救活那個人，現在那位村民也還在工作，講起自己的醫術仍十分得意。

當晚結束訪談，我們一群人走到村小學住宿，已經是夜間11:30了，前一晚另外三名下鄉的學生也住在這裡，這所小學設在小山坡頂，小孩上學要爬陡坡，放眼望下是整個村寨，風景美麗，村中老師與村民互動密切，這一行我們都靠鄉醫生、教師幫忙帶路與翻譯，他們都算是相對條件好的青年人，對中國農村的下一代教育、健康等都投注了相當的心力。

● 訪問方祥鄉平祥村衛生員李興春

時間：8/12/2007 下午 3:30 地點：衛生室及李家

走進李興春家最令人印像深刻的是一組橘色的大沙發椅，她說村子裡有不少人都有買這種沙

潑，不貴大約 2000 元。

沙潑背後的牆上貼著是她的一些衛生員證件及獎狀；訪談時她就坐在這些獎狀、證件的前頭，代表她從事十幾年的村級衛生員工作資歷，及在村裡被村民認識的主要身份。

她不是本村的姑娘，初中畢業後經人介紹先生認識後才嫁到方祥鄉平祥村，83 年結婚，育有一女一子，女兒已經嫁人，嫁給方祥鄉衛生院的李醫師，兒子現在出去打工，先生早年工作穩定是公家職，曾任職於財政局、生計局等工作，98 年下崗後工作就不穩定，開始到廣東打工，而 2000 年時因為衛生室收入差，很多村民都欠費看病，李興春曾向銀行貸了 2000 元週轉，不過生活壓力太大，她只好放下衛生員工作也到廣東去打工，夫妻兩一同出外打工，孩子交給祖父母養，他們在廣州福田的工地打工，先生負責看管一些機器，李興春則煮飯給工人吃，一年才賺 500、600 元。……不過後來工地發生了偷竊事件，先生被老板指責，最後他們失去了工作，後來只好再回村裡了。

到現在李興春先生工作仍然不穩定，時常酗酒打她，村裡的人都知道。

● 李興春為何會走上衛生員這條路呢？

92 年滋根基金會在村裡舉辦村衛生員培訓，透過鄉醫院在村裡找一些婦女參加培訓，鄉醫院院長主動找到李興春問她有沒有興趣參與，她與先生商量後，先生也支持她參加培訓，就開始衛生員的受訓，期間還到縣城裡接受二個月的培訓，也到西江縣那邊一星期，特別學習接生有關方面的技巧，想起當時受訓時連輸液、打針都不敢。

李興春一做衛生員就做了十幾年，除了在 2000 年因為家中的經濟不得不暫停下來外，這幾年來都是她擔任村裡的衛生員，工作的項目也挺多樣的，打預防針、幫忙接生、做婦女保健宣導、幫村民輸液等是主要的工作，有時也幫村民的豬牛羊等牲畜看病打疫苗等，但收入一直不高，平均的收入一個月大概 200-300 元左右。即使幫豬牛羊打針，一針也才五元，村裡雖有獸醫，但有些村民還是喜歡找她，不過一個月大概只有一次；幫人接生也是一樣，村裡的產婦因為害羞都不太找鄉醫院的男醫生接生，大都是找李興春接生，不過如果遇到難產或情況不對的，她都會找鄉衛生院的醫生一起來幫忙；以前接生的價格低一個 20 元，現在漲到 40-50 元，這些收入加起來也不夠養他們一家人，所以李興春偶而還是得去打工，家中也要幹農活驗種一些糧食等。

合作醫療制實施後，她的收入反而比以前差了，因為平祥村是鄉政府所在村，鄉衛生院就本村，自從 2006 年國家開始推行合醫制後，村民看病不能在村級衛生室報銷，要報銷也得通過國家的認證，李興春沒有通過這方面的資格認定，所以，在合醫制實施後，大部份的村民都選擇到鄉衛生院看病拿藥，因為可以用合制的費用報銷，而李興春說鄉醫院的院長曾跟她們說你們不要灰心，還是需要村衛生員的協助才能把合作醫療制搞好，合作醫療是搞大病的，對村民有好處，小病還是要到村級來看診的，但李興春說村民大都是小病多，大病少；現在因為報銷制度的關係，村民小病也到鄉院看診，都不太到村級衛生室看；而村民一般都是犯感冒、拉肚子、胃痛等小病，大病的不多。而且合醫制又不是合部醫療費用都包，有些村民得大病還是靠貸款才能去看病。

現在，因為合醫制實施後，平祥的衛生室可能會被裁撤，李興春已被知會要被調到另一個村——陡寨村去擔任衛生員，那邊的生活環境更差，但因為離鄉衛生院遠，看病的村民會比在平祥村多一些，只是那是另一個村子走路得花上一、二個小時，對李興春也是不小的負擔，不過既然已當了衛生員就接受鄉衛生院的指示吧！

姓名：方喜恩
實習日期：2007年7-8月
實習單位：菲律賓 Cordillera Peoples Alliance (CPA)

一．實習動機

這一次菲律賓科地埃拉地區實習(參訪)之旅之前,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舉辦「Lokah Ta Kwara (團結)為和平與人權」音樂會。音樂會是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和菲律賓科地埃拉文化行動聯盟(DKK)共同主辦,那一次的音樂會是透過紀錄片、默劇、歌謠等文化形式,讓台灣各界關心和平與人權的朋友們看到,菲律賓人民如何以生命來捍衛祖先的土地和原住民族的人權而奮鬥,回顧在這一次活動中反省、檢討自己許多,就了解此活動的精神以及目的,是值得去學習以及反思,所以想藉由這一次實習,可以了解菲律賓科地埃拉文化行動聯盟(DKK)的組織工作。

從菲律賓人民組織對於所關心的議題,不單純只是為自身而已,更確切的說,從他們身上看到以及學習到很多分析的視角和談問題的層次部份,甚至於去分析或是談問題都是為了廣大人民而去服務的,上一次(2007年)科地埃拉日(Cordillera Day)學習之旅有點遺憾無法實地參訪都市貧民組織這一塊,也想藉由這一次實習,了解都市貧民組織所關注的問題,然後回過頭去思考台灣原住民到都市發展的原因等等。

本實習想藉由一個正在持續發展組織教育、文化行動、人權、捍衛土地、以及人民自決權的組織,提供當前台灣原住民論述的另一種對話案例。

壹、 預計目標

第一個目標,希望可以繼續參與菲律賓組織的學習(例如:科地埃拉日 Cordillera Day等),有進一步的培力,就是將草根組織的精神慢慢的在自己的心中扎根。之前也與許多人²³提及過有關菲律賓的一些草根組織情況,對於我來說,心理不只有喜樂而已,而是多了些踏實感。可以讓許多人從不知道、甚至於之前的舊我、自我麻醉中,慢慢認識到組織是多麼的重要,但是相對的也是非常辛苦。

第二個目標,就是分享菲律賓實習之旅,所以稱這一項目標是回國後要去執行的一部份。寫出一篇菲律賓人民組織給予我的原動力,而且此原動力只有一個信念就是誠實的將所看、所思、所聞的給它書寫出來,並且行動。

第三個目標,就是與部落人民繼續「對話」成立草根組織(協會)。因為看到上一次菲律賓科地埃拉日(Cordillera Day)行程中有參訪當地人民組織,而這原住民組織是以不同形式的組織型態在運作,以當地人民作為基本的參與單位,他們所作的一切,都於組織共同來經營以及分配,相信所參訪的組織、聯盟都是成熟的在地組織。因為有這樣的看見,讓我想與自己的部落有一場可以內在革命;目前此組織已在慢慢的形成中,當然個人一直謹記夏曉鵬老師說:「不是個人的努力而已,要與更多人一起努力;怎麼做?都應該要與部落人民對話、討論,進

²³ 許多人包括家人、朋友、族人、學生等等。

而共同產生出自覺意識，讓每個人都有力量來努力以及責任感」。

二．實習地點及組織簡介

(一) 科地埃拉地區

科地埃拉共有六省。Apayao、Abra、Kalinga、Mountain Province、Ifugao、Benguet。其地形是擁有菲律賓大量高大的連串山脈，從北到南長 230km，從東到西長 120km。而這裡主要有三條山脈，一為西邊的 Malaya range；二為中央的 Central Range；三為東邊的 Polis Range，而科地埃拉同樣擁有寬廣的河谷。據政府統計共有 78 座城鎮，及 1152 個村落。土地面積共有 1,829,369 公頃。人口數統計：(大多數是原住民)

1998: 1,254,838

2000: 1,365,220

2002: 1,466,467

2005: 1,560,867

每年大概增加 1.82%(每小時出生 3 人)，並佔菲律賓總人口數 1.78%，75%是原住民、25%是非原住民，且科地埃拉有 18.5%人口居住在碧瑤市。科地埃拉的原住民統稱 Igorots (I 是從哪裡來的意思，golot 是山裡的意思 = Igorots 意思是從山裡來的人)。

在西班牙三個世紀來的殖民經驗下，讓大部分的人民都普遍經歷過殖民的壓迫苦難，而他們也漸漸在經濟、政治、文化領域上被整合發展。其也產生出了少數邊緣團體，或者次等階層的菲律賓人，他們並未能夠經歷大部分人經歷過的主要經濟、政治、文化的轉變，他們因此也可以維持很大部分的原住民生活方式以及西班牙殖民統治期的風俗習慣。而那些西班牙人未能成功納入其殖民統治的國內的弱勢團體，以及堅持原住民生活方式的人，被國際上稱為菲律賓的原住民—Pantatavalan。

(二) Cordillera Peoples Alliance (CPA) 簡介

CPA 是一個由一群革新份子組織成的獨立聯盟，他們大多來自菲律賓科地埃拉地區的原住民基層組織。CPA 擔負起推動並確保原住民權利、人權、社會正義與國家自由與民主的任務。1984 年在山省 (Mountain Province) 的 Bontoc 成立 CPA，CPA 主要是由參與科地埃拉人民會議的 27 個組織中推選出的 150 個會議代表共同成立，這些創立者主要為原住民領袖及運動份子，他們作為對抗先峰並成功地對抗世界銀行在科地埃拉地區進行的 Chico 水壩計畫及 Cellophil 資源公司進行大規模的商業林木伐採開發並將此一反抗行動遍及整個科地埃拉地區。

這段反抗發生在馬可仕獨裁統治期間，當政府和那些開發公司在科地埃拉地區進行破壞當地環境的相關計畫，而既有的政治軍事迫害則變得更為頻繁。因此，科地埃拉地區的原住民需要增強其集體動員的力量，以促進並確保原住民的權利與人權。而這個剛成立的 CPA 正好符合了這項需求。

這些年來，CPA 積極投入爭取原住民權力及相關議題的運動中。這些運動隨著各種山區原住民的組織工作加以進行，並透過教育研習及各式各樣的幫助與訓練來加以建置山區居民的能力。CPA 發展至今，個省份都設有工作站與分支，而組織主要的辦公室是位於 Baguio(碧瑤市)，目前已有 120 個社區組織、三個分別在 Mountain Province, Kalinga, 和 Abra 這三個省份的 CPA 分部、在碧瑤市的各種組織分部、在 Itogon Benguet 的都市自治分會以及青年、婦女、長老、

農民與文化工作者的聯盟這些分支，而除了六位秘書處人員與少部分專職人員是有少許生活津貼外，大多數成員均為義工沒有任何生活津貼給付。CPA，可以看成是一個結合了多元議題組織的聯盟，尊重組織成員的獨立性並讓這些組織自主運作。然而它為這些組織在進行計畫時提供他們一個緊密的協調與合作系統。

今天，CPA 已獲得科地埃拉地區群眾運動的主要地位，並得到科地埃拉地區的認可，同時它仍舊持續不斷地為原住民權利、人權、社會正義、真實和平與國家民主而努力。在這二十年累積的經驗與課題，CPA 都將持續地秉持其基本精神與原則加以運作。科地埃拉高原是菲律賓北部主要的山脈範圍，因而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不同的原住民或是被集體稱為 Igorots 的少數族群。從殖民時代此區就被統治階級視為可探險及獲利的資源地。而這塊土地上人民的權力及利益因而是被剝奪及忽略的。但同樣的在歷史上的殖民時代，人民也捍衛他們生活方式、土地及資源。對土地的捍衛及權力的爭取也一直持續到現今。

- CPA 成立於 1984 年 6 月，在 Bontoc, Mountain Province，由 27 個組織派出的代表參與 Cordillera People's Congress。CPA 的創始者們主要是當時廣泛及成功的反對世界銀行資助的奇歌水庫計畫(1980s)以及 Cellophil Resources Corporation 的商業伐木計畫(1970s)的那些原住民領袖及行動者。
- 自此之後，CPA 不斷的成長，在最後一次會員大會 2006 年 10 月，CPA 共有 193 個會員組織。
- CPA 對科地埃拉的原住民反抗國家壓迫的運動來說是激進的政治中心。
- CPA 為了自治權力、傳統土地的權力以及原住民社會政治系統之認同而奮鬥。
- 而組織內部則是由原則宣言、計畫以及其政策和組織所引導。

原則宣言：CPA 是追求身為國家少數群體之權力認同以及追求菲律賓人對於國家自由民主的奮鬥。

CPA 的任務：

1. 增進科地埃拉原住民權力之事務，其追求在不同族群及領域團體之間的團結。認同科地埃拉人民之權力來保護傳統領域之完整以及對於傳統領域的使用控制及發展。
2. 追求國家內部之自由民主以及自治之權力，其反抗國家壓迫而追尋能夠自由選擇及用原住民自身的方式來發展的權力。CPA 相信自治權力運作的最好方式是仍然是身為菲律賓人民的一部分，但給人民真正的區域自治。
3. 確定科地埃拉人民權力的真正需求及目標。包含對傳統土地的使用及所有權及自我管理權以及對土地資源的自我處理權以及發展的權力；對經濟繁榮的權力；維持及發展包含已身經濟、社會政治系統的原住民文化；對於生活和平及安全的權力。

CPA 的執行計畫：

1. 組織及加強在科地埃拉區域的原住民社群及領域間的團結合作、行動以及人民培力；特別透過教育訓練活動及支持社區內對他們福利的支持計畫來使社群內的人民及傳統組織變得更為壯大；對主要議題要有大量動員及直接的行動；要形成新的支部及區域性(sectoral)的組織，並且要擴展既有支部及區域性的組織；要形成連盟及網絡系統。
2. Public Information Campaign(公開資訊的行動)；發行報紙及出版品；跨媒體的議題報導；相片之拍攝來公開展示以及影片資料和廣播計畫。
3. 教育訓練：製作閱讀材料及一般教育教材；舉辦教育課程、訓練形式的發展以及對於教育訓練者之訓練發展；為了建立及加強 CPA 支部及領域聯盟的當地領袖發展而推行

訓練教材。

4. 研究：開始參與研究，例如為了行動及倡議而對主要議題之研究，並將之出版；參與會員組織、NGOs、倡導者、朋友在學術社群的研究計劃。
5. 文化復興及提振：開始支持藝術研究及發展提升原住民社會組織系統；為導正文化偏見而開啓教育行動；提倡科地埃拉原住民歌曲、吟唱、舞蹈以及傳統歌謠。
6. 促進部落和平與團結：組織長老及強化他們在解決衝突時的角色；對部落戰爭做教育行動；對部落在和平、安全及發展上的關心提出說明。
7. 對外網絡連接行動及提倡：做結盟的工作；舉辦會議、對話及請願行動；參與好的管理計劃，原住民的自治；在主要事件上動員；在主要議題上開始直接行動；鼓勵在當地抗爭中對於特別行動的支持。
8. 國際的串連行動：在國家及國際的層級上建立及加強與原住民組織及友好團體的連結關係；與具有共同興趣、原則及視角的進步組織建立連結及夥伴關係；參與及舉辦國際性的會議；加強實習與社區整合的計劃；增進國際連結網絡。

與其他組織之間的連接

1. 區域性：與科地埃拉發展計劃中心（CDPC）有結盟關係；做拯救 Abra 河的運動（STARM）的召集人；與科地埃拉原住民法律中心（Dinteg）及科地埃拉人權組織建立夥伴關係（CHRA）。
2. 國家性：與 Bagong Alyansang makabayan (BAYAN, New Patriotic Alliance) 有結盟關係；是 KALIKASAN (人民環境網絡) 的會員；與 Kalipunan ng mga Katutubong Mamamayan ng Pilipinas (KAMP) 有結盟關係。
3. 國際性：是 Asian Indigenous Peoples Pact (AIPP)、International Alliance、Mining and Communities Network (MAC)、member & facilitator of the Rivers Watch, East & South East Asia (RWESA) 的會員組織。

CPA 與其他的組織：CPA 與大量的國內與國際組織建立夥伴與合作關係，甚至是與擴張對於 CPA 行動及計劃具有不同支持形式及幫助的 NGOs 組織。

現在的行動主要是針對大範圍採礦的抗爭。其脈絡是政府與採礦公司助長的侵略性合作採礦導致大量申請開礦者進入科地埃拉地區。合作開礦如同另一種帝國主義者的全球化計劃，其直接衝突菲律賓人的過去傳承下來的財產，包含他們對於自然資源如何發展之決定，並且也不會像政府及採礦公司所聲稱的導致對人的發展及進步。

(三) ORNUS – KADAMAY (Organisasyon Dagiti Nakurapay nga Umili iti Siyudad)

ORNUS – KADAMAY 是一個以碧瑤市為基地，都市貧民社區連盟以及組織，也是碧瑤市的 KADAMAY 分部，在地方方言中，ORNUS 是指團結的意思。ORNUS 建立於 1984 年 5 月 4-5 日，這段時間正是政府大量的拆除都市貧民的住宅。在這段期間團結的基礎是在於要停止這種拆遷都市貧民房屋的殘酷行為以及為了爭取有安居之地及基礎社會服務而奮鬥。

都市貧民所面臨的議題

到今天，ORNUS 仍然持續過去的對行動的堅持，因為我們普遍越來越貧窮。因為都市貧民是在石油工業撤銷管制後造成油價不斷上漲而最受嚴重影響的人。進口自由化已經引起傳統編織工業的消失。而職業上危機因為勞工只能透過契約關係不斷變為臨時工人，非常低的薪資而越

變越糟，並且工人因為老闆有權力決定他們的工作，因而也只能接受。而農業自由化也造成農業的衰亡，因為大量城鄉移民，造成大量農民流失農村。

服務商品化，對社會服務的基本權利，如水電、醫療及居住權已經變成一種特權而不是一種權力。都市貧民沒有能力支付因為公部門私有化後而不斷提高的公營事業稅率。政府的低價提供住宅計劃，特別是 CMP 計劃對貧民家庭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土地都被政治家大量賣給富有家庭，因此政府提供低價住宅的計畫並未實質照顧到都市貧民。

(四) Dap-ayan ti Kulturati iti Kordillera(DKK)

DKK 為一文化團體，涵蓋許多從事藝術工作的音樂、繪畫團體，這些團體有的走搖滾樂、有的走民族音樂；有的走寫實、有的則走抽象，他們的創作風格迥異卻都擁有一個共通的理念—正義、和平，所以就算彼此興趣各異亦或保持良性競爭，這些團體仍會相互往來、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

事實上 DKK 平時在做的事除了相關的音樂、藝術創作之外，DKK 的成員更常走訪各大專院校，協助學子青年組織社團，與他們談論文化商品化、歧視、認同等相關議題，亦讓這些與 DKK 合作的社團了解 DKK 成立的宗旨與精神；他們也常探訪各部落，學習各部落的文化並了解其面臨的問題，與其進行文化交流，協助其創作屬於自己的音樂，舉例來說，每年的 Cordillera Day 前幾天，DKK 的成員總會先至部落裡訓練那裡的年輕人，鼓勵並協助他們創作自己的音樂，並在 Cordillera Day 當天與大家分享；DKK 自己也常與其合作組織共同創作紀錄片，這些紀錄片內容多為呈現水壩、開礦與政治迫害議題，透過在公開場合播放影片的方式讓更多民眾意識到各地正在發生的問題，也讓他們了解這些問題背後的嚴重性；同時他們也常運用各種方式來教育社會大眾，讓他們了解慶典的意義，減少異族旅遊中的文化歧視與其所延伸的相關問題。

DKK 認為音樂可以代替言語交流的困難，有易於打破僵局，往往第一次踏進部落與他們建立友誼的第一步就是音樂交流，而事實上，DKK 組織內部的 Salidummay 創作的音樂皆是取材於部落，而他們的音樂也是屬於所有部落的，透過音樂這個人類共通的語言，不僅拉近 DKK 與各部落的距離，它同時也是 CPA 平日發表大型演說時最佳的緩和劑，透過表演吸引群眾的注意力，將群眾聚集於台前，更不時在演說中間穿插音樂演奏緩和演說的嚴肅性。雖然 DKK 常在各公開場合進行音樂演出，其發行的每張唱片也都深受好評，但 DKK 認為其最終目的並非成為一個知名樂團，其最終目的是為了服務民眾，為其理念努力、奮鬥。最近他們有個演唱會即是為了聲援人權、反對政治殺害，這些演唱會的所得將捐給受害者家屬，而他們也不斷地努力尋求更多的合作團體，壯大 DKK 的團體會員，涵納、團結各式各樣的藝術創作團體，讓大家為了共通的理念努力。

三．學習到了什麼

來菲律賓預計達到的目標有三項，其中一項就是學習菲律賓的組織工作方法。在四月科地埃拉日時，由於時間太短的關係，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的組織工作方法，但是如何操作及應用，實際上還未能看見。因此，此次實習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在這較長的 7 個禮拜，能夠看見菲律賓的組織工作方法以及組織是如何發展？

但學習是有限制的，因為此行菲律賓組織把我視為參訪者，所以還無法承擔他們在組織工

作上的工作及責任。沒有實際操作，對於組織工作方法的學習還是有限制。但是在回來之後，修夏曉鵬老師的「組織的培力」課程，卻也讓當初在菲律賓無法理解的問題都得到解答。菲律賓的組織工作方法是非常有計劃及周詳的考慮，首先他們會考量群眾是誰，不同的群眾就要配合他們所能適應的組織工作方式，例如針對學生、農民、女性等不同群眾的組織方式就非常的不一樣。學生主要是在學校，因此組織者必須培養校內的青年組織者，一開始用文化展演來吸引學生加入組織，再慢慢的帶議題的討論。而農民的組織工作，因為農民每天都必須下田耕作從早到晚，且回來後也沒有體力，因此組織者也必須跟著他們下田以做組織教育的工作。女性可能考量有些女性整天會在家帶小孩、有些可能在街上當攤販，因此組織者必須到她們家拜訪，或是跟著她們一起蹲在路邊叫賣。但是不變的基本道理是必須要分析什麼樣的組織方式是最適合群眾，而且組織者也必須與被組織的群眾相像（語言、服裝等），她／他們才可能完全的信任組織者，並認同組織者。

而在這短短的 7 個禮拜，看見基本的組織工作計畫是有階段性及步驟的，他們稱之為「有步驟的組織工作」(Step by step organizing work)，以下為組織工作的計畫：

- (一) 團隊式進入：組織工作必須是有一個團隊，因為團隊除了可以有討論及具體評估的空間之外，團隊的個人在這長期的組織工作過程都是彼此互相扶持及照護的對象，避免若是一個人單獨做組織工作，遇到困難很快就陣亡的問題，這也就是所謂的「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
- (二) 基礎的社會調查：首先先調查社區的型態及主要面臨問題，調查社區型態是要讓組織者分析什麼樣的組織方式是最適合這群被組織的群眾。例如，社區一般民眾的休閒時間、多少人數、從事什麼工作等等。另外調查社區主要議題，這種調查不是傳統學術調查的方式，而是參與式調查的方式，是與被組織的群眾一起調查社區的主要議題，才能提升群眾看見問題的能力以及他們對於解決問題的能動性。這是立基於保羅·弗萊勒的成人教育理論，人的能動性依賴著他們高度的情緒，對某件事有著高度的情緒反應，才可以引起人對解決問題的能動性，這也是為什麼要群眾自己能夠培養調查能力的原因。
- (三) 長期的組織培力工作：透過與社區一起調查出的社區議題，並共同與社區討論議題的解決方式，不斷的行動以及對每次行動做評估，讓社區及群眾在每一次的行動後，能夠不斷的找出新的問題並找出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法，行動與評估以及再行動及再評估，這是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也不斷培養社區幹部及培訓新的組織工作者。這也是為什麼菲律賓的組織培力工作可以不斷向下紮根的重要原因之一。(長期的蹲點、組織者的融入、不斷的反省及評估以及反省後的改進等)。
- (四) 開始成立組織：上述所提長期的組織培力工作過程中，不斷培力社區組織工作者，並累積厚實的草根人民基礎以及社區自主意識的產生，等到群眾有能力可以自主運作社區組織後，才會慢慢的讓群眾討論到組織建立的必要性，然而這也是和社區集體討論出來的結果。
- (五) 對基本問題分析：在長期的組織培力過程中，不斷的分析社區議題的問題根源，討論如何解決問題，並分析主要敵人及次要敵人及合作對象，挑選值得合作的對象，並且沒有永遠的敵人，將各種力量做合作層次的分析，同樣的這也是透過集體的討論以及行動、評估以及再行動、再評估的循環過程。
- (六) 社區內部新的議題甚至組織的成立：在成立社區組織，透過長期培力讓群眾自主意識的覺醒之後，就會再發掘社區內部對其他議題的了解，例如都市貧民女性、青年、長老、司機間不同議題的調查及分析，同樣的，也是必須立基於前述所提的長期培力過程，一直到新的組織成立，例如社區女性組織及青年組織的成立。但是分析這些不同的議題，都會

發現許多問題都根源於菲律賓政治經濟問題，也因此社區內其他組織的成立不會造成社區的分化，而是團結的基礎。

- (七) 大型行動的規畫：再找出社區或其他組織的議題之後，透過集體討論解決方案及後續行動，再透過分析合作對象及議題，來凝聚不同組織的議題，並向外不斷的與其他組織或個人做串連的工作，甚至尋求國外的組織或個人的支持，藉由合作組織間的串連，來維持組織力量，並擴大草根群眾之力量。例如：菲律賓總統國家發言，各組織間的議題分析，發現問題，並與其他組織合作，並同行動來凝聚人民的團體力量。

以上的觀察是較初步的組織工作計畫的理解，有些部分是在菲律賓未能看見，但是在上社發所「組織的培力」課程之後，將課程內容及在菲律賓看到的經驗結合起來，才能融匯貫通各個步驟間的連接及意義。因為當我在問菲律賓組織者各個步驟的意義及連接的關係時，事實上他們聽不懂我在問什麼，因為這樣的組織步驟是已經被組織者內化，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然而他們也不斷強調這些實際組織工作內容並不是那麼一成不變或是固定，全都要端看適不適合群眾為基礎，因此組織者是否能夠真的理解群眾的需求及特性才是組織者在一開始最需要做的工作。

四． 做了什麼

(一) 行動限制說明

在描述可以在實習點做些什麼之前，必須要先講清楚在當地行動的限制。事實上，雖然此行目的是實習，而實習重點在於行動層次的介入。但是實際上，菲律賓在長期做組織工作的歷史環境下，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因此菲律賓組織在面對外來參訪者時，也有自己一套的應對機制。在還未能徹底理解菲律賓實際狀況以及並未能長期深度地與菲律賓組織建立合作串連的機制時，對於外來參訪者，他們的態度是將其視為「參訪者」，先讓他們理解菲律賓的實際情況後，再討論未來合作的關係，在長期合作關係建立之後，不同組織間有一定層面的認識及合作，菲律賓組織才會真正的把任務及責任分擔給這些外來者，而這才能被認定為「實習」。因此，此行的限制在於我對於菲律賓實際情況還未能理解到一定程度，且雙方還未能正式的合作關係，大部分僅在於理解的層次，我還只是「參訪者」。但是，外來者對於菲律賓組織運作及串連上還是有其幫助，在這趟實習之旅外來訪客的身分對組織發展還是有所助益，然而自我認定的「實習」，其實是從我回來台灣後才不斷的在推動，甚至包含宜蘭縣原住民草根團體的成立：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的成立。以上所提兩個階段的行動在底下會再慢慢描述。

(二) 在菲律賓當地做了什麼？

1. 幫助 ORNUS 日照中心計畫

在某些時候，國外研究生的身份對於組織推展他們的業務有加分效果，ORNUS 在推日照中心計畫，這是照顧都市貧民兒童的幼兒教育計畫，但是 ORNUS 在尋求場地部分一直遇到困難，因為區公所一直認為 ORNUS 是一個非常激進的組織，是一個不斷示威抗議的組織，以此為由拒絕 ORNUS 向區公所借該區一棟建築物的計畫。因此 ORNUS 必須透過不斷遊說更高層級的碧瑤市的社會福利部門、市議員以及市長以尋求他們的支持來壓制區公所的反對聲音。而在這不斷的遊說過程中，外國研究生的身份為組織帶來加分效果，因為上級機關知道這樣的計畫有國外研究生的支持及幫助，更容易接受 ORNUS 的計畫而願意支持他們。

2. 真相調查隊中幫助融入部落生活

七月底，參加到 Kalinga 的真相調查隊，目的主要是調查當地軍事化對部落民眾所帶來的問題及人權迫害問題。但是實際上，因為民眾會害怕透露出訊息後會對他們不利，因此如何放鬆他們的焦慮變成進入部落的一個關鍵。菲律賓組織用來解決此問題的方法是，配合醫療團隊的進入，藉由為部落居民看診可以較合法的進入部落，也可以避免他們對外來團體進入的焦慮。再來是辦團結之夜，藉由文化間交流，讓部落居民可以放鬆情緒。而我在真相調查隊中的幫助則是讓部落居民知道我這些其他國家的人知道他們的問題，也遠從千里來這裡給他們支持，對群眾來講就是一種精神上的鼓勵。並且在團結之夜中，我也用台灣原住民的歌舞來與他們同歡，讓他們放鬆情緒，才能讓真相調查的工作進行的更順利。再者，我在這次活動中也看到都市原住民與山地原住民之隔閡，因此，我也比其他參與真相調查隊的菲律賓組織者更放鬆的融入部落，甚至透過朋友關係的建立來進行非正式的真相調查、人權迫害調查工作。在這幾點上，在後續團隊評估中，組織者對於我的參與都給予高度的評價及掌聲。

3. 活動技術性的支援部分

因為菲律賓的組織時常會有很多行動，因此，常常會幫忙負責人力支援的部分，例如在 SONA 大遊行時，雖然礙於人類安全法（反恐法）的通過，若直接參與會造成處境的危險，但是在活動進行中，我都還是會幫忙紀錄的部分（攝影等）。而辦理活動時的籌備期，也給予人力支援，例如原住民月活動時的場地佈置及臺灣原住民的展演、ORNUS 理監事會議紀錄、日照中心成立前置作業（佈置、攝影）等，都是可以給予幫助的部分。

4. 分享台灣原住民議題及社會運動

在實習的期間中，在空閒的時間都會與菲律賓組織者談論兩國間議題及運動，例如在當地分享台灣原住民的議題以及都市原住民的議題，並且嘗試讓菲律賓組織者理解台灣原住民的政治經濟的情況，並試圖套用他們的分析方式來分析台灣的議題讓他們能夠更理解台灣的實際情況，並試圖討論台灣情況與菲律賓情況間的關係。認為這些資訊對於他們未來分析如何串連台灣組織工作者及運動時，這些資訊及歷史脈絡都會有所幫助。

（三）回來台灣後做了什麼？

1. CPA 組織募款

CPA 是一個非營利組織，因此組織的經濟來源有限，除了一般募款及合作團體間的經濟支援之外。CPA 還有一個支持組織經濟來源的方式，靠出版刊物並發售。CPA 的刊物是 HAPIT，三個月出一期，然而 HAPIT 的訂戶不只在菲律賓國內，在其他國家與 CPA 有友好關係的組織都會訂購 HAPIT，例如比利時的團體。而發售刊物的所得則是 CPA 很大的經濟依靠。因此，回到台灣為了能夠支援他們，也不斷地幫 CPA 的刊物找訂戶，目前所上已經尋求到的訂戶，也希望未來還能夠在台灣能夠找到其他訂戶，讓臺灣的團體與 CPA 可以有更緊密的關係，並且能夠再加強台灣與菲律賓團體間的交流。

2. 連署反對菲律賓政治暗殺

菲律賓自從 2000 年 911 事件之後，政治暗殺事件漸趨頻繁，被暗殺的人民組織工作者人數不斷升高。也造成人民組織工作上的困境。除了身為組織工作者必須冒著生命危險來做人民

組織的工作之外，更大的困境是嚇阻了菲律賓人民對人民團體的接受度，因此讓菲律賓人民團體在組織教育及推廣上也遇到很大的瓶頸。因此，在台灣推動連署反對菲律賓政府對菲律賓人民組織的政治暗殺行為，除了希望菲律賓的人權議題可以在臺灣被更多人看見之外，也希望讓有去過菲律賓的台灣團體或是個人看見這個訊息，能夠共同聲援我們遠在菲律賓的朋友，給予他們支持。連署書內容請參見附件四，而目前共有 24 個台灣團體及 154 位個人加入連署，也代表台灣團體及個人也慢慢看見這個議題並且給予支持。

3. 南島論壇抗議菲律賓政治暗殺行動

上述所提的連署行動目的是希望菲律賓的人權議題可以在台灣被更多人看見，然而更具體的方法就是能夠行動，或迫使台灣政府能夠站出來反對菲律賓政府的政治暗殺行動。實際上已經有很多的國際組織或是其他國家的政治人物都已經表明立場，反對菲律賓政府的政治暗殺，而這些都是透過菲律賓組織長期建立與其他國家的人權組織及人士間的合作關係，由這些國外人士不斷遊說或是示威行動來促成其他國家對菲律賓政府的壓力。因此在此方面，由於行政院原民會所舉辦的南島論壇活動是立基於世界人權日及原住民人權的議題，並且會邀請南島語族國家的官方代表來參加。因此此次抗議行動的目的，除了希望讓議題的再曝光，並迫使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能夠表態立場之外，也希望讓其他南島國家的官方代表面前讓這個議題曝光，讓更多國家知道菲律賓原住民以及人民組織者所遭遇到的困境。附件五為中央社對此次抗議行動的新聞稿，下圖為當日行動之照片。



4. 在台灣辦理「部落有教室—南島民族工作坊」

透過在菲律賓的實習及社發所課程，學習到組織工作方法，發現如何進行參與式調查是組織工作很重要的初步工作，因此我們希望能夠邀請菲律賓的組織者來台灣，用工作坊的形式來培訓台灣的組織工作者。並透過這次機會為菲律賓組織者創造一個機會，與台灣組織間長期合作可能性的機會，增強台灣人民團體與菲律賓人民團體間的合作關係。並讓台灣團體更理解菲律賓原住民議題及菲律賓組織也更理解臺灣原住民的議題，加強相互理解的基礎。

5. 菲律賓政治暗殺影片翻譯：

「That the Mountains May Chant the Truth」，這是一部紀錄菲律賓政治暗殺的紀錄片，菲律賓政治暗殺的議題，除了菲律賓國內人民團體不斷推動停止政治暗殺的議題外，他們也不斷的在國外尋求支援及讓議題來曝光，因此這次 CPA 及 DKK 將這部「That the Mountains May Chant the Truth」交給我們（聖君與我）翻譯，主要是希望將這個議題，能夠在台灣曝光，並尋求臺灣人民團體的支持甚至政治當局的支持立場。而目前，還在做翻譯的工作，並在尋求電視媒體的播放權。目前已經找到原住民電視台有意願播放此紀錄片。

五· 批判反省與自我改造

(一)、對於組織的想像的改變：

與菲律賓當地組織者與被組織者的互動，並且以實地探勘及討論（分享）的方式體驗和深度探討組織運作、議題分析、原住民農業、政治暗殺等相關面向，瞭解菲律賓草根組織的力量。組織工作的基本內容有三點：

第一點是教育和宣傳；教育和宣傳是進行組織工作、意識覺醒與動員群眾組織的必要工具和要素，它們的重要性在於鞏固群眾組織，並使組織中的成員更為團結，更被完善地訓練。組織正式形成之前，成員必須經歷正式的培訓課程，並藉由群眾活動以及組織工作對自身經驗進行檢視。教育課程可以經由正式或非正式的討論進行。正式是指在特定的課程中使用大綱或系統性的課程，在教室中或房子內有一定數目的參與者。非正式是指小組討論、研讀特定的議題，而參與者的數目無法確定。教育和宣傳的目的在於使基層察覺自己的社會處境與地位，並認知到自身處境與整體社會、國家和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關連。教育通常需要正式並有系統性的，宣傳通常在短時間內透過不同形式來完成：刊物、宣言、海報、詩歌、短劇等等。

第二點：群眾行動；組織的目的是為了讓更多人參與，依照計畫去協助社會調查、散發閱讀材料、參與委員會和其他動員的工作。群眾行動是一種具有明確目標的集體行動。發起動員工作之前必須先評估成員的自覺程度、組織的力量，以及對這次行動所可能產生的反應。群眾行動也可以在「聯絡小組」形成階段，針對基層民眾的權利、福利和利益而發動。群眾活動是喚醒與教育基層民眾的最佳形式，他們因此可以親身感受各種結構力量。另外，經由群眾行動的實際經驗，基層民眾會更深刻了解到組織存在和持續壯大的重要性。

第三點：建立聯盟；不同基層組織因共同願望、權益與目標可以結盟，可以是暫時性的或是長期性的，這由它形成的基礎所決定。暫時性的聯盟因議題而結合，長期性的聯盟則建立在持續性合作上。在聯盟中，團結的力量經由不同群眾組織的相互支援而更加凝聚，議題可觸及更廣的層面，並能得到完整的呈現。然而，聯盟中各組織的建立與結構仍保持獨立性，賦加的是以聯盟集體為基礎的工作。

(二)、對於自我的改造：

這一次的“參訪”給我很多的反省與改造的感動，但是，如何把這樣的感動轉化為行動，我想這是下一個階段的計劃；在去菲律賓之前，曾經我有陷入自己是否要不斷地做組織工作，對此產生了的懷疑，也常常想自己人生志業是什麼？但是在去了菲律賓之後，看到菲律賓組織者一天只有三十披索的生活津貼，常常有一餐沒一餐，甚至於生命也會受到威脅，在這麼艱困的環境下，大部份的菲律賓組織者卻依然堅持組織教育、文化行動、人權、捍衛土地、以及人民自決權的理念，不斷地做組織工作，這樣的觀察讓我徹底反省，自己也許還需要透過更多的實踐—學習—實踐—學習（Step by step organizing work）的過程，才能夠更堅定自己走在這條路上的決心。

(三)、對於群眾的態度：

記得在菲律賓實習時，有一位組織者跟我說過：「對於民眾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當我回來台灣時，準備成立原住民部落的草根組織，才真正了解這句話的真正涵意。人民意識的覺

醒不是突然可以達成的事情。因為在民眾的現實情況中，有太多外力會影響組織工作的成效。不論辦多麼完美的活動或是精采的演說，帶給民眾多大的感動。但是有時候，現實環境還是會影響整個過程，有一個例子，當我在跟草根組織的其中一位幹部解釋自我解放的重要性時，他／她的回應是：「對啦！解放很重要，但是沒有填飽肚子要怎麼解放。」從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出現實對組織工作及群眾的影響力。但是組織工作不是就此放棄，反而更要長期的做，透過長期紮根及組織教育來慢慢讓民眾意識覺醒，覺醒後才能提高民眾行動的自主性，因此解放工作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達成的。而組織者對於群眾的態度應該是要更謙卑、更有耐心以及更有決心。

附件一

CPA 週報

記錄員：方喜恩(Besu Piyas)

日期	工作週報【7/09】
7/09	早上 09:00 ORNUS 和 DKK 行程說明及評估/下午 13:00 CPA 組織簡報和科地埃拉簡報/晚上 19:30 Toxic Gold 記錄片/晚上開會。

ORNUS 週報

記錄員：方喜恩(Besu Piyas)

日期	工作週報【7/10-7/14】
7/10	都市貧民組織簡報/晚上開會。
7/11	早上 09:00 觀察 Samakana 攤販組織如何運作/下午 13:00 Samakana 組織簡報/晚上開會。
7/12	在 San Carlos 的社區觀察/晚上開會。
7/13	早上 10:00 與 ORNUS 組織者參與會議 HB3617 法案/晚上開會。
7/14	Lime Kiln 社區參訪/晚上開會。
7/15	在 CPA 辦公室跟 Bestang 討論有關 7 月 27 日~7 月 31 日 Kalinga 之行程。
記錄、觀察	
7/10	早上 09:00 ORNUS 組織者在辦公室簡報都市貧民組織情況。分析目前的情況有四點： 第一點：都市貧民的界定。 第二點：都市貧民組織的歷史。 第三點：議題與問題。 第四點：組織架構。
7/11	早上 09:00 Christy、Arni、Dalay 和聖君一起觀察 Samakana 攤販組織運作的情況，我們一到現場之後，就看到一群婦女在街坊準備今天要賣的荔枝，Christy、Ani 說，他們就是我們組織的成員，Christy、Arni 說有問題可以直接問他們，我們問說一天可以賺取多少錢，她們說一天只有一百多塊左右的錢(Peso)，而且是要賣完一箱，一箱 700~800(P)，中盤商賺取一箱 550(P)，現在是淡季一天可能沒有辦法賣出一箱。讓我們驚訝的是，此荔枝的來源是台灣出產的水果，讓我的心情很複雜(愛國貨，但是卻讓她們沒有賺取相當的錢，感覺很奇怪。);我們又問如果旺季是什麼水果？她們說是草莓，同樣地問她們一天可以賺取多少錢，她們說一天可以賺 400~500(P)，大部份是因為菲律賓本地觀光客來採買的(還有一些是國外觀光客)，因為草莓是 BAGUIO 是的名產，而產季是 11 月到 3 月，所以對於她們來說，是

非常豐收的時段；她們說不可以直接與農民買草莓，因為中盤商是地主，所以對於她們來說，也非常困苦，但是相對與農民來說，她們認為農民更加困苦【因為土地不是農民的，而且作物絕大部份是地主的；農民是得30%（可是30%分給所有種此塊地的農民），地主是得70%，但是地主有很多土地不是只有此塊地而已，所以對於地主來說是賺取非常多的】。

下午我們就回 ORNUS 辦公室作一次上午的檢討、回饋和評估。我們說對於上午的我們發現三點：

第一點：被組織的攤販與沒有被組織的攤販看起來感覺不一樣，因為被組織的攤販不單單只有賣東西，而且還知道自己所處的位置以及了解此結構性問題，讓我們覺得她們不是盲目地過生活，而是更清楚自己的社會位置，所以對於工作是有目的的生活，不是只有為了溫飽而已。

第二點：因為我們第一次與被組織的攤販接觸，無法真正的體會她們在此過程中如何生存，所以如果有機會希望可以再與被組織的攤販一起叫賣等等。

第三點：其實在問答中，我們也在培力對方。因為 ORNUS 組織者為何要安排此行程有她們的原因，讓我們可以從中去了解彼此，透過直接對話，讓被組織者與我們可以更了解 ORNUS 的組織工作不是都在辦公室或是室外而已，也必須與被組織一起工作、一起叫賣，從過程中一起培力，一來一往中可以傳達互相的資訊（像是被組織非常了解她們一天賺多少錢；而組織可能培力她們了解被組織者是在社會的那一個位置），讓我們也學習到組織工作必須要長期培力，不是抄短線。

結束後，繼續學習 ORNUS 的組織架構，我們了解了 ORNUS 的組織內的 Samakana 組織，此組織有五個分部，其組織與 ORNUS 的組織架構和 CPA 的組織架構是一樣的，所以組織架構對於她們來說非常清楚以及了解，不會覺得複雜或是困難，但是對於我們來說還是相當困難，因為第一是沒有經驗過，第二是對於她們的組織工作非常佩服。

7/12

早上與 Romon、Dalay 和聖君一起在 San Carlos 的 Ocular 社區觀察，此社區有三個全職組織工作者(Ramon、Gerry、Delma)、兼職組織工作者(Edor)。從外表觀察 San Carlos 都市貧民社區並沒有想像中的貧困，反而看到房子(類型洋房)、車子(每戶幾乎有車子)、商店(走一段路就有雜貨店)甚至於還有私人學校，我問 Ramon 說：為什麼這裡的房子都那麼漂亮，Ramon 說：因為他們有出過國賺取錢來蓋美麗的房子，對於這樣的現象也影響其他在此生活的其他居民，怎麼說呢？接下來我會繼續說明此現象；我們繼續到一家家庭裁縫店(訪問此社區的組織領導)，訪問有關工作的狀況和組織的狀況，她說一天工作薪水沒有固定(她說只能買鹽巴粒)，想去國外工作賺取更多的錢來為持家用或過得比較好。對於組織工作，她說會與居民說參與，但是因為要工作，所以也沒有太多時間或是精神在組織工作上。

她對我說想去台灣工作，我們回應說，因為我們是學生，而且對於這一塊的事情不太了解，所以沒有辦法給你直接的答覆，但是，我們回去台灣會與我們的老師討論此問題(現象)，再與 ORNUS 的組織說，然後與你說。

看到此 San Carlos 的 Ocular 社區，對於 Ramon 在此組織非常辛苦以及困難，因為他們大部份居民不認為他們是都市貧民，可是 Ramon 說，我們就要分析這個社區的共同問題是什麼？就是土地的問題，因為他們的土地覺大部份是地主的，所以即使他們有美麗的房子、車子，但是重點是土地不是他們的，所以對於他們來說是共同的問題，而且他們也沒有意識到，他們一天所賺取的錢只能過活，卻不能讓他們有多餘的錢做其他的事情。

今天的會議是討論 House Build 3617，這是碧瑤市議會所提出的修正案，而此次會議是討論有關此修正案的優缺點。在美國殖民菲律賓的時代，碧瑤市是美國人規劃的城市，1909年美國殖民政府劃出了碧瑤市的範圍，並成立 charter of the city of baguio (唯一的直轄市)，其限制了居住在碧瑤市的人口數為 25,000 人。但是到目前為止，碧瑤市的實際居住人口數多出了規劃的人數，現在實際居住人口數為 300,000，所以碧瑤市議會提出修正案，但是此修正案也只是承襲過去的法案，而只修正了一點地方。

會議一開始則是先從科地埃拉都市貧民的背景簡介，並分析目前的問題，因為大部分參與會議的成員大部分都是社區組織的領袖，因此這是一次教育訓練機會。碧瑤市的問題，同樣是菲律賓全國的問題，其經濟模式為進口依賴、原料出口導向，導致市區內部沒有工作機會，因為大部分的公司僅能提供有限的工作機會，以及因為政府的支持及補助農業，造成農業系統的破壞。而這又是自由化及帝國主義的影響。因此這不只是 ORNUS 及都市貧民的問題，而是其他像是農民、勞工的問題，因此 ORNUS 要和其他連盟組織結盟、合作，甚至是其他國家的合作。而進口依賴、原料出口導向是從西班牙殖民時代就開始了，而美國和日本離開菲律賓後情況則更為嚴重，因為即便殖民者離開，但是殖民及帝國主義依舊操控著菲律賓政府及影響菲律賓人民，例如菲律賓主要的商業活動仍是由外國人操控。

而 Daisy 拿出一份政府的統計數據說，菲律賓國內的可工作人數（勞動力）是 35,954,000，而失業的人口統計是 2,930,000，然而這樣的數據是低估了菲律賓的失業人口，因為政府的統計工作是將那些路邊的非正式攤販及家庭主婦都算進就業人口，而這樣的數據則是為了讓菲律賓看起來有經濟進步的假象。而根據 2005 年政府所做的統計：菲律賓國內一個家庭六個成員的平均每日生活花費是 552 piso，而政府對貧民的定義則是一個家庭 6 個成員每日所得在 600 piso 以下，但實際上，政府低估了貧民的所得。ORNUS 則定義一個家庭 6 個成員每日所得在 750 piso。

而政府過去有些對於無住屋者的計劃，看起來似乎是政府的慈善事業，但實際上對都市貧民並不是非常好的計劃。例如 CMP(Community Mortgage Program)計劃，這是政府幫助無住屋者蓋房子的計劃，政府蓋房子，低價賣給無住屋者。但實際上，計劃施行地區都是在房子早已建造的地區，政府根本沒有新蓋房子，而且除了房子價格之外，買屋者還要負擔每平方公尺土地 1500 piso 的價格，也就是 200 平方公尺的土地會賣到 300,000。而且這些土地都是私有地，政府只是擔任協調者的工作，這些錢是直接付給土地擁有者。因此 300,000 用每個月分期付款 25 年，每個月會付大概 2000 到 3000 piso，但是大部分的貧民無法負擔這樣的價格，即使他們可以負擔幾個月，只要他們一沒有繳錢，而有人繳了後面的款項（之前的款項要還給原繳款人），土地就變成後繳款者所擁有。這是 Irisan 地區的例子，此區也是第一個實行 CMP 的地區。因此在 2003 年，在此區有 33 棟房子因無法付出款項而遭到拆遷。而另一個在 CMP 底下的子計劃則是透過財團規劃社區，有二種方案，一種是付一半房子的建築費及土地價格，但是房子相當小（可能 60 平方公尺），而都市貧民大部分是原住民，小房子也讓當地原住民好客的文化流失。另一種則是只有土地，只付土地價格，但是房子自己建造，但在此方案下每平方公尺土地價格則是 3500 piso，因此土地價格非常高。而且這兩種方案是必須在住進去前就繳清全部款項的 30%~50%。

回到 House Build 3617 法案，這是針對 1909 年 charter city of Baguio 的法律的修正案。TSA(Townsite Sales Application)這是過去申請國有地買賣的相關規定。當有人想申請國有地轉變為私人所有，他必須先進行土地調查（例如範圍等）而這些都是申請者付費，之後送至

政府審核申請地資料，再進行最後一次土地調查，調查後公告在當地報紙兩個禮拜，之後再公告在其他媒體以吸引其他有興趣的土地買者，用競標方式拍賣土地，而底標是政府公告地價，若沒有任何有興趣買家，原申請者即可用公告地價買下土地。因此這是個非常繁雜冗長的申請過程。House Build3617 修正案，ORNUS 的觀點是土地應該歸屬於原居住者，居住者應該只付土地的價格，而土地的價格不應該決定於市場價格（市場價格決定於與市中心的交通，因為會造成土地價格飆漲）。另一個觀點是尚未被居住的土地不應該屬於市政府，市政府也不應該是土地的賣家。

因此 House Build3617 修正案只是延續了 CMP 及 TSA 的法案，不會對都市貧民有好處，因為土地可轉變為可買賣的資本，而且過去市長在過程中的角色只是審核土地的議會召集人，而 House Build3617 讓市長對於土地的所有權有更大的決定權，可能會造成舞弊的情形更嚴重。有一個例子：Irisan 社區的土地已經透過 TSA 而私人擁有，但當地居民質疑其申請過程時間太短，而且並沒有人看過有在報紙上公告。

7/14

Lime Kiln 社區參訪，讓我們覺得於之前的參訪的 San Carlos 社區有不一樣的看見，在此社區我們看到社區人民在組織的培力下互助合作。我們一到社區就看到他們一直在整理社區環境以及討論，讓我們以為像台灣的部落總體營造，要與政府申請營造預算，才會整理自己的環境，但是，我們想錯了，他們都是自動自發參與社區環境清理的勞動，讓我們覺得台灣原住民真的依賴政府的資源到一種地步，不可言語。

當我們開始訪問時，發現他們是一個非常有組織的社區，我們看到社區組織的領導和祕書長不只用嘴巴說如何勞動，甚至與他們一起勞動完成今天的社區環境整理。我們也發現社區周圍都被柵欄劃開，我們問說為何會有柵欄在社區周圍，他們回答說那是劃分私有地與國有地，而社區所在的位置是國有地，我們又進一步問社區的主要問題是什麼？他們回答說是土地的問題，因為土地是政府的，不是他們的，而且透過 TSA 申請土地，對他們來說是遙遙無期的夢，因為他們的對手不只是政府還有資本家，TSA 是透過競標過程來申請土地，因此社區居民並沒有足夠資本來跟資本家抗衡，因此他們不斷透過向公部門陳請來請求政府可以讓他們合法擁有土地居住。雖然大部分居民在底下的公路上已擁有住家，但是因為大部分的居民都在此區從事工作，他們也已把這塊地方當作自己住家，而且不管是在哪一塊地方，他們都不是合法的土地擁有者，因此常常會有政府的拆遷行動。而當地居民最主要的工作是採集當地一種叫做 Lime stone 的石頭，而當地有處理這種石頭的工廠（Benguet Corporation），這種石頭最主要的作用是能夠沉澱某些化學物質，特別是用來做為將金礦與石頭分開的功能，因此在這裡的石頭大部份都被 Benguet Corporation 運到 Mankayan 做為處理金礦的工作。而有趣的部分是，有時候 Leponto 公司為了應付環境評估，會大量的將此種處理過後的石頭大量倒入受污染的河流中，因為此種石頭可以沉澱化學物質，可以暫時讓河流有清理後的效果，以通過環評的檢測，但是組織者說這樣會讓附近有種難聞的味道。而因為大量在 Lime Kiln 採集石頭的結果，讓許多地方出現了大坑洞（開挖的後果），而這樣也對居住在高地的居民有居住上的危險。但是對此區居民來說，目前首要的目標還是居住區域土地擁有權的取得。

7/15

今天在 CPA 辦公室跟 Bestang 討論有關最後兩天行程的細節，因為是突發事件，CPA 在昨日晚上的會議決定是將行程延長為從 7 月 27 日~7 月 31 日，7 月 27 日結束我們與 Pinatud/Gardening 的行程之後，我們將會與 CPA 六人共同搭夜車前往 Kalinga 省 Tabuk，預

計 28 日早上到，並直接參與 Alice Memorial Anniversary，下午則直接到社區去，7/29-7/30 則是隨同真相調查小組做社區事件調查。而 31 則回來 Baguio 市。

ORNUS 週報

記錄員：方喜恩(Besu Piyas)

日期	工作週報【7/16-7/22】
7/16	San Luis 上社區與下社區參訪/晚上開會。
7/17	ORNUS 辦公室討論有關 7 月 27 日~7 月 31 日去 Kalinga 省 Tabuk/晚上開會。
7/18	Pinget 日照中心協調會和 Jeepney 組織參訪/晚上開會。
7/19	Pinget 日照中心再協調/晚上菲律賓社會與經濟課程、開會。
7/20	上午成立 Pinget 日照中心和下午參與反恐法公聽會/晚上開會。
7/21	ORNUS 組織理監事會議/晚上開會。
7/22	和 ORNUS 組織者 Meeting/晚上開會。
記錄、觀察	
7/16	<p>今天在 San Luis 與當地居民談該社區的議題，San Luis 是在 1988 年先有三戶人家從 Mountain Province 搬到這社區來，而其他戶人家則是在 2000 年之後陸續的搬遷到此社區。但是在此社區開始有人居住在此地之前，這塊地原本是私人所擁有的地，然而私人將一部分土地轉賣給國家銀行，因此有四分之一的土地是國家銀行擁有，而四分之三則是私人擁有的土地。而這些私人土地擁有者，根據當地組織者說法，大部分是從馬尼拉或是其他地方來的觀光客，因為喜歡此地之環境便將其買下，因此在此地居民搬遷在此之前，這裡大部分土地已被私人擁有。而根據當地居民的說法，他們從原鄉遷居至此的原因，因為原鄉的工作機會少，而且他們大部分都是 Mountain Province 的農民，然而當地的農地大部分從他們的曾曾祖父一代就一直是由地主所擁有，因此他們為地主做農作，每天必須辛勤工作，一直做到疲累都不能休息。而農地的收穫是 80% 歸地主，20% 歸農民，因此他們所得非常少。因此搬遷到此社區，因為離都市近還可以找到一些工作機會。像我們訪問的家庭主婦，她 23 歲，曾讀到大學二年級，但是因為家裡沒有錢繼續負擔學費，因而休學。目前有兩個小孩，而她的老公是一般建築的臨時工，平均一天所得是 200~150piso，但是工作不穩定，常常工作三天，兩天沒有工作。而且有時甚至長至兩到三個月都沒有工作。因此她必須尋找其他收入來源。所以她平常也會做攤販，賣一些蔬果以維持家用。而這裡大部分的女性也都是像她一樣都是做攤販的工作。</p> <p>另外觀察到的一點是當地使用的水資源，此社區有一條小河流流經，根據受訪者說法，這是她們平常洗澡、洗衣所用的水，而飲用水則需另外購買。但是非雨季的時候，常常會缺水，因此乾季她們必須額外買水來做洗澡、洗衣的家務用水。而因為缺水，當地居民所種植的作物，大部分都是旱作，不用固定澆水，只要等待雨水即可。因此當地是相當仰賴雨水來支撐家庭的用水所需。</p> <p>當地有一條路，根據組織者說法是 ORNUS、ANAKPAWIS、PINATUD 等組織的計劃，因為當地距離小學相當遠，而且路況又不是很好，因此這些連盟組織連接當地的青年一起做了一條小徑通往小學及高中。但是路途要花一個小時以上，因此當地孩童必須非常早就起床洗澡吃飯，並走路到學校上課。而當地也有一日照中心，看顧及教育小孩子，然而這日照中心是私人所屬，因此就讀日照中心的孩子父母一個月要付 300piso，而共有 15 個小孩，因此</p>

一個月共是 4500 piso，而這就是老師薪水，並未包含書籍等費用，一天從早上十點到中午十二點，共二個小時。而且老師對於孩子的態度並不好，甚至會體罰，組織者說家長曾經有向老師抗議過。

在當地主要的議題與大部分都市貧民區域相同，都是在土地非他們所擁有。然而當地居民有非常強烈的意識來共同爭取他們在這塊土地上的合法居住權。受訪者表示，他從很小的時候他們就一直向當地公務機關陳情，希望能夠給她們合法居住權，一直到現在幾乎快二十年，還是不斷地向公部門陳情。同樣地，他們也和其他社區有做串連的動作，都是為了都市貧民共同的議題，而其他地方的議題，她們也同樣地去支持。而且當地的組織及團結意識非常強烈。在此社區除了社區組織之外，女性也有組織，青年也有組織。也不同的組織及議題，但又互相連接支持。

7/17

今天早上原本要去 Jeepney 司機的組織 (Piston) 參訪，但因組織者有要緊之事，無法如期參訪，而改至 7/18 下午參訪。ORNUS 組織者就與我們在 ORNUS 辦公室討論有關 7 月 27 日~7 月 31 日去 Kalinga 省 Tabuk；以及之後行程有所變更，7/25-7/26 改為 Sto. Tomas 社區參訪，7/26 改為與青年組織、農民 (園藝) 組織分享，7/27 早上檢討、評估、反省，下午整理行理前往 CPA 辦公室準備 7 月 27 日~7 月 31 日之事務。

7/18

7 月 20 日 ORNUS 在 Pinget Barangay 的日照中心要開幕，而此日照中心是選定的地點是歸屬於 Pinget Barangay 的國有財產，因此今天我們到 Pinget Barangay 辦公室徵詢 Barangay 議會的同意，然而雖然這個計劃是為了都市貧民的孩童而成立的，但是 Barangay 議會有些人反對此計劃，原因是 ORNUS 是非政府機構，另一個原因則是，有兩位 Barangay 議會代表是科地雷拉軍事化的協助者，因此他們對 ORNUS 懷有反感。因此 Barangay 議會決定 ORNUS 必須先透過碧瑤市社會福利及發展政府機構的同意，因此才能將位於 Pinget 的國有建築物讓給日照中心使用。然而根據 ORNUS 組織者的講法是為什麼 Pinget Barangay 的財產還要經過其他政府部門的同意才能使用，這是非常奇怪的。而開完在 Pinget Barangay 的會議之後，我們直接到日照中心的原定地點參觀，這是一棟舊的兩層樓建築，目前有 36 個孩童將進來就讀，而因為是都市貧民的孩童，因此 ORNUS 對於學費並不是像一般日照中心一樣，每個月三百(P)，而是視孩童父母可負擔的金額來收費。而主要的教學內容是以語言為主，但同樣也會做幼童的組織教育工作。

而參觀完日照中心計劃地點之後，我們到 Pinget 的一個新成立三年的都市貧民社區參訪。大部分這裡的居民都是因為 Pinget 沒有多餘的土地供他們居住，因此遷移到鄰近的空地居住。這裡大部分的房子都是鐵板屋及汽油桶搭蓋，有些是 Pinget 省遷移來的居民，有些則是從山省遷移來的居民，此區並非屬於碧瑤市的一部分，而是屬於 Benquet 省的一部分，因此申請土地居住的過程比碧瑤市還簡單，但是對於都市貧民來說還是很困難。另一個議題是，因此區盛產一種石頭可用來建築，因此許多居民的工作是在此採集石頭，建築房子以及將其賣出以獲出利潤。然而開採的結果將會造成此區未來會有土石流的危險。此社區還是新社區，因此居民的房子大部分規模很小，但是若有存款，未來房子都會擴建。而此區居民的職業及收入，大部分就和其他社區的都市貧民相同。而另外回到 Pinget 社區，當地組織者說這社區有一些私人企業提供房子的計劃，但是僅僅 40squat meter 的房子，也是要花每個月 5000~10000 須付 25 年，若是二到三個月繳不出錢，公司會將房子鎖住，不讓其居住其中。另外此區還有回教徒，根據組織者說，因為回教徒的職業大多是在街上賣 DVD 或是其放映

機。因此普遍還算富有，而且回教徒的事業，有回教的系統會支持。

下午回到辦公室，ORNUS 開會討論有關日照中心地點的問題，結束之後，我們直接到碧瑤市社會福利及發展政府機構去尋求支持，而負責業務的小姐也很樂意的幫忙 ORNUS 與 Pinget Barangay 議會做協調。結束之後，我們直接到碧瑤市政府去尋求市長的幫忙。而市長也願意幫忙 ORNUS 與 Pinget Barangay 議會做協調。有關日照中心協調會議結束後。我們直接到碧瑤市區與 Jeepney 組織參與組織會議。目前他們遇到的問題是因為他們目前停車載客的地方是市區，然而附近有環境與自然資源部門的探測器。而環境與自然資源部門的探測器探測到此區空氣污染嚴重，因此環境與自然資源部門跟市長要求讓此地 Jeepney 車站搬遷至另一個更狹窄的地方。但是 Jeepney 司機不願搬遷，地方寬廣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則是他們認為他們不是空氣污染的主要原因，因為造成污染的是發動的引擎，而他們停車一定會將車子熄火。因此他們不是污染的主因。而同樣的他們也尋求市議員的協助，讓他們可以繼續在此地經營。因組織者還有另外一個會議，所以參訪延至明日。

7/19

因 7/18 ORNUS 組織者到碧瑤市社會福利及發展政府機構，去尋求支持結束後，Pinget Barangay 議會代表們隨後就到碧瑤市社會福利及發展政府機構，與碧瑤市社會福利及發展政府機構說不允許 ORNUS 在那裡開辦日照中心，因為他們與 Anakpawis 組織友好，說 Anakpawis 是非政府組織而且也是一個激進的組織，所以無法接受 ORNUS 在此開辦日照中心，而後在 7/19 一大早再到碧瑤市社會福利及發展政府機構尋求支持，而碧瑤市社會福利及發展政府機構依然支持 ORNUS 並且與 Pinget Barangay 議會做協調。

隨後，我們再次去 Pinget Barangay 找區長協調，區長說同意與支持，因為是幫助我們此區的小朋友，但代表會說他們與 Anakpawis 組織友好，說 Anakpawis 是非政府組織而且也是一個激進的組織，可是區長也會繼續與 Pinget Barangay 議會協調，所以對於 ORNUS 是一大鼓勵，而且 ORNUS 會繼續遊說區代表們，不會就此停住。

之後 ORNUS 組織者與從 MANILA 來的 Akap Bata (非政府組織—擁抱小孩組織) 一起開會，說明目前的狀況，聽取簡報後，Akap Bata 會繼續支持他們的計畫，在 ORNUS 開會，對於 ORNUS 來說，Akap Bata 與 ORNUS 也是此計劃的伙伴關係。對於 ORNUS 來說，他們會評估任何一個計畫，而且對於都市貧民是有益處的計畫，ORNUS 一定會排除任何問題，去執行計畫，因為對於都市貧民是有希望，而且對於組織也是進入的動力來源。

7/20

上午參與 Pinget 日照中心成立大會。與 ORNUS 組織者一起佈置會場，會場是當地組織者家的院子，因為 Pinget Barangay 區議會不讓他們在原定的地方成立，所以才在當地組織者的院子舉行。成立大會 ORNUS 組織者都哭出來了，他們哭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當地的小孩，讓我們也一同與他們哭泣 (不敢哭出來，因為害羞，但是內心真的很痛)。成立時，有 Gabriela 政黨代表參加，還有市議會、Akap Bata 代表、教會代表、Migrante 主席兼 Gabriela 政黨代表排名第三位、外國友人 (愛爾蘭代表) 以及 ORNUS 組織者們和我們 (Taiwan 代表)。

下午參與反恐法 (HSA) 公聽會。會場中，大家對於反恐法 (HSA) 都有非常多的疑慮和問號，因為有人提出此法是違反人權，還有對於恐怖份子的定義不夠明確，但是警察與律師代表是支持反恐法 (HSA)，他們認為恐怖主義盛行，在明達那爾島的回教恐怖份子非常猖獗，所以他們認為身旁都有不定時炸彈。對於組織者來說，他們會繼續為此法提出他們的

疑慮和問號，他們依然在 7 月 23 日（星期一）舉行遊行（不單純只有反恐法，因為當天菲律賓總統要發表演說）。

7/21

今天是 ORNUS 的 COL/EC 會議，每三個月開一次會議，參與會員則是 ORNUS 底下會員組織的代表。評估過去三個月的活動以及計劃未來三個月的活動，而計畫活動則是以會員大會所決定的大範圍目標為基礎來制定三個月的活動計劃。以台灣的社區發展協會對照的話，類似於理監事會議。而今天的議程有三個，第一個是評估過去六個月選舉過程及結果的評估，再來是當地議題的情況，第三個則是計劃未來三個月的計劃。一開始對競選結果不甚滿意的原因有四點，第一、經費預算；第二、其他政黨對於激進政黨的抹黑一說他們是恐怖主義份子；第二、對於政黨會員的政治暗殺一嚇阻人民支持激進政黨；第四、政府成立許多政黨打著為人民的口號，再加上激進政黨被視為恐怖組織因而票源減少。評估完後，CPA 的教育委員會代表開始做科地埃拉議題的簡報，再加上 ORNUS 的主席對當地議題的分析，也是藉此機會再對會員組織的領導者做教育訓練。議題析分結束後，開始計劃到十月的計劃。

ORNUS 週報

記錄員：方喜恩(Besu Piyas)

日期	工作週報【7/23-27】
7/23	集會遊行/晚上開會。
7/24	上午分享台灣原住民議題；下午參訪 Weaver 社區組織/晚上開會。
7/25 -26	Sto. Tomas 社區農作/Pinatud 組織介紹 /晚上開會。
7/27	上午評估、檢討、反省/晚上開會。
記錄、觀察	
7/23	早上十一點半到下午一點半參加 SONA 集會遊行。
7/24	早上我與聖君概略介紹台灣原住民歷史與現況。我們簡單從歷史脈絡的角度分享台灣原住民被西班牙、荷蘭、清朝、日本和中華民國（國民黨）殖民說起，在分析原住民土地如何被殖民政府掠奪，從 1895 年日軍侵台成立殖民政權，以一紙 26 號日令「蕃地＝無主地＝國有地」將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據為殖民政權所有。原住民族為保衛母土武裝抗日，與日軍交戰 160 餘次，終於全面失守，日本殖民政權僅劃定 25 萬公頃「番人所要地」供全台原住民族居住與耕作使用，絕大部份部落集體共有的傳統生活領域被沒收，開始無止境的掠奪山林資源。 1945 年台灣光復，國民政府來台接收，竟繼承日本的殖民政策，將被日本殖民政權沒收的原住民族傳統生活領域，撥交給林務局、退輔會、台糖公司...等單位佔有，繼續無止境的掠奪山林資源。 1948 年台灣省政府以一紙行政命令「台灣省各縣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繼續日本殖民政權劃定「番人所要地」的殖民政策，將台灣原住民族圈在 25 萬公頃的山地保留地內，並

以國防理由實施「山地管制」政策，造成數十年來原住民族部落陷入「民生凋蔽、文化流失」的困境。

1984年起，台灣「原住民族運動」崛起，正名運動、還我土地運動...一波波衝擊殖民政權的思維，也一波波喚起原住民族內部的覺醒。

2000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過去在台灣民主運動時期與「原住民族運動」併肩作戰的民進黨，取代了國民黨成為執政黨，陳水扁總統在競選時所提出的「與原住民族成為伙伴關係」：恢復傳統領域、承認自然主權、締結土地條約、推動自治...等政治承諾，成為台灣原住民族脫離繼續被殖民的希望所在。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現在，陳水扁總統又開始佈署競選連任的準備了，但是，對原住民族的承諾，就像晨霧一般，不知不覺中蒸發掉了。我們認為，陳水扁總統的承諾，其進步性足以名列世界先進潮流之林。但是，進步的承諾並沒有化為政策落實到執行層面。原住民族政策在政黨輪替兩年後，反而飽受「發展生態旅遊」與「觀光客倍增」政策的夾殺。

工作權：

「二十年前在故鄉放牛馬，二十年後在台北做牛馬...」

台灣原住民勞工本來就承擔著台灣最底層的勞動力，從板模工、礦工、營造工、原始的漁業捕撈、跑船船員等，舉凡粗重、骯髒、多工時、高危險、低工資、勞動條件惡劣的工作就有原住民的足跡，依據勞委會的統計，全台原住民約有三十七萬四千餘人，就業人口十五萬三千餘人，有二分之一的原住民勞工從事臨時性工作，且有百分之四十九集中在藍領工人。

另一方面，離開部落成為都市勞動者的原住民，也因種種的適應問題，面臨新的難題。到都市求生活的原住民，除了離鄉背景外，在工作上也經常遭受到老闆的欺負，與同工廠的漢人同事更是普遍同工不同酬（甚至工作更重薪資更低），在薪資的部份更常被以少報多，等到要報稅時，才知道老闆已不知去向，或是根本相應不理，讓原住民勞工在不懂得如何運用漢人法律保護自己的情形下暗吃悶虧。這種在都市被欺騙的例子比比皆是，前幾年的湯英伸事件即是一個都市原住民勞工的慘劇。因為此時的原住民也無法回去那已殘破的部落生活，只好嚥下這一口怨氣，繼續在都市裡找尋工作機會，對他們來說，恐怕是台灣最沒有未來的一群住民。

原住民行政：

行政院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組織條例已於日前通過，不知歷經多少次原住民街頭抗爭的主要訴求，終於受到執政者的重視。但是設立的過程與結果卻是令原住民的朋友及關心原住民族群的人士擔心與憂慮的開始，行政院設立「行政院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真要幫台灣原住民族擺脫弱勢族群的陰影嗎？或者只是因應台北市政府先行成立的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下，不得不跟進的「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選擇？還是因應在立法院長院長改選過程中的政治效應所組成的另一個酬庸性行政單位呢？至少在設立引用的法源與組織架構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高層級的大組織，無法實際對原住民有幫助的行政單位。

原住民土地：

在行政院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組織條例通過時，也通過了該條例第七條有關設置「經濟

及土地發展處」的權限，其中第八款明定包括「關於原住民保留地由非原住民使用之土地有關處理配合事項」一節，並有「應儘速圓滿解決」之附帶決議，真是將原住民權益喪失殆盡。原住民族群所賴以為生的土地，在「有為政府」的重大建設工程中被征收、被劃成國家公園、也有的被財團大量收購，現今原住民所擁有的土地，已經剩下不多了。當初政府對原住民保留地憑著一份行政命令，禁止土地買賣，但是漢人、財團憑著政治、經濟的強大勢力入侵部落，利用原住民對法律的不熟悉的弱點進行詐騙，原住民根本無法阻擋原住民保留地的大量流失。事實上，土地買賣大量且持續的在原住民部落進行著，近年來，平地人紛紛在各地成立「平權會」，為的就是要透過選舉入主山地鄉的行政系統（至目前為止，全台灣僅有的三十個山地行政鄉的行政首長是必須由具原住民身份者擔任，但這只是行政命令的規定），把之前私下買賣的土地合法化。如果讓此種現象繼續下去，台灣原住民未來勢必會流離失所，甚至面臨族群滅絕的危機。

除了政府對原住民土地的處理模式有問題之外，在原住民部落土地的存續也面臨問題，屏東縣霧台鄉好茶村被規劃興建瑪家水庫的計畫就威脅著魯凱族人的生存，而在相隔不遠的霧台村則是因為被列為水源保護區，將面臨不能耕種而頓失經濟活動的能力，如此一來，魯凱族勢必面臨族群文化存亡的威脅。這些以「全民利益」為觀點的政策考量對弱勢族群來說，都是一次次存亡的對立。

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本來就是不可分割的，原住民對土地的依賴尤其深刻，原住民對土地的歸屬是集體性而非私有制，所以政府有責任將原住民保留地好好的規劃與管理，讓部落在經濟上得到自足，而在保留地已經大量流失的情況下，政府更應逐年編列預算解決非法失去的原住民保留地。原住民以往在山地部落傳統的生活方式被政府制定的法令所限制，如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護法、槍砲彈藥管制法及國家公園法，再加上土地被私人掠奪，在經濟的因素下，使他們被迫離開部落，前往都市，這對所有的原住民而言不但在心理上是相當無奈和傷心的，而且更是剝奪了原住民賴以維生的生產基礎，成為無法彌補的災難。

都市難民：

離開部落前往都市發展的原住民卻沒有離開他們悲哀的環境，反而成為一群流浪都市邊緣，沒有棲身之地的原住民。進入都市之後的原住民由於經濟條件的惡劣，往往成為違章建築的寄居者，在今年幾場大規模的風災、水災之後，處境更為艱難，台北縣三鶯大橋下大漢溪河床上的原住民在遭縣政府拆除房舍之後，竟需在颱風天中餐風露宿；而台北縣的花東新村也差一點變成垃圾場讓二百多戶原住民流離失所；同樣的情形還可以在大漢溪沿岸、小碧潭、溪洲、北二高沿線工地看到，他們用的水接自山泉，用的電是工地的蓄電池，在邁入二十一世紀經濟繁榮的台灣過著遊民式的生活；基隆市原住民搭蓋的違建已經遭拆除。對於原住民族群來說看到的是弱肉強食的實力原則結果，而非政策的平衡及社會的支持。

部落生活的殘破、都市生活被排擠與歧視，使我們不得不質疑：政府的原住民政策是甚麼？！僵硬而不尊重台灣原住民族群界定及原住民身份認定，使一些人數較少的原住民族群因政府的政策而幾乎快要被迫滅族，也使得有原住民血統的原住民朋友無法取得真正的原住民身份（包括姓氏、原住民身份的認定標準及族群的界定方式）。在這些問題上，政府犯了很大的錯誤。一個掌握資源者，就必須有義務與責任去照顧社會上的弱勢族群的需求，這是掌握資源的一方所應牢記在心的，而不是像現在的原住民政策，只是用原住民的歌舞表演，來證明他有照顧原住民的生活，從未與原住民真正站在一起。

教育文化：

1996年四月教育部舉辦連續三天的全國原住民教育會議，六月行政院教改會建議制定「原住民教育法」草案，嘗試以「民族自決原則」發展原住民教育的特殊性及其重要性開始受到官方的承認。但是台灣目前原住民教育的情況仍然非常惡劣，目前全部三十六萬多的原住民中只有九百六十五人就讀大學院校，比例為百分之0.19，就讀專科則有一千六百四十三人，比例為百分之0.45，讀高中者占的比例為百分之0.98，高職則有百分之1.47，就讀高學歷者明顯偏低。問題是如果不能儘速建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教育文化，跳脫對原住民文化歌舞表演式的文化認知，原住民的文化很可能就只有不斷消失。

參考資料：烽火電子報網站。

1996年台灣人權報告—原住民人權。

下午我們去有織布技藝的社區組織參訪傳統織布婦女組織，此組織會員有七位。這個社區共有38戶，然而加入組織的人數並不多，因為大多數的人都已經出國找工作。而我們訪問的織布人家，根據受訪者的說法：織布的工具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但是因為買不起織布用線，他們只能接受商人的雇用，商人提供他們線，而婦女提供勞力。然而每織一碼的布只獲得20(P)，但實際上每碼布在市場上的價格是120(P)，而商人就獲利100(P)，然而商人的線也是從馬尼拉批發來的。每當線一缺貨時，馬尼拉的商人都會抬高材料價格，商人只好以降低織布工人薪資的方式來維持其獲利。織布婦女們每日八個小時可以織十碼的布。一天大概150~200(P)左右。然而在過去，這些婦女是在織手工的籃子，然而當國外同樣的籃子商品因為工廠大量生產的關係。價格比她們織的手工籃子低很多，再加上快乾快洗的材質，讓婦女們做的籃子在市場滯銷。她們只能轉換工作方式。

另外這個社區的男性大部分都在從事一般建築工、司機等工作。然而特殊的是這個社區具有金礦，因此這些男性也從事社區內的小型挖礦。但是在1994年實施的小型挖礦法案，讓這些要從事小型挖礦的工人，必須要通過登記的程序及一連串複雜的手續，才能申請到挖礦執照。而且提鍊過的金子只能賣給銀行，然而銀行可以抽取很高的稅，也是政府獲利的方式。因此為了避免抽稅的過程，他們把金子賣到黑市去。黑市過去的價格是每公克900(P)，但因美元貶值以及菲律賓總統官邸是在控制菲律賓黃金的市場價格甚至是經濟。因此現在價格是每公克750(P)，但是每個月平均能生產出的黃金不一定，因此收入也不穩定。再加上挖礦的隧道很深，是高危險性工作，過去二十年內，有三人死於瓦斯中毒，一人則是跌落山谷。而我們正好看到一工人生產出的五公克黃金，而這是他努力一個月的成果，但也只能提供他們一家一個禮拜的生活。

然而根據組織者的說法，目前美國的一採礦公司Philex Corporation正在向菲政府申請對這座山的開礦權。而他們計劃的開礦方式就是將整座山炸掉，然而社區就座落在礦山的附近，一但以此形式開礦，必定會波及整個社區，甚至是逼迫居民全數搬遷，因為此區依然是非法居住地。然而目前有兩個因素阻礙著開礦公司，第一是這裡的土地是屬於菲律賓軍事訓練基地(Philippine Military Academic)，而附近正是軍事訓練的營地，因此許多年輕的軍人將領反對此區的開礦。然而Philex Corporation提議將捐獻10億(P)給菲律賓軍方，做為軍事現代化的用途，因此軍方的態度已經有點軟化。另外一點則是當地居民的反對，目前居民還不知道已有開礦公司申請此區的開礦權，然而根據組織者說法，相信一但告知，居民的反彈聲音必定很大，因此預計將會有一波很大的反抗運動。

7/25-26

一早起來我們就與 Pinatud 青年組織者們一同去 Sto. Tomas 社區農作。此社區有一塊地是 Raman 組織者表阿姨的地，Raman 組織者的阿姨讓 Raman 組織者管理她的土地，因為她嫁到美國，很少回菲律賓，所以讓 Raman 組織者管理，而 Raman 組織者將周圍的土地借出來讓 ORNUS 組織使用，所以我們就與 ORNUS 組織內的 Pinatud 組織們一起去農作。

出發到半路我們就停在一家肥料場，原來要買施肥的原料。一共買了十大包肥料，此肥料是用地瓜田，組織們說也只能用地瓜田，其他作物有其他的肥料。車子到了，還以為就到了目的地，還要走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的路，此路途走起來很辛苦，因為還要背五十斤的肥料，而且路途崎嶇不平，走到目的地時，感覺很幸福喔。

但是此幸福就只有不到二十分鐘，就開始勞動了。此勞動不要有指揮者，大家自動自發就開始自己的勞動，因為他們認為此勞動是大家的勞動，並且此區域的農作是供應組織的食物來源之一，所以大家不會懶惰，或是要人指揮等等，讓我們覺得很佩服他們組織工作。

終於到了中午，可是已經下午一點多了快二點整，才吃中飯。大家也是按部就班的吃完飯，就馬上休息，因為下午還有勞動要做，此勞動是介紹 Pinatud 組織。此組織是 ORNUS 組織內的另一個青年組織。我們也沒有睡到二十分鐘就開始勞動學習組織教育訓練，感覺革命不能讓時間等，而是要趕上時間，甚至於在時間之前完成勞動。

DKK 週報

記錄員：方喜恩(Besu Piyas)

日期	工作週報【8/02-8/04；8/15-8/24】
8/02	礦場組織簡報/晚上開會。
8/03	礦場現場參訪/晚上開會。
8/04	科地埃拉人權聯盟參訪/晚上開會。
8/06	當一天觀光客 (Tamawan 文化村) /晚上開會。
8/15	科地埃拉大學參訪/Benguet Liberation Day Anniversiry/晚上開會。
8/16	幫忙技術準備國際原住民月/晚上開會。
8/17	國際原住民月活動/晚上開會。
8/22	
8/23	
8/24	
記錄、觀察	
8/01	Ocular Tour Ltogon Briefing (簡報) - 5pm (8/01) Departure (出發) - 8am ocular Am Antamok 10-12-ssm areas:Lunita camp Lolita (挖礦社區)

12-14—Sargilo —lunch (午餐)

14-17—Acupan (挖礦工廠)

18—come back

8/02

今天的行程是到 Itogon 區域進行礦場現場參訪，而我們主要參訪的是兩個社區 (Antamok 以及 Acupan)，這兩個地區過去主要的採礦公司是 Benguet Corporation，第一站是 Antamok，當我們一到時，看到一個過去 Benguet Corporation 處理金礦的工廠，但是現在已被廢棄。在中途我們無法再搭車過去，因為一座山壁不停的在落石，落石從小塊到大塊。根據組織者的說法是，因為山壁裡面有兩座被廢棄的大隧道，而現在因為地基不穩，讓落石不斷落下，大概再兩個禮拜整座山壁就會崩落。因此一行人採用快速步行。我們在路上遇到許多小型挖礦的工人，他們都是因為此區 Benguet Corporation 破產之後，而在此區進行小型挖礦工作。也因為目前黃金價格提升至一公克 900(P)，因此從許多省份進入此區進行小型挖礦。但是多屬臨時工性質，因為 Benguet Corporation 已經開挖此區大部分金礦，而且若黃金價格下跌，他們又要回去原來的省份。組織者說此區還未有任何組織，因此無法與當地工人面談，因為他們會懷疑我們是 NGO 人員，且關係還未建立好。另外，此區有一座湖，據說 Benguet Corporation 的計劃是將此湖水包裝賣到碧瑤市區，然而，此處湖遭受到挖礦化學物質的污染，雖然 Benguet Corporation 聲稱他們會過濾湖水，但是受污染的湖水，仍舊會影響飲用者的健康。另外此區有一座小山丘，他們稱為 Mountain-made，因為此山丘是挖礦所剩餘廢棄物堆積而成。根據組織者說法，許多小型挖礦工人居住在此區，建立家庭。男性負責採礦工作，女性負責處理金礦的工作，然而有時女性也得負責採礦。而處理過去金礦，則是會有買家到當地購買。

接下來是到 Acupan，在路程中我們經過了一個廢棄的水壩，也是 Benguet Corporation 廢棄的工廠，據說此區的化學廢棄物還堆積在此區域，到了 Acupan 之後，我們看到了員工宿舍區和工廠區，員工宿舍區一個家庭一個月 500(P) 包含水、電費，然後，兩千個家庭住在此區域，也因為 Benguet Corporation 的老闆捲款而逃，留下銀行的大筆債務，因此公司的財產被銀行所扣抵，所以此區域的所有的財產都是屬於銀行的，銀行目前又要拆遷此區域的居民。他們對於一座山有一家挖礦公司要申請，申請將整座山炸開，但是此山區包含兩個村落，在也是目前當地最嚴重的問題。我們原本要進入參訪大型挖礦現場，但是警衛卻不讓我們進入，要進入要再給他 155(P)。在此區域有警察駐守，所以我們進出 Acupan 都必須非常謹慎，因為警察不希望有外國人進入此區域參訪，所以我們進入都必須要巧裝我們是菲律賓當地人，這也是讓我們印象深刻的一天。

8/03

晚上我們參訪 DKK 大學生文化工作坊，有鑼鼓、竹笛、竹筒樂器等文化工作坊。我們也一起參與學習這些樂器。發現敲擊鑼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為必須有節奏感以及和團隊的合作。所以從文化工作坊，不單純只有傳承傳統樂器教學，同時也告訴學員了解為何要學習，是因為藉由文化式可以讓更多人很快了解任何議題；我們也發現有一群人正在編曲，因為他們有去部落學習傳統歌謠，然後分析成傳統以及現代版本，現代版本可以讓新一代的年輕人很快速的了解以及學習。讓我們覺得這樣的學習非常好，並且可以讓我們很快進入議題的學習。

8/04

科地埃拉人權聯盟 (CHRA) 就是去部落做教育訓練以及一般服務 (醫療、教育、工作坊等等), CHRA 與 CPA 是平行的組織, CHRA 是 CPA 的會員。CHRA 並且也會調查人權迫害, 目前教會有一位信徒被判入獄, 但是科地埃拉人權聯盟幫助他打官司。

上次 CHRA 也是去部落調查人權迫害, 只要有案件, CHRA 就會馬上形成調查小組, 並且也會有系統化整理被迫害人民的檔案。CHRA 會把這些檔案案件讓聯合國以及菲律賓法院以及國際的人權組織了解菲律賓目前的人權情況; 他們也會組織醫生、老師、教會牧者等等, 來做個人或是組織之間的結盟, 因為對於 CHRA 組織是一大幫助, 因為讓組織在做組織教育同時可以進行醫療、福音、或是一般教育等等。

CHRA 也會請願, 向上議員和法院, 就像是 FFA。另一方面就是幫助罹難者的家庭籌募基金 (教育基金等等), 而幫助罹難者的家庭籌募基金的組織叫作 HUSTISYA, 並且在 2007 年 9 月會幫罹難者的家庭辦一場音樂會, 籌募罹難者家庭的小孩教育基金。CHRA 相信與各組織間的合作以及聯盟是可以將聲音發出去更大聲。

OPLAN BATAY LAYA (OBL) 2000 年紐約的恐怖攻擊之後, 美國施加壓力給菲律賓政府, 目的是恐嚇人民組織 (團體) 領袖, 製造人民的恐懼。他們認為人民組織與恐怖份子 (CPP、NPA) 有連接關係, 所以這些人民要被解散或摧毀。甚至於任何批評政府都會視為恐怖份子, 所以這是一個政策, 是 AFP 擬定, 菲律賓總統簽署。然後開始執行政治暗殺以及迫害人民的行為。都是阻止人民加入組織的手段。至從 2000 年之後, 被暗殺的人數劇增, 從 2000—2007 年有八百七十一人被暗殺, 但並未包括失蹤以及逮捕入獄的人數。但到了 2006 年, 此政策失敗, 於是政府繼續施行 OBL2, 但是兩者目的是相同的, 這兩個政策是非公開的政策, AFP 否認有關此政策的施行, 但是到 2007 年此類行動公開化, 就是所謂的 HSA, 這是國家法律, 是國會和上議院通過。

在 1991 年, 有 Revised Penal Code 這是一個法律, 此法律規範說, 執法者必須要有合法的理由、罪證才能夠逮捕, 但是嫌疑犯有權上訴, 可上訴至最高法院; 但是 2007 年的 HSA 不用任何理由、罪證就能夠逮捕、拘留嫌疑犯長達三天, 嫌疑犯有權上訴, 可上訴至最高法院, 一旦確認罪狀, 有可能判刑終身。如果執法者 (警察) 抓錯, 就必須罰五十萬 PISO 給被害人, 因此執法者 (警察) 也害怕去執行這樣的法律, 但是 HSA 和 OBL 具有共同的目的, 互相配合執行。一旦 HSA 判無罪, 軍方還是可以透過 OBL 去執行將嫌疑犯 (無罪者) 暗殺以及逮捕。

8/15

今天我們到科地埃拉大學做參訪, 而且這所大學也是 Salidumay 少數做組織工作的學校, 因此我們也特別參訪 Salidumay 在 UC 的學生組織者。UC 是科地埃拉大學, 因此大部分的學生都是來自於科地埃拉地區的學生。據組織者說全校大約有 15,000 多名學生, 而因為大部分學生都是來自於科地埃拉, 因此有 3/4 的學生是 Igorot (原住民), 但也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的學生是外籍學生, 大部分是韓國籍學生, 但也是阿拉伯籍及美國籍的學生。首先參觀科學大樓, 有許多的韓國籍學生是就讀商業管理學院。再來是人文藝術學院。之後我們去參觀校刊社。根據校刊編輯說法, 他們主要是負責出版校刊, 其內容大概是一些學校情況及菲律賓情況, 以及提供學校學生一些資訊。但學生組織者說, 實際上 UC 是一所私立大學, 校刊社所編寫的所有文章, 必須要經過學校機關審核、同意才可出版, 而且校內只有校刊社有權出版印刷品。因此也很多有關學校議題及菲律賓議題的批判是不可能出現在校刊裡

面，因為學校不會同意將此類文章出版，並在學生之間傳閱。學生組織者說：他們頂多只能給校刊社做一些建議，並沒辦法將議題曝光在校刊內容裡。目前 Baguio 市只有 UP 的校刊社可以直接的在出版品內批判政府、學校，並將議題曝光。

而有關 Salidumay 在 UC 的學生組織工作，根據學生組織者的分享是非常的困難，即使目前加入成員有 90 多人，但實際上，主動活躍的成員大概只有 15 人，而很多人的加入大多是因為想學習原住民的文化及歌舞，然而在議題方面就興趣缺缺。而且目前他們組織工作的困難主要在於跟學生的時間無法配合。根據組織者的說法，大部分學生的課都禮拜一到禮拜日的早上，下午也會有一些散課，然而學生組織者除了自己上課的時間無法與其他學生配合之外，甚至在放學的時間，因為 Jeepney 最晚只到晚上九點，因此大部分的學生都急著在晚上之前回家。因此時間上的無法配合，變成做學生組織工作最困難的部分，甚至有時間有關菲律賓議題的簡報，參與的人數也無法符合當初的預期人數。而且學生組織工作又有一個難處，學生待在學校的時間是有限制的，頂多 5~6 年，甚至是組織者也都面臨畢業，又後繼無人的困境。因此會有好不容易有學生對議題及文化有多一點的理解，就即將要畢業。因此他們目前主要的組織工作放在大一，因為大一待在學校的時間還長，而且藉由組織新生代，也可以將學校組織能夠延續下去。

結束 UC 參訪後，我們就去參加 Benguet Liberation Day Anniversary，主要是因為 Salidumay 被受邀去表演，因而前去參加。此紀念日主要是紀念當初日本殖民時期，菲律賓的士兵是如何在 Benguet 省為了抵抗日本，並且成功讓 Benguet 解放的紀念日。現場還有當時曾參與戰爭的士兵（長者）USAFIP，活動大部分都是唱歌形式的表演，不過歌詞裡面的內容，都是在描述當時戰爭的辛苦、士兵的辛勞及犧牲以及菲律賓人民的自由解放等等。不過，後續訪問 DKK 的組織者如何看待此次事件。他們說雖然趕走了日本殖民者，但是美國利用這個機會掌控菲律賓，並且學習到過去殖民者（西班牙、日本）的錯誤經驗，利用教育讓菲律賓人的心智被綑綁。但是因為昨天的場合不對，也無法公開表達他們的立場。

8/16

因為 8 月 17 日是為了慶祝原住民月（為了慶祝國際原住民日）因此許多文化團體受邀參與在 Benguet State University 的活動，而主辦單位之一就是 DKK，因此，今天的行程就是一起幫忙他們準備隔天的活動展演，包括照片展示的整理，以及活動會場之佈置等等，另外我們也被邀請在團結之夜表演節目，因此今天一整天除了幫忙 DKK 做技術準備之外，我們也要排練一下我們的節目。

8/17

以下是今天的行程表：

第一部分：開幕式

祈福讚頌—Salidummay Group

唱國歌 —DevCom Soc. President

致歡迎詞—BSU & CIPHS President

展覽開始—ResearchMate. Inc

影片回顧及簡介—DCS member

影片播放—Agno、Moving Mountains

第二部分：下午行程表

原住民情況回顧—Joan Carling

開放問題討論

紀錄片 Bendian Documentary 介紹—ResearchMate. Inc

問題討論

休息時間—Salidummay Group

閉幕式—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第三部分：團結之夜

首先 Salidummay Group 先帶來一首 Abra 省的傳統歌謠，主要是為今天的活動祝福成功，先祝福所有參與者；再來是唱國歌。國歌結束之後，原本是 BSU 的校長要來致詞，但校長臨時有事，於是請社會科學院的老師來代表致詞，包括節目介紹及開幕演講。接下來是影片播放開始之前，請主辦單位之一的 Research Mate. Inc 來介紹他們目前的計劃，這個團體是非政府組織，根據 DKK 組織者的說法是他們成員是來自於許多大學裡具有傑出表現的學生所組成。而他們目前的計劃就是想拍一部紀錄片，叫 66 計劃，是為了紀錄日本殖民時代，Benguet 省的抗爭及解放的歷史過程，並且希望推廣此影片內容可以做為學校及年輕一代的教材。介紹完之後，就放一下目前已先完成的部分短片。

接下來就是二部紀錄片的放映：Agno、Moving Mountains，Agno 是有關 San Roque Dam 這個亞洲少數幾個超大型水庫，在歷經三個總統時期的操作下在 Itogon 建造完成。然而此水壩的完成卻將會導致當地原住民 Ibaloy 相當嚴重的影響。不論是在農業甚至是居住權。然而艾若育總統的說法是說，此水庫將可以提供人民對電力有更多及更便宜的選擇。然而，在 Itogon 已經建有兩座水壩已足以提供廣大地區的電力，難道真的有必要蓋這種超大型的水壩嗎？此紀錄片除了批評水壩的建造之外，還描述當地居民的抗爭過程。不過回到活動內容可以發現從影片正準備開始播放之前，BSU 的學生陸續進來，甚至有人沒有位置坐，參與者相當踴躍。之後我問組織者這樣的情形，原來主辦單位在辦此活動之前有跟學校校長及學校老師聯繫過，讓老師可以推薦學生來參與此次活動，周詳的計劃是活動成功的一部分。第二部紀錄片是 Moving Mountains 這部片子是主要描述大型礦業對原住民的影響以及小型挖礦的優點，此紀錄片到了許多不同的部落及省份來做為紀錄的場所。放完之後，因為時間還很充裕，因此又重複播放一遍，因為有非常多的人是影片播放到一半才進來，因此主辦單位決定為這些人的福利再重新播放一次。第二輪播放完之後就是中午休息時間。

下午是 Joan Carling 做原住民情況的簡報，Joan Carling 現在 Hustisya(為政治迫害犧牲者而成立的組織，主要是在北呂宋島)。首先她介紹了一下世界原住民十年及原住民日的成立的過程。又大概介紹了一下世界原住民的基本資訊：人口數比率、基本社會議題資訊。接著就開始介紹科地埃拉原住民情況的簡報。基本上簡報內容和當初我們剛到 CPA 時的簡報是一樣的。但是不同的講演者及不同的觀眾群，似乎內容不太一樣，但因為 Joan 用的是 Ilogano，所以我們也沒辦法很了解，不過看現場聽眾及 Joan 的互動是非常良好的，而且在講演之後的問題討論，大家的問題及回應都非常的踴躍，也因此讓活動時間稍微延長了一點，但是這也可以看出講者懂得如何抓住聽眾的心。結束之後，又是一部紀錄片：Bendian 的放映，這是一部有關於科地埃拉地區傳統原住民文化的紀錄片。放映完後又在討論，情況也是非常踴躍。最後的閉幕式，主辦單位都上台對觀眾講些勉勵的話，不過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ResearchMate. Inc 一位女性的演講，她說了很多，但是基本重點是：「如果想要為自己爭取或保護些什麼，就必須一定要先了解自己想要爭取的東西。像是文化、土地等等」。不過

Jeepney 到了，還以為已經到 Balbalan 部落了，還要再走四十分鐘的路程才到“真正”的 Balbalan 部落，到了 Balbalan 部落看到部落人民已經在此地等候我們以久，但是小組人員這時已經又累又餓，尤其是我們。吃完飯後，與部落人民進入初步的非正式接觸、聊天，因為隔日還有重要的行程，所以團隊領導和部落有默契地解散，而我們也就此結束我們的對話。

四、 七月二十九日

從一大早到中午 CHRA (科地埃拉人權聯盟) 是對於部落人民的人權簡報，告訴他們身為人的基本權利。CHRA (科地埃拉人權聯盟) 就舉兩個例子，一個是非法逮捕和搜索。之後就介紹何謂是 OBL 和 HSA。結束後全體參與者一起吃中餐，有趣的是因為太多人，無法有空間去領飯，所以就用傳的，此景象非常的有趣，也非常的好，因為同時也告訴我們組織工作不單純是組織者的工作，也是被組織的工作，還有一點有趣的事就是一邊在聽人權簡報，而另一邊忙著準備一百多人份的中餐²⁵。

中餐後就開始分組做組織工作，分成醫療服務、婦女工作坊、兒童工作坊、青少年工作坊，以及進行人權迫害真相調查。這些主題都與科地埃拉地區的人權迫害相關，仔細思量，竟也與台灣原住民部落面臨的困境雷同，但是台灣的我們確無法有一個像這樣的團體或是組織，讓我們覺得有一點汗顏。

我們這支 TSHUS (台灣世新大學學生參訪團)、Fil Arms (菲裔美國青年參訪團) 觀察團有七人，除了擔任翻譯的 Bestang 和 Richard 是 CPA 組織者之外，其他五人分屬 TSHUS (台灣世新大學學生參訪團—Yunaw、Besu)、Fil Arms (菲裔美國青年參訪團—Princess、Lyle、Brandon)。

我們一同觀察了兒童工作坊、青少年工作坊。婦女工作坊沒有開成，因為婦女們都跑去看病了，所以只好讓醫療團隊間接問一些人權迫害的問題。工作坊的目的是藉由工作坊來了解當地人民遭受到的人權迫害。

兒童工作坊在部落上方的一間日照中心舉行，我們在兒童工作坊時，發現小朋友大部份不會說 Ilogano 語，只會說他們當地的語言，所以還必須透過當地婦女擔任翻譯給組織者，組織者再翻成英文讓我們知道，而聖君更必須翻成中文讓我知，此翻譯經過了三次的翻譯，所以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但是重點還是小朋友不會說 Ilogano 語。

觀察兒童工作坊之後，繼續觀察青少年工作坊。而此青少年工作坊是 Bestang 負責的，所以我們一起參與他們的工作坊，首先畫一張自己的名字在白紙上，然後讓大家看介紹自己，我們也一起畫了一張同時介紹自己；之後，我們提供了一些遊戲，我們問 Bestang 為何要有遊戲呢？她說先從遊戲中打開青少年的心房，我們就開始我們準備的遊戲，完成遊戲後，Bestang 再請青少年畫他們的手在一張白紙上，而五根手指代表家庭成員，然後講出他們對家庭成員的感覺，而後就要進行深度的自我介紹，結果他們一個一個跑掉，原因是害羞，所以也就停止了青少年工作坊。

²⁵ 聖君因為比較聽得懂英文，所以他在人權簡報這一邊；而我就跑到準備中餐那一邊，之後我們兩個就會再一起分享彼此看到、聽到的狀況。

因為青少年工作坊停止，我們就去一家幫忙包香蕉飯，在過程中非常的好玩，因為此家戶知道我們是外國團體，所以特別告訴我們怎麼包香蕉飯，甚至於告訴我們過程如何，感覺好像在自己的部落一樣親切、自然。包完香蕉飯後，我們就吃晚餐，因為晚餐之後就有一場團結之夜。

團結之夜開始後，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的歌曲都是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不是農民一天的生活如何，就是婦女工作的情況，甚至於還有抗爭的歌曲，真的讓我們非常驚訝以及反省，還有讓我們更吃驚的是從女孩、男孩、婦女、男人、老人幾乎都會彈吉他。而我們 TSHUS（台灣世新大學學生參訪團）也被邀請準備節目，我們就唱五族的歌曲（泰雅、阿美、布農、鄒、排灣），因為我們是泰雅族群，所以我帶一首泰雅戰鬥歌，歌詞內容如下：

Lokah Lokah Lokah Tayal
Lokah Lokah Lokah Tayal
Lokah Lokah Lokah Tayal
Lokah Ta Tayal（曲：聖詩 詞：泰雅語）

這一首歌詞內容是告訴人民要加油。所以部落人民也有同感，我們要加油，一起對抗壓迫人民的壞蛋。

之後是傳統舞蹈，就是鑼鼓喧天的時間。大家藉由鑼更貼近彼此，有些人就開始聊天，聊天的內容都與抗爭息息相關。真的讓我們這一天都是與“革命”者一起真實的生活在一起。

團結之夜結束後，有幾位部落人民邀請我們 TSHUS（台灣世新大學學生參訪團）一起聊天，而我們有詢問我們的組織領導是否可以與部落人民聊天、喝酒，她說當然可以，而後我們就與部落人民喝一點甘蔗酒（Basi），在聊天過去中他們繼續分享他們的生活情況，我們藉由歌唱來互相建立互信。

五、 七月三十日

這一天對於我們這支 TSHUS（台灣世新大學學生參訪團）、Fil Arms（菲裔美國青年參訪團）觀察團有七人來說是與當地居民生活的一天，但是對於真相調查團來說還是繼續他們的調查工作和組織工作。

我們觀察團也分成兩隊，TSHUS（台灣世新大學學生參訪團）、Fil Arms（菲裔美國青年參訪團）分開進行部落巡禮。我們 TSHUS（台灣世新大學學生參訪團）就與部落居民一起去採椰子，可是因為擔心我們的安全，只好讓我們等最後的成果，就是椰子牛奶汁，喝起來非常甘甜，而後我們就與青年一起打球，之後就進行聊天，在聊天中，我們也問到有關於當地人民所受到的人權迫害，根據一位受害者（青年）的說法。當他在去年到 Tabuk 買東西時，他並未注意到身旁有 40 多名的軍人經過，突然一名士兵將他攔住，用槍指著他的側腹，不斷的盤問他到此的目的，他當時也嚇到，並哭了出來。後來在這群士兵的駕送之下，把他送回 Balbalan 的家，還是透過當地村長與士兵的協調才解決這場紛爭。而他也指出大部分的人民都有類似的經驗。而且去年甚至有一名當地的人民被懷疑 NPA 成員而在山裡遭軍方槍殺，還是部落人民到山裡去把他的屍體運送回來。另外在一個長老的家中木造牆壁上有一個角落有彈孔的洞。聽到這些案例後，不禁讓我們覺得他們真的很勇敢，而且是真的像一個人在活著。

此區共有三個族群，Ha'ki、Farangaw、Maducayong，其共同語為 Farangaw。而 Maducayong 因距 Kalinga 距離很近，其文化、語言也較與其較相近。而傳統社會政治系統被國家社會政治系統取代，所以部落長老的角色逐漸被村長及區長取代。

- 1.這裡盛行吃檳榔，是其傳統文化之一，但也經由買賣而傳遍 Mountain Province。
- 2.盛行換工制度²⁹，部落的事情由部落人民互相扶持，例如蓋房子、收穫時期等。
- 3.種植米是此區的生活來源，共是一年兩獲。
- 4.此區是使用傳統勞力種植方式。
- 5.第二種生活來源是製造傳統竹籃並將其透過販賣來獲取金錢。
- 6.第三種生活來源則是打獵。

三、 Tonglayan 部落農民組織分析概況

2004 年 CPA—MOUNTAIN PROVINCE 分部內的農民組織者，去 Tonglayan 部落探訪以及調查，調查此部落之政治、經濟的研究和觀察，在調查同時也透過醫療服務來讓部落人民可以信任組織者，之後在 Tonglayan 部落找到適合的當地農民組織的組織者，並且成立農民組織—Badafo。

農民組織所有的重要事項必須透過集體討論，以及科學分析的方式來進行組織工作，這樣才能做任何重要的決定。農民組織—Badafo 與一般民間社團不同的地方在於組織會做社會分析的工作，在做社會分析的工作是可以更精準發現社會最根本的社會問題或是議題。分析之後，對於組織者是否可以勝任此組織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分析發現組織者無法勝任此工作，對於組織是一種傷害或是降低組織力。

在 Tonglayan 農民組織—Badafo 要先加入會員，而入會費是 10Piso (年費)，Tonglayan 部落戶數是 54 戶，而目前已有 32 戶是會員戶，離目標已不遠。會員加入 Tonglayan 農民組織—Badafo 必須遵守四點願意，第一點就是願意遵守組織章程，第二點就是願意參與組織活動，第三點就是願意執行組織活動，第四點就是保護整體的組織。

目前 Tonglayan 農民組織—Badafo 有四點組織目標，第一點就是提供 Tonglayan 部落供應水的設施，他們的目標是自己籌募金費，以及找政黨、自治區長、山省省長幫忙募款。這供應水的設施不單單是 32 戶會員戶可以享受得到的，而是全部 Tonglayan 部落 54 戶共同可以享受到的資源。第二點就是組織一個部落守望相助隊，目的是希望可以共同維護部落安全和防範小偷，因為他們的稻米有時會被小偷偷走，所以他們希望可以藉由此守望相助隊來凝聚部落力量。第三點就是擴充會員數，目前已有 32 戶會員戶，離目標還有 22 戶，所以對於組織者來說這是一定要做的，因為菲律賓的團結，不只是少數人的團結，而是集體力量的團結。最後一點就是教育訓練，目的是為了讓被組織者了解他們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這樣的教育訓練也是培力的過程方式。

對於農民農耕時間以圖 3.1 表示：說明：

²⁹換工制度是從中國引進的制度，但是沒有時間可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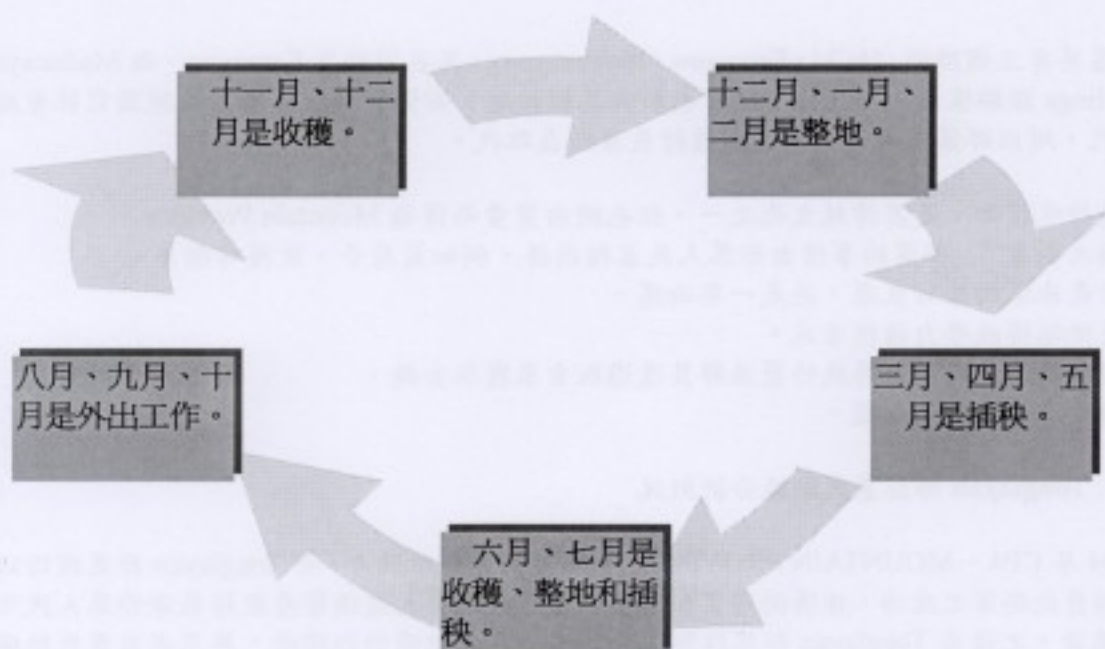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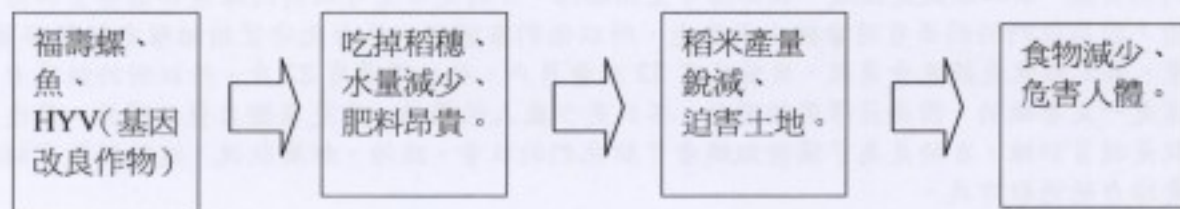


圖 3.1

對於農民來說，十二月、一月、二月是整地，因為農田面積很大，而且沒有進步的農具，只有用最傳統的方式來整地，像是使用牛、簡單工具，如果沒有牛就是用最基本的勞力整地，當然使用牛同時，還是必須使用人的勞力。三月、四月、五月是插秧，因為插秧的動作比較容易，所以剩餘的時間去外面找臨時工，臨時工一天是 250Piso，但因為是臨時工，所以不是每天有工作。六月、七月是收穫、整地和插秧，對於此時期比較辛苦，因為要收穫，又要整地，同時還必須要插秧，因為他們如果不這麼做的話，下半年可能就沒有主食可以吃。八月、九月、十月是外出工作，因為要等稻米成熟，所以必須再外出工作，一樣去外面找臨時工，臨時工一天是 250Piso。十一月、十二月是收穫，收穫時他們也會有「換工制度」，此制度也不是只有會員而已，是全部落人民共同換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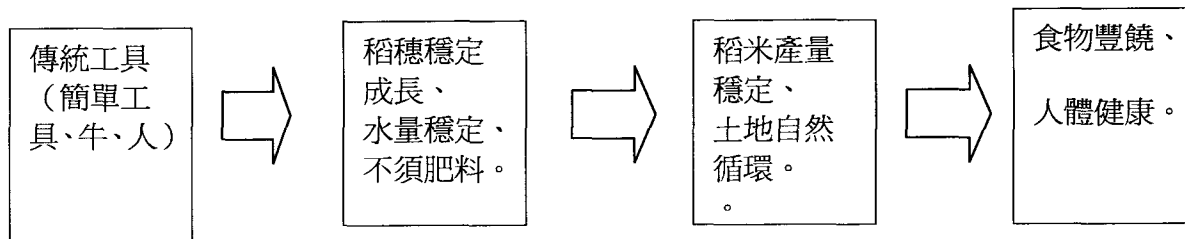
對於 Tonglayan 農民組織—Badafo 來說，政府對於他們的迫害在於農田作物上，以圖 3.2 表示：

圖 3.2



而對於 Tonglayan 農民組織—Badafo 來說，也有自己的解決之道，當然組織也是經過分析之後，才有此解決之道，以圖 3.3 表示：

圖 3.3



四、 Tonglayan 部落人權迫害真相調查

2006 年 11 月，在此區的軍事行動，這群軍人到此區一塊農田搶走三種作物³⁰，並只想給予農地所有者的農民 11 塊 Piso 的回報，但是遭農民拒絕並回答說：這些錢，連買一瓶琴酒都不夠。而軍人又繼續盤問他 Nausan³¹的下落，農民回答：不知道。在盤問完之後，這些軍人又進入另外一塊農地的農舍，破壞裡面的器具。之後又往上方走，看到三個男人在照顧牛，於是分開質問這三人，用槍指著他們並懷疑他們是 NPA 的成員。根據當地居民的說法：他們甚至用這三人的刀架在他們的脖子上並用刀背敲他們的頭，威脅他們，若不承認自己是 NPA 的成員，就會砍下他們的頭。但是這三人真的不是 NPA 的成員，因此都不承認。他們三人都以為自己會死在此處。但是後來這群軍人就放過他們離開了。之後這三人各自回家，但因受到驚嚇，都生了重病及發燒。

2007 年 5 月 9 日，有九十三名士兵，又來到村長的農舍，摧毀其農舍，拆掉屋頂，使用及帶走裡面的棉被及鍋子，帶不走的則破壞掉。之後又回到之前 11 月搶走三種作物的農地裡，隨地大便。之後繼續往上走，來到一間房子，並包圍住它，用槍指著房子，似乎在等人出來，所幸的是，房子裡面沒有人，最後他們離開。後來這群軍人回到 Bontoc，被附近的 NPA 發生爭戰，根據組織者的說法，大概是三人死亡，二十一人受傷。然而根據當地的謠傳，NPA 是懲罰這些軍人，因為他們做太多迫害人權的行為。

根據組織者的說法，在 Mountain Province 的 Sadanga，大約是在 2000 年左右，有一個農民，也是獵人，被軍人看到，並將其綑綁，強行拖他步行，而後受害者無力行走，仍被軍人拖在地上拉著數個小時，身體上都是傷口，衣服也都破了。最後軍人將其殺害。而其屍體是之後由部落居民來帶回去。

另外，根據組織者的說法，此部落上頭有一間高中遭火燒毀，但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是任何人做的。但是在 Mountain Province 附近的 Isabela 省的軍事基地，卻透過媒體公開表示是 NPA 所為，因為 NPA 向該高中校長索取三十幾萬的革命費卻遭拒，憤而燒毀該學校。然而沒有證據顯示是什麼人做了這件事，且該高中校長也嚴重否認軍方所指承的事，她說根本沒有 NPA 索取三十幾萬革命費的事實，另外當地居民覺得奇怪的事在 Mountain Province 發生高中燒毀的案件，為什麼會是 Isabela 省的軍事基地來發表其未有根據的發言。

五、評估

³⁰ 玉米、茄子、豆子三種作物。

³¹ 是本區居民的一位 NPA 成員，但根據居民說法，他早已不在此區。

CPA—MOUNTAIN PROVINCE 分部對於我們 TSHUS (台灣世新大學學生參訪團) 評估分成對於食物、住宿、交通、對於學習效果、總行程等做出評估。帶領我們的是 CPA—MOUNTAIN PROVINCE 分部組織者，有三名組織者³²，他們一個一個分析我們這一次的行程。

對於食物方面，組織者們都說我們吃的都跟他們一樣，不會挑食或是不吃。對於住宿方面，因為我們都是住在被組織者的家裏，所以也與組織者一起睡，對於我們，組織者也覺得我們可以睡在任何地方。對於交通方面，去 Tonglayan 部落的交通是小型巴士，組織說我們帶來好運，通常大部份是 Jeepney，回來時我們是坐 Jeepney，並且在路程上爆胎三次，也是一次難得的經驗。對於學習評估方面，覺得我們都非常主動，以及敢發言，甚至於問的問題也很開放，所以對於我們學習的評價也很高。最後一點是總行程評估，因為組織間聯絡上出現了問題，無法有效地將組織間的消息傳遞給另外組織者。

附件四

落實「南島民族論壇」基本信念- 要求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和主委站出來呼籲菲律賓政府停止人權迫害

連署訴求

各位關心人權的朋友，大家好：

八月一日是台灣原住民族日，但其實整個 8 月都具有普世性的特別日子，因為它是國際原住民族月。地球上之原住民族人口超過 3.7 億，分布在大約 70 個國家。台灣的 13 個原住民族亦是世界原住民族大家庭之成員，當全球原住民正在歡欣鼓舞迎接國際原住民月時，台灣原住民人權組織特別提醒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和原民會主委應站出來呼籲菲律賓政府全面停止政治迫害，包括對菲律賓科地埃拉地區，及其他地區原住民族人權鬥士的迫害以及暗殺。

在 2000 年紐約的恐怖攻擊之後，菲律賓政府祕密執行 OPLAN BANTAY LAYA (OBL)，這也是因為美國施加壓力給菲律賓政府的效應，目的是恐嚇進步的人民組織領袖，製造人民的恐懼。菲律賓政府宣稱進步的人民組織與恐怖份子有連接關係，所以必須將這些人民解散或摧毀，甚至於任何批評政府者都會視為恐怖份子。這個政策由菲律賓軍方 (AFP, Arm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擬定，菲律賓總統簽署，然後開始執行政治暗殺以及迫害人民的行為，企圖恫嚇人民。自 2000 年之後，被暗殺的人數劇增，從 2000 年至 2007 年中，已有八百七十一人被暗殺，但這並未包括失蹤以及逮捕入獄的人數。2006 年，此政策宣告失敗，但是菲律賓政府繼續施行 OBL2，與 OBL 之目的相同，同樣是非公開的政策，而菲律賓軍方否認有關此政策的施行。

2007 年 1 月 11 日，「原住民族人權監督」(Indigenous Peoples Human Rights Watch) 已證實，從 2001 年到 2007 年 2 月，在艾若育 (Gloria Macapagal-Arroyo) 總統任期內已有 120 位原

³² Santos 是一名年輕力壯男子、Brenda 是一名勇敢的婦女、Sersis 是一名穩重的中年男子。

住民被害死亡。此種政府暗殺人民的事件最高發生率是在 2006 年，在該年間，共有 43 名原住民受害，而根據菲律賓人權組織 KARAPATAN 的統計，從 2001 年 1 月到 2007 年 1 月 24 日，全菲律賓遭暗殺的案件共有 820 件。

針對從 2001 年到 2007 年 2 月，共 120 位原住民的死亡案件中，原住民受難者中有 27 名被認定是大屠殺案件中的犧牲者，其中有 8 名是無辜受到牽連，還有 9 名孩童在其中 3 件大屠殺意外中被殺害；有 16 名為未成年(孩童及青少年)，除了上述所提有 9 名孩童在其中 3 件大屠殺意外中被殺害之外，還有 4 名是在人群大量逃難中意外死亡；13 名為原住民女性，其中 4 名在死亡時還懷有身孕。5 名為部落長老；8 名為當地組織極富重要的領袖；15 名是當地原住民族組織之會員；4 名是被選舉出來以及 1 名被任命為當地政府機關之領袖；3 名是教會為原住民服務的事工。

這些暗殺事件已備受國際關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2007 年二月的特別調查報告指出，艾若育和軍方是 2001 年至今眾多暗殺事件和人權侵害事件的指使者；國際特赦組織美國分會於 2007 年三月向美國國會的報告也指出，菲律賓政府和軍方應為暗殺事件負責；2007 年三月於荷蘭舉行的「常設人民法庭」(Permanent Peoples Tribunal)，針對菲律賓諸多暗殺和人權迫害事件展開調查，並宣告艾若育有罪；2007 年八月，49 位美國國會議員寫信給艾若育總統，強烈要求其停止政治暗殺行動。

與菲律賓原住民同樣屬於南島民族的台灣原住民，對於菲律賓原住民被鎮壓的事實，更應感同深受。因為作為台灣主人的原住民，自十七世紀初葉外來統治者入侵後，頓時成了被壓迫、剝削的奴隸。從荷蘭、西班牙殖民統治以降，三百七十年間歷經各個外來政權的統治，都不斷發生著被壓榨、被屠殺，以及反抗與鎮壓的歷史。

基於原住民族間的跨國連結的理念，菲律賓及其他亞洲地區原住民組織亦長年支援台灣的原住民組織。亞洲原住民聯盟 (AIPP) 深知台灣在國際事務參與的困境，在 1999 年之後將台灣團體納入 AIPP 的成員，讓台灣原住民團體可以利用亞洲原住民聯盟的名義在聯合國會場發言。例如台灣代表團可以參與每年七月舉辦的聯合國 Working Group on Indigenous Population，以及從 2000 年開始，每年五月的聯合國原住民常設論壇 (UNPF)。菲律賓的原住民組織科地埃拉人民聯盟 (Cordillera People's Alliance, CPA) 身為亞洲原住民聯盟的創建組織之一，也在這其中的過程功不可沒，盡其所能協助台灣原住民。1999 年時，CPA 首度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邀請來台培訓原住民部落組織工作者，在那次的聚會裡，菲律賓人民組織代表，將菲律賓及世界各地原住民的資訊帶給了台灣與會的代表，也因此開啟了台灣原住民每年固定前往菲律賓參加當地「科地埃拉日」(Cordillera Day) 活動的交流基礎。

台灣原住民族團體也非常重視部落與部落的連結與交流，1999 至今每年 4 月參與 CPA 舉辦之「科地埃拉日」，過去八年以來，來自台灣各部落的組織工作者、社區幹部、傳道人與知識青年的參與者高達百餘人次。「科地埃拉日」討論的內容非常豐富，除了全球化對原住民的影響外，還有許多原住民族實際面臨的生活問題，包括婦女、兒童、土地管理、資源使用、經濟發展等許多和在台灣原住民族同樣面臨的問題。除了「科地埃拉日」的活動，台灣原住民參與者也與 CPA 的組織工作者進行交流與學習。對於來自台灣的部落工作者來說，CPA 給成員們最大的收穫，並不在於如何向政府爭取經費，而是更具有部落自覺與自治權利與意識的啟發，

以及如何在部落進行草根織的經營與培力（empowerment）。這些人受到科地埃拉人民草根組織的震撼與感動回到部落後，開始進行更紮實的部落組織工作，回到學校的知識青年也強化了民族意識與回饋部落的決心。例如泰雅族的鎮西堡部落、寒溪部落、比亞外部落、梅園部落；鄒族的山美（達娜依谷）、特富野部落、排灣族的新香蘭部落；布農族的羅娜、久美部落、延平鄉；蘭嶼的達悟族；台灣原住民政策協會、獵人學校、太魯閣族大專青年、阿美族學生會、鄒族學生會、東華大學...等等，都是曾參與科地埃拉日的部落與組織的成員。持續地透過與菲律賓 CPA 組織的連結，不僅能達到部落、民族間的交流，更可以拓展台灣原住民部落組織工作者的視野、增加知識與強化投入部落草根組織的信心。

以上這些都是菲律賓進步人民組織給予台灣原住民莫大的幫助以及支持。而目前南島民族的一份子—菲律賓原住民，正遭受到沒有人權、沒有正義、沒有自由的政權的迫害，甚至於菲律賓原住民人民聯盟 Cordillera Peoples Alliance 的組織工作者正遭受菲律賓政府的嚴重的生命威脅，已有多位領袖遭到軍人的騷擾、攻擊，甚至殺害。而 CPA 目前遭到的威脅並非特例，在此同時，菲律賓進步的婦運、工運等社運組織工作者，也已有多人遭到殺害。

人權是全世界人民最基本的真理，日前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成立「南島民族論壇」，期許「南島民族論壇」將以『文化』、『學術』、『政經』、『環保』、『人權』、『參與聯合國組織中與原住民族相關的世界議題』等 6 個重點來發展；原民會夷將·拔路兒主任委員在論壇中表示：「台灣不能忽略身為國際社會一員的責任，台灣的原住民族更無法獨立於國際社會以外，「南島民族論壇」將使我們更審慎的面對民主、永續發展、人權與尊嚴等基本信念，其籌備工作當刻不容緩」。

因此，我們要求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與其主委夷將·拔路兒，以同樣捍衛原住民人權的精神，勇敢站出來，公開呼籲菲律賓政府停止政治迫害。

如果您認同我們的訴求，請您加入連署，讓原住民委員會與原民委主委體認到台灣人民捍衛人權的決心，也讓我們共同努力為爭取菲律賓人民和原住民族人權盡分心力！

連署網站：

<http://campaign.tw-npo.org/2007083007184600/index.php?serial=2007083007184600>

連署共同發起單位：

台菲友好協會（Taiwan Committee of Philippine Concerns, TCPC）

捍衛寒溪水資源人民自救會、高雄縣原住民婦女成長協會、社團法人高雄縣原住民婦女永續發展協會、土地有心文化行動組織、希望與分享團隊、菲律賓破曉組織、獵人學校協會、台灣勞工陣線、(陸續增加中.....)。

聯絡方式：

台菲友好協會（TCPC）—原住民小組

■ 北部辦公室

電話：0938024722；0938056536

電子郵件：besuiya@yahoo.com.tw；Yunawsili@gmail.com

附件五

南島民族論壇 台灣原民聲援菲律賓原民

中央社／中央社 2007-12-11 14:27

(中央社記者翁翠萍台北十一日電)台灣原住民聲援菲律賓原住民，今天在「2007年南島民族論壇暨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集體舉牌抗議，要求菲律賓政府停止謀殺菲律賓原住民參加民主運動的人士。行政院原民會主任委員夷將·拔路兒稍後表示，他對菲律賓情況不瞭解，但違反人權的措施都要被譴責。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的2007年南島民族論壇上午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會議室開幕，開幕式剛開始，會場一群不速之客舉牌抗議菲律賓政府屠殺菲律賓原住民族民主運動人士，要求菲律賓政府停止謀殺，但立即被請出場，並由承辦的輔仁大學外籍神父鄭穆熙拉著來自菲律賓的白人神父進行溝通，建議在那裡發生的事情就要在那裡解決。

抗議人士包括台菲友好協會與學生團體及原住民團體，代表發言的一名台灣泰雅族原住民說，菲律賓政府從2001到2007年十月底暗殺菲律賓人民八百八十六人，其中，有菲律賓原住民一百三十人與婦女、小孩甚至神父，都是參加民主運動的人士，因此，希望藉今天的場合呼籲菲律賓政府停止謀殺，也要呼籲台灣政府與各國予以譴責。

他表示，南島民族論壇也要講原住民人權，但菲律賓政府漠視原住民人權，他要代表台灣原住民挺身而出，呼籲菲律賓政府停止謀殺，也希望行政院長張俊雄支持這個議題。

張俊雄沒有回應此議題，但夷將·拔路兒指出，他對菲律賓情況不了解，但台灣對世界各國原住民族都很關心，希望世界各國政府都依照世界人權標準對待原住民族，聯合國九月剛通過的世界原住民族人權宣言，也保障原住民族基本人權，原住民族也都應享有基本生存權與人權，凡有違反人權的措施，都應被譴責。

對於抗議人士在國際會議會場的抗議舉牌方式，夷將·拔路兒認為，凡事應該以和平方式解決，不宜以暴力方式解決。

姓名：林純秀、林星、鄭威德
學號：M9474005
實習日期：2006.08.01~2006.10.31
實習單位：菲律賓 BAYAN 之下的 KMU

英文縮寫說明及名詞解釋

- CBA,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團體協約。
- CE, Certification Election：代表工會選舉，一個工廠內可以有許多工會，但只有一個工會可以取得資格代表勞方與資方進行團體協約的談判。
- CEPZ, Cavite Export Processing Zone：Cavite 加工出口區，位於Rosario 地區，園區內，大多數是韓國公司，80%的工人不是當地居民，一共有80,000 工人(全國最大的經濟園區)，80%為女工，在268 個工廠工作，其中70%是契約工，正式工人只佔30%。
- DOL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Employment：菲律賓的勞工局。
- EPZ, Export Processing Zone：政府所有的加工出口區。
- FCIE, First Cavite Industrial Estate：Cavite 第一工業區，位於Dasmarinias 地區，共有40,000 名工人。
- Pag-ibig：現金貸款，不限用途，1-2%的利息，一次一貸，必須在二年內償還完，還完了前債才可以再借。額度視年資而定，例如，工作滿25 年最多可貸30,000 披索，年資僅15 年則可貸23,000-25,000 披索不等。
- Philhealth：公司提供的醫療補助，不限個人，家人或小孩生病也可以用。假設全部的醫療花費共50,000 披索，那麼Philhealth 可能補助12,000 披索，會員(member)就只需要支付38,000 披索。
- QC, Quality Control：品管SCW, Solidarity of Cavite Workers：Cavite 地區工人聯盟，1996 年在WAC 的協助下成立，會員大多是透過WAC 協助而組織起來的獨立工會，或者尚成組原工會的團體與個別工人（這是一個獨立工會的聯盟/Alliance）。
- SEZ, Special Economic Zone：私人所有，由外國公司擁有，幾乎不用繳稅。（工人的工作狀況與待遇，兩者都是一樣糟糕的。）
- SSS, Social Security System：社會安全系統。
- WAC, Workers Assistance Center：工人協助中心，1995 年成立，是一個政府立案機構，有向政府繳稅。

目錄

- 一、前言
 - 1. 實習計畫源起
 - 2. 行動限制
 - 3. 我們做了什麼
- 二、實習場域概況及工作內容說明
 - 1. 地方參訪
 - 2. 組織參訪
- 三、特殊議題分析
 - 1. 工人調查報告

2. 工運ABC

四、檢討與反省

1. 團體內部檢討
2. 外部檢討：對整個實習的反省檢討與建議
3. 後續及其他

附錄(略)

1. 實習日誌
2. Internship Proposal
3. Research Deign
4. Interview Questions
5. 勞教課程筆記
6. 菲律賓歌詞翻譯

一、前言

1. 實習計畫源起

現今全球目前有 2 千 7 百萬人在加工出口區工作 (Naomi, 2003)，舉凡日常生活的民生用品，諸如衣服、鞋子大部份由加工出口區製造，加工出口區為維持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重要環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台灣經濟成長得力於加工出口區，1965 年台灣在美國扶植下成立世界上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做為跨國資本外移的重要基地，台灣至此開始加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

80 年代亞洲四小龍（包括台灣、南韓）成功的發展經驗，使得加工出口區被視為第三世界國家振興經濟的萬靈丹，第三世界國家為吸引外商投資紛紛在 80 年代以後，開始設立加工出口區，設立各種免稅、投資的優惠方案，吸引外資，期望能擺脫經濟困境，成為新興工業國。但進入 80 年代後，與當初台灣成立加工出區的社會脈絡極為不同。全球化年代，資本自由流動，全球競爭愈趨激烈，各國為吸引外商投資，莫不想盡辦法，壓低人力成本，加工出口區內部常傳出各式各樣漠視勞動人權的事件。而從台灣創立加工出口區以來，這類的事件亦屢見不鮮，例如 1972 年，飛歌電子淡水廠、三美電子廠連續發生三氯乙烯、四氯乙烯集體中毒事件，導致數名女工肝病死亡。全球化時代，各國廣設加工出口區，只是更加突顯了長期以來忽視公衛安全、環境污染、惡劣的勞動條件等問題。

菲律賓的加工出口區狀況，據《菲律賓政治與經濟》一書指出出口導向工業化，並沒帶來任何實質的工業建設，只是圖利跨國財團，方便躲避關稅等支出、銷售市場的擴大，而其中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加工出口區的設立。菲律賓加工出區實際上沒有生產任何產品，充其量只是組裝工廠，並沒有帶來實質的工業建設，對經濟的助益不大 (Sison, 1995)。資方投資享盡各種特權及免稅的優惠，加工出口區內部是不適用於國家勞工法令，資方採取高壓的管理手段，禁止組織工會等，嚴重剝奪勞工法應享有的權利，更遑論其他環境、公安等問題，儼然成為「半殖民地」。

在惡劣的大環境下，我們希望能調查、了解菲律賓加工出口區工人的生活狀況及勞動條件。另外菲律賓社運組織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要如何組織加工出口區的工人？在組織過程中會遭遇到那些困難？資方及政府則又採取什麼樣的抵制策略？

2. 行動限制：

由於語言、文化的隔閡，以及我們對菲律賓社運組織不了解的情況下，並不適合參與組織運作，這在行前準備階段就與KMU 溝通過。因此，我們將自己定位為「調查者」角色進行工人生活狀況及菲律賓工運的調查。但就社發所課程所規定的實習，希望有實際的社會介入行動，對實習組織能有實際的助益，就這點而言，我們是不及格。但我們試圖努力學習菲律賓社運經驗，將之帶回台灣，讓更多關心台灣社運發展的人分享，希望能對台灣社會運動有一點點幫助。

3. 我們做的事：

A. 工人生活狀況調查

我們將近二個月的行程中，實習單位KMU 安排我們訪問台灣遠東集團所屬的遠東紡織工廠，進行了七天的訪問，了解菲律賓基層廠場工會的運作方式及台商工廠內部菲律賓工人的勞動狀況；接下來的行程陸續訪問了十多位在加工出口區工作的工人，其中有幾位是曾在加工出口區工廠工作，因為資本撤資或者參與罷工而被解雇的勞工，同時在訪問的過程中，我們住在工人社區，與工人同吃同住，對於工人日常生活進行初步的觀察。我們將這些訪談報告整理，寫成一份工人調查報告，詳細內容見下文。

B. 參加遊行擔任攝影工作

菲律賓社運組織常常會有遊行、示威活動，我們參與了聲援Joma 的遊行以及多次反對艾若育政權政治暗殺的活動。在遊行的過程中，我們擔任攝影的工作，在活動結束後，將照片交給KMU 工作人員，以利KMU 進行資料建檔。

C. 分享台灣工人的狀況及社會運動議題

在實習的期間中KMU 於8月27號安排我們與菲律賓組織者分享台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狀況、台灣菲律賓移工狀況，台灣社會運動的議題：譬如樂生療養院、台灣工運發展，特別是菲律賓組織者對在台灣的菲律賓移工現況特別感興趣。我們試著努力用各種方式，突破語言隔閡，將我們所知的資訊竭盡所能的與菲律賓組織者進行交流。

D. 國際串連工作

二個月的行程，我們允諾一些組織，將來回台灣進行國際串連的工作，分列如下：

(1) 參訪農民組織KMP，KMP 希望能與台灣關心農業發展的組織連繫上，我們允諾回台灣之後，擔任傳話者角色，讓台灣關心農業的組織能與KMP 連繫，並有進一步的合作計畫。

(2) 訪問TAGAYTAY5 時，我們答應在回來時，要將菲律賓對社運工作者的政治迫害，透過各種方式讓更多的人知道。

(3) NISSAN 工會罷工：因為NISSAN 主要經營者是台灣裕隆集團，NISSAN 工會幹部希望我們在台灣能進行聲援NISSAN 罷工的活動，我們與台菲交流協會合作，試圖在台灣發展聲援NISSAN 工會罷工的行動。

二、實習場域概況及工作內容說明

實習總行程如下表所列，本章將分別就「地方參訪」與「組織參訪」兩個部分說明實習場域概況及我們在當地的工作內容項目。

8/16 Arrive Manila

8/17 Meeting: 討論行程及實習目標

8/18 到EILER 上勞教課 (L4)

8/19 Sun.

8/20 Peni-J Worker Union at Alfura

8/22 Meeting: Research Design
 8/26 Sun.
 8/27 KMU
 台灣經驗分享
 8/28-9/2 Feigi
 9/3-9/6 Antipolo / Golden Hills (briefing of Golden Hills, culture orientation)
 9/7 Sun. Free Joma Sison
 9/8-9/15 Southern Tagalog
 9/8-9/9 picket line of Nissan workers/ discussion: Nissan issue/community integration
 enclave visit-Ayala Techno park (Ayala briefing→Nestle 會長)
 9/10-9/11 picket line of Nestle/ attend GMM
 Discussion Nestle issue/visit CWELD (LEADER) office/ discussion with staff discussion with
 Libretja, Rosalinda
 9/12 Join protest Japan embassy with Toyota International Day of Protest “Reinstate Toyota
 Workers” Discussion with Toyota Union Officers (briefing, Toyota 訪談)
 9/13 visit South Ville discussion with OLALIA (Honda 罷工經驗)
 9/14 visit political prisoners/ Tagaytay 5 discussion with KUMASA
 9/15 discussion with Enkei discussion with OLALIA (法律程序)
 9/16 Sun.
 9/17 被放鴿子
 9/18 Human Right rally w/ Gabriela
 IBON 買書
 9/20 “The Anti-Terrorism Act: Recipe for Undeclared Martial Law” at BAYAN
 9/21 Anti-Martial Law 25th anniversary rally
 9/22 Ka Fort 逝世二週年紀念活動 (Nestle 門口遊行、掃墓、PAMANTIK 表演)
 discussion with Bonanga (反正就是一間飛機工廠)
 9/23 Sun.
 9/24-9/26 CAVITE
 9/24 visit WAC (CAVITE, WAC& SCW briefing 獨立工會)
 9/25 visit WAC sub center 威、純：visit FCIE, discussion with Golden Will Fashion Worker
 Organization 星：discussion with Hofen
 9/26 visit CEPZ discussion with Phils-Jeon Garments Inc. & Chong-Won
 9/27-9/28 ANAKBAYAN (Youth Sector)
 9/27 briefing w/ ANAKBAYAN in UP picket line of RIPADA
 9/28 PUP (education orientation, visit school) KARATULA 7th anniversary
 9/29-10/2 KMP
 9/29 briefing about KMP , travel to area, local briefing
 9/30-10/2 in area, Assessment w/ KMP
 10/3-10/5 IBON, Somky Mountain
 10/6 MIGRANTE, BAYAN
 10/7 Assessment, Solidarity night

1.地方參訪

9/3-9/6 Antipolo / Golden Hills (briefing of Golden Hills, culture orientation)

整理：林星

我們會來到Antipolo / Golden Hills，是因為Baily Office 中一位文化團體組織者Eman 的關係，當時他所屬的組織TAMBISAN 與PUP 大學的幾位學生，計畫在Golden Hills 辦3 天的活動，預計有MILK FEEDING、工作坊以及以路易西塔大莊園 (Hacienda Luisita) 蔗糖工人的抗爭與

屠殺為主題的戲劇表演。我們因為對「文化團體」感到興趣，而Golden Hills 又是一個工人社區，所以就跟著一起參與了這三天的活動。

a.地方簡介

Antipolo 市位於Rizal 省，是該省重要的經貿中心，距離Quezon City 東南方大約15 公里，整座城市圍繞著一座教堂而建，每年五月，都會有許多信徒到此地朝聖。 Antipolo 是個外國人愛去的觀光景點，裡面甚至蓋了一個村子，專門提供美式洋房的高級住宅區，但由於失業問題嚴重，因此在高級住宅區旁邊也聚集了都市貧民區 -- Golden Hills，他們都說，這裡沒有金子，只有泥巴~住這裡的人管這裡叫 "gillage"，指beside the village. 這個地方也是另一個urban poor area .

失業與低度就業問題：

Golden Hills 失業問題嚴重，大多數的人都待業中。即使有工作，主要還是到紡織廠當5 個月一聘的契約工，每天的工資約180-200 披索，或者在工地當建築工、水泥工。有一些小本的人，就會在社區裡開雜貨店(sali-sali store)、自助餐(turo-turostore)，或者騎tricycle 載客。

水的問題：由於Golden Hills 靠近山邊，所以這裡的地勢較高，而政府又沒有提供基本的自來水設施，所以用水的問題是Golden Hills 居民每天都要面對的，用水的來源有兩種：飲用水：私營水公司，用卡車裝水到社區販賣，拉水管到家裡裝水，大桶25 披索(20 元台幣)；洗滌水：水井(Balon)裡打水，社區裡有30 多口井，水質很差不能喝，但沒錢買水的時候，也會有人直接煮這裡的水喝，大家都會在早上的時候穿著衣服到井邊洗澡。一週兩次運水的卡車經過時，便會拉水管到每家人門口的水桶裝滿三天份水；住在更山上的人家有時因為地勢太高，水管運水不易跟水價格的關係，更常用的是井水。

公共設施的問題：

Golden Hills 除了基本的用水設施缺乏，其他的公共建設如學校、醫療建設也都相當缺乏，據調查Golden Hills 一戶大概有8-12 名孩童，240 位學齡孩童只有90位能上學，整個地區唯一的公共醫療機構—衛生所，裡面只有護士，沒有醫生，也沒有藥品。另外由於這幾年私人瓦斯的價錢越來越貴，多數人煮飯改成了用煤炭。

9/7 Sun. Free Joma Sison

整理 林星

今天去荷蘭大使館前參加抗議荷蘭政府逮捕Joma Sison 的活動，荷蘭使館位於大馬尼拉最昂貴的黃金商圈內，這個區域高樓大廈林立，街道也非常寬闊，但是在繁華的背後，仍然藏不住貧苦百姓的生存樣貌。抗議的規模不大，大約有150名左右的人參與，但跟台灣的遊行不同的是，參與的成員幾乎都是隸屬於各個組織的成員，各組織將旗幟抬出，列在隊伍前面，各組織的成員排在旗子後面，非常嚴謹，陪伴我們的組織者告訴我們，各組織會互通聲氣，詢問生面孔是誰？所以一定要有認識的人帶領才不會被認為是警方派來的內奸，因為警方過去曾經混入遊行隊伍中，伺機引發衝突，非常危險。但是因為這次遊行是在黃金地段，媒體跟市民很容易知道狀況，所以警方的動作不會太大，而抗議者這邊也是。

9/8-9/15 Southern Tagalog

整理 鄭威德

Southern Tagalog 簡介

我們菲律賓行程9 月11 日至9 月15 日造訪Southern tagalog 地區的Stn.Rosa 市，這裡是菲律賓著名的工業重鎮，有許多加工出口區設立於此。

在2001年此處發生幾場指標性的罷工運動，分別是NISSAN工會、雀巢工會，TOYOTA非法解雇工廠內部二百名工會的成員，這是我們這幾天的行程，要分別拜訪這些工會，了解他們的罷工故事。接著是社運組織的參訪，分別是OLALIA與KUMASA、以及受到艾若育政權迫害的政治受難者TAGAYA5五人組。

a.Nissan 工會抗爭與社區組織 9/8-9/9

整理 鄭威德

罷工歷程

從馬尼拉KMU辦公室出發，SOL帶著我們一行三人前往Southern Tagalog，當我們抵達此區第一個參訪的地點，Nissan罷工線，舟車勞頓抵達罷工線已是晚上接近十點了，當天晚上我們三人累壞了，先跟Nissan工會的幹部互相自我介紹及簡單的閒聊之後，我們就在Nissan工會搭建起來的簡陋木屋裏沉沉的睡著了，隔天才開始我們的訪問。

這場艱苦的戰鬥，從2001年迄今，歷時六年以上的罷工，起因是經理單方面決定終止團體協約。工會167個會員經過合法程序罷工，當時在廠房門口搭起封鎖線，阻擋工廠貨物的通行，一個月後軍方使用水柱驅離他們。爾後，主要的工會幹部居住在工廠前面不到十公尺，臨時搭起的簡陋小木屋，工會成員就在這邊展開長達六年的罷工。2001年除Nissan罷工之外，還有許多工廠也進行罷工，這跟政府當時打算使用契約工來代替正式員工的政策有關，意指資方的解僱行為，得到政府政策的背書。

工人與社區

首先浮現在我們腦海裏的疑問是如何能維持六年的罷工，六年的時間不算短。工會幹部RR回答我們說，工人們沒有很高的政治覺醒是辦不到，工人們在這六年的罷工過程，了解這不只是場爭取自己勞動權益的鬥爭。在司法訴訟的程序中，工人們看到司法一味的袒護資方，了解法律制度是偏向資方，政府的公權力不彰，了解了菲律賓政治制度的黑暗，工人們體認到這同時是一場對抗不公不義體制的鬥爭。

除了本身的意識覺醒，工會幹部RR提到社區的支援非常重要，不然這場罷工也無法維持那麼久。當初工會在向資方抗爭的同時，會試著去組織當地社區居民，向居民解釋工會為何要罷工，讓居民了解這場罷工不只是單純的爭取工人自身的勞動權益，這場罷工是對抗政治制度的不公義。當然，資方也會向居民進行反宣傳，試圖瓦解工會的宣傳手法，但資方鎮壓工人的場景，居民都看在眼裏，當居民看見軍、警強力鎮壓工人的每場抗爭行動，政府一味袒護資方的行徑，居民也了解了資方的謊言，轉而支持工會的罷工行動。

最具體的支持行動，即他們罷工的營地，就是當地地主提供，除免費提供土地讓工會幹部可以居住，社區居民還會不定期提供各種物資及食物給工人們，像我們造訪的當天，地主即提供豬肉給工會，肉類食品在菲律賓是昂貴的食物，所以用豬肉來招待我們在工人社區已是不錯的食物了。工會幹部們非常感謝這位地主的幫助，因為資方曾用威脅利誘的方式，逼地主要把工會幹部趕出現在居住的營地，但地主仍堅持初衷，堅定的站在工人這邊。

社區提供工人許多援助，但工會也是懂得回饋，工會有許多回饋社區的計畫，例如社區缺乏醫療設施的問題，工會計畫如果將來罷工能得成功，會資助金錢支援社區的醫療。另外如果社區的年輕居民，需要一份工作，可以透過工會尋找工作，但由於抗爭仍然持續中，所以這些計畫只能暫且擱置了。

現階段的抗爭情況（9/15 以前）

工會在之前的抗爭，資方曾允諾支付工人過去罷工六年來沒有工作所損失的薪水，並且讓全部的工會會員回來，但前提是要解僱16 個工會幹部，交換144 名工會會員的重新復職，將在9 月11 號召開協調會議，就此事進行討論。工會方面不確定資方是否會執行。後來13 號我們又得知資方仍然採取拖延戰術，口頭允諾但不確定是否會執行，工會的抗爭仍然前途未卜。我們詢問工會幹部同意被解僱嗎？他們說願意以幹部的解僱換來工會會員權益的保障，如果資方願意履行協議，工會幹部仍會留在罷工線持續抗爭，因為這不只是場爭取勞動權益的抗爭，是對抗不公不義的體制，這只是一小步。

如果資方願意履行承諾，這將會是工會方面的重大進展，但資方願意坐下來跟勞工談，這是工會多年來堅持抗爭獲取的成果，這是工人政治覺醒與工會力量的展現。

b.雀巢罷工經驗 9/10-9/11

整理 鄭威德

抗爭緣由

雀巢工會是KMU 旗下，具有指標性的戰鬥性工會，當時簽訂的團體協約，規定工人每日的最低工資635 披索，年資較久的員工則是700 披索，為當時全國之冠，菲律賓的平均基本工資只有300 披索。2001 年雀巢管理階層決定將原本團體協商條約規定的退休金，改成可以與個別工人談，排除在工會團體協商之外。工會不滿資方此項決定，工會方面決議罷工，就此展開近六年的罷工。資方因應罷工的策略就是解僱所有工會會員，以500 名契約工代替這些被解僱的員工，日薪僅有300 披索，比正式員工少了50%。

雀巢工會得到一位善心的退休老師支援，提供工廠對面的場地，做為罷工的抗爭線，與工廠僅隔著一條馬路而已。而雀巢公司就在工廠大門前安置監視器，大喇喇監視著對面雀巢工會罷工線的一舉一動。資方另外僱用大量的警衛，手持警棍、盾牌在工廠門口戒備，宛如軍事基地般的戒備森嚴。

這六年來雀巢屢次有激烈的抗爭行動，工人站在門口阻擋工廠的出貨，每次的抗爭警察使用強力水柱衝散工人，工廠的警衛也使用警察的盾牌、警棍來阻止工人的圍廠行動。隨著抗爭的次數，資方跟政府的鎮壓愈趨激烈，現在雀巢工會的抗爭試圖使用國際串連及其他方式，來延續抗爭。

現在雀巢工會正在籌備9/21 反運事戒嚴法活動，那天是Macos 時代解除戒嚴法的日子，戒嚴法是反人民、反工人的重要象徵，那天的主要訴求是針對現在艾若育總統與美國聯合打造的反恐法。再9/22 有全國性的反雀巢活動，雀巢工會在9/22 會動員群眾至工廠門口抗議，我們也有參與此次的活動，那天人數並不多，約莫6、70 人，我們有看到軍人手持步槍監視著工廠門口的遊行隊伍，儘管當天軍方人數不多，我們卻發現雀巢與軍方的關係是非常緊密的。

工會的幹部們在活動時，除了喊口號之外，還會向附近的居民、以及往來經過的車輛募款，許多跑這條路線的Jeepny、Tricycle 司機，因為工會長久以來的解釋，所以很瞭解、同情雀巢工人的處境，往往會捐錢到募款箱內。除遊行之外，大家還會到工廠邊的圍牆邊以起敲打、發出噪音，以壯聲勢。

前任會長的暗殺

前任會長Ka Fort，在2005年，有一晚騎車回家，在家裡附近的小路遭到暗殺，後來種種證據顯示，雀巢公司教唆、策劃這次的暗殺行動，工會領導人被暗殺對組織來說是一大傷害，但工會仍不放棄，持續進行抗爭。現在接任的會長Doel，原本是奶粉製造線上的工人。我們問他會不會擔心像前任會長一樣遭到暗殺，他堅定地說著早有心理準備。

雀巢公司在菲投資狀況

今天在此地的工廠是1976年建廠，專門製做奶粉、麵粉、咖啡，1966年第一間工廠，是製造咖啡，約有300名員工。1986年第三家設廠在民答那峨島，雀巢買了另一家公司，在菲律賓約有百分之80的佔有率。第四家工廠1990年設廠專賣美祿，1993年設廠賣冰淇淋，1997年買了菲律賓華商的巧克力工廠，再接下來是賣礦泉水。至今，雀巢佔有即溶咖啡百分之98的市場。在100個國家，有500間工廠，銷售超過8000種商品，在亞洲排名第三的大企業，西亞地區第二大，全球第11大的企業。

Macos時代雀巢是黃色工會，經過工人長期的奮鬥和努力，1983年卡布亞的工廠有了工會。1986年歷時三個月的第一次長期罷工。1989年1月20日，當時任雀巢工會會長Meliton Roxas被暗殺。而2001年，雀巢設立的第一間工廠關廠，因為當年工會勝訴，公司被迫付退休金，公司不想支付所以關廠。雀巢是全球最強大的食品企業。大力推動勞動彈性化、契約工，大量僱用契約工的結果，使得雀巢在工人身上的剝削加劇，使得雀巢企業成長驚人。

面對契約工

工會剛開始對契約工也是非常不諒解，工會認為這些契約工是工賊，而採取對抗的態度，但後來漸漸了解契約工也是有家人，需要一份工作養活全家，所以久而久之會對契約工喊話，希望能團結他們，這樣對契約工也有好處，共同的敵人應該是資方，而不是彼此。但管理階層會告訴這些契約工，不要跟工會的人接觸，契約工因為害怕經理的權威以及失去工作，所以工會對契約工的組織效果有限。

現階段的抗爭

與NISSAN和TOYOTA案例相同，雀巢也在罷工的同時，進行曠日廢時的司法訴訟，最近最高法院判決工會勝訴，退休金保障應納入團體協約裏。然而資方蠻橫無理，並沒有履行判決支付退休金，反倒是招待政府官員出國玩樂，資方跟政府的共謀關係可見一斑。雀巢工會則積極拜會各市府首長，希望這些官員能施加壓力給雀巢公司，儘管這些官員皆允諾會處理這件事，但遲遲沒有下文。

有200名工會成員分別與資方簽訂協議，並且拿了一筆資遣費。例如一位工作20年的人，僅拿到824000披索，比原本團體協約規定的退休金總額還少很多。這批人就不適用法院的判決。原本600名的工會會員，這幾年少了200名，足足少了三分之一的人，對工會的力量無疑是一大挫傷，但也顯現留下來的成員，在困苦的環境意志仍然十分堅定持續進行抗爭。有部份工人都靠著雀巢工廠所領的薪水來維持家計，開始罷工後沒有收入，許多工人的家庭經濟開始發生困難只好開始找別的工作，因為雀巢勢力太龐大，罷工的工人都被列入黑名單，所以幾乎無法在國內找到工作，有許多人開始到國外找工作。有鑑於此，工會幹部家屬成立另一個新組織SAMAKANA（Unity of wife of worker and together with striking work）。於2005年Ka Fort被暗殺後成立，開始時10個核心成員，由會員家屬成立，都是女性，主要是認為必須重新進行組織，才能去支援罷工線的問題，特別是財務問題，罷工基金的短絀。主要工作是到會員家中拜訪與討論。這個組織現在遇到的主要困難是沒有交通經費，所以必須要先籌錢，要有錢才能去各地會員家中組織。因為剛成立，運作情況不明朗，也沒有足夠的經費，所以能產生什麼樣

的效果，仍有待日後的觀察。

訪談插曲

在10 晚上我們向一位資深年約五十多歲的老幹部，詢問退休金多少錢時，Doel會長跳出來說根本不要算退休金，一點意義也沒有。據現任會長Doel 表示，這是雀巢公司在菲律賓慣用的手法，為了省下龐大的退休金費用，以關廠做為手段，這是一筆根本拿不到的費用。事後我們三人討論，也覺得以這樣的情況不應該問這問題，讓那位資深幹部去回想這筆拿不到的錢，徒增感嘆罷了。

c.TOYOTA 罷工經驗 9/12

整理 鄭威德

工會、運動歷史與全球串聯：

TOYOTA 的獨立工會TMPCWA(TOYOTA MOTOR PHILIPPINES CORPORATION WORKERS ASSOCIATION)成立於1999 年，當時工廠仍在馬尼拉地區（PARANAGUE 廠 1988-2005），多數的會員為正式工人。工會屢遭資方的打壓，資方宣稱TMPCWA 為暴力工會，威脅工人不得加入TMPCWA，所以會員人數從800 名下降到600 名¹，2001 年時，資方非法解雇233 名會員與幹部，TMPCWA 發起罷工，要求資方必須讓工人復職，並進入法律程序的抗爭，2004年，最高法院正式宣判TMPCWA 是合法的正式工會，資方應與之協商CBA，然而資方並不理會工會與最高法院的要求，逕行承認資方扶持的黃色工會為其協商對象。2001 年日本TOYOTA 工人來訪，回日本後主動連絡號召國際串聯。因為這是50 年來全球TOYOTA 員工首次的罷工，而資方不但非法解僱工人，並且不肯面對問題。透過日本團體的中介，TMPCWA 得到全球強且廣大範圍的支持，IMF(International Metalworker Federation.)為工會解釋狀況，並且聯結全球100 個組織聲援TMPCWA。

經過日本聲援團體與IMF 向ILO（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說明狀況，ILO 已經4 度發出聲明，認定TOYOYA 為非法解雇，並且又因為堅持了六年，愈來愈多團體組織聲援TMPCWA。2007 年8 月ILO 再一次（第五次）確認。因此透過國際串聯的方式向資方施壓，是逼資方回應相當重要的手段，國際串聯不是首先要做的事，卻是最重要的事。

現階段的抗爭：

2007/9/12，我們參加了在馬尼拉日本大使館前，抗議TOYOTA 公司對工會的無¹工廠目前約有1200 正式員工，包括800 以上的正式工人、200-300 名領班、100 人的管理階層、300 名左右的契約工，200 人參與罷工)因為不斷有正式工人被經理送出國工作，或是成為契約工，所以人數只是參考。

視與打壓，日本大使接受了代表們的意見，並承諾會向TOYOTA 公司施壓，工會幹部告訴我們這次的行動效果是正面的，這是第二次向日本大使館施壓。

9/9-9/12 在世界各地均舉行Anti-Toyota Global Campaign in September，當我們參訪TMPCWA 時，工會會長正受邀到日本活動。由於當年並不是所有的會員都被非法解雇，所以目前工廠外的工會成員有135人，工廠內的工會成員與同情者大約200 人，他們不一定屬於TMPCWA (目前廠內另有資方建立的黃色工會)，但支持罷工的行動。有能力的工會會員每個月繳50 批索當作TMPCWA 的會費，這是工會一半的經費來源，其它則是由友善的團體捐助的，在廠內，黃色工會的會員每個月必須繳100 批索的會費，而沒加工會的工人也被苛扣100 批索的Agency，這根本是變相的減薪。現在廠內的工人們都知道資方一定會有進一步削減工人權利的行動²，而親資方的黃色工會什麼都不做，所以工人們也知道TMPCWA 才是真正有戰鬥性的

工會，廠內的TMPCWA 會員，會藉由跟其它工人在閒暇時的對話、討論工會的行動，組織其它工人。而資方則會監視工會會員、找他們麻煩，TMPCWA 反制的措施是反監視，請其它工人們注意資方的行動，隨時通知。

目前TOYOTA 資方仍然相當強硬，不願處理非法解僱工會會員，TMPCWA 則努力組織廠內的其它工人、社區的居民以及工會會員的家庭，有好幾位工會成員就住在NISSAN 工廠前那條小路內的社區，因為我們見到的成員仍在廠內工作，有收入，還可以維持生活。

關於組織

我們此次參訪TOYOTA，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就是跟著參加9月12號日本大使館前的抗議活動，另外就是到TMPCWA 位於Stn.Rosa 的辦公室，跟幾位幹部談話，並短暫的到附近工會成員的家裡拜訪。在遊行抗議的現場，TOYOTA 工人穿著工會自制的T-Shirt（製圖與印製均在辦公室完成），另外還有許多Southern Taglog 地區的工運份子加入遊行，像是KaRise、KaRomeo、NISSAN 工會的會長，遊行人數大約四、五十人，一輛有擴音器的Jeepny，遊行的路線很短，大約200公尺，便抵達日本大使館前，許多人輪流用擴音器演說，直到商談結束。下午我們來到TMPCWA 的辦公室，這裡的狀況與設備跟雀巢、NISSAN 罷工線比較起來，相當的完善，有兩個房間跟客廳，其中一個房間提供給來TMPCWA受訓的其它工會工人住宿，客廳裡則有電腦與網路，因為TMPCWA 仍有會員在廠內工作，繳交會費，所以能維持這樣的辦公室。當時我以為這多少也表示TOYOTA 工人抗爭的狀況，是優於NISSAN 工人的。但是當我們在OLALEA 辦公室與KaRomeo 談到這個觀察時，KaRomeo 指出，他認為NISSAN 工人的抗爭是比TOYOTA 成功的，因為NISSAN 資方有與工會在談判桌上協商，但是TOYOTA 的狀況，資方根本沒理會TMPCWA，雖然目前TOYOTA 工人的經濟狀況優於NISSAN 工人，但他認為NISSAN 工人的政治覺醒程度高於這與TOYOTA 工人，組織也較TOYOTA 成功。

d.visit South Ville 2007/9/13

整理 林純秀

Southville 安置拆遷戶的新社區

在OLALIA 基金會裡，有二個十幾歲的年青人也借住在這裡，Jaycris (Jaycris Y.Trayco-中間名是媽媽的名字，後面是爸爸的名字)和Dex (Erwin Parotina)才剛來這裡四天，原本住在Makati City，因為家附近要蓋鐵路（他們稱為Philippines National Railroad, PRN），所以房子被政府拆掉，才剛滿十九歲，卻沒有錢完成high school 的課業，Jaycris 說，也許明年再看看吧。午飯後，他們兩個人陪我們一起去附近看看另一處相同處境的地區，那個地方名為Tarikan，2006 年的時候為了蓋鐵路而被拆掉，現在還可以明顯的看到房子遺留下來的水泥地板。在我們前往Southville 的路上，經過不少農田、養豬場、牛棚、羊場，還有一個大型的資源回收廠，Jaycris 說，這裡的居民大多還是務農維生。至於鐵軌，不過一年的時間，卻早已荒煙蔓草，他們說，這鐵軌只是先準備著，根本沒有火車行駛。這段鐵路一路通到Southville，如果走路的話，大約需要花30分鐘才能到，於是我們決定搭tricycle，光是回程，一個人就要15piso（一般近程最低只需要7piso）

Southville 也是一年前政府用來安置拆遷戶新蓋的社區，他們大多來自Manila, Makati, Laguna 等都市，全數安置在這裡，規模約八千戶，全是一樓的小平房，四面牆壁加上鐵皮天花板，大小就和組合屋差不多。裡面沒有自來水也沒有電，全得靠住戶自己想辦法，然而，新社區裡的居民直到現在大多還是失業的狀態，民生用水靠免費的地下水，飲用水還得另外買，或者，像學校這類的地方，則會自己蓋水塔。

新的學校 空的學校

社區興建的同時，也一起新蓋了一間學校（high school），學校裡的狀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學校的規模，包括隔壁的幼稚園，總共有40間教室，但是一整棟的教室因為沒有足夠的課桌椅，而沒辦法使用，高中部的二棟大樓只用了九間教室，不得不得輪二個梯次上課，早上6:30~下午12:30一輪，下午1:00~晚上7:00又一輪，校長Mr. Lavegan說，他只能寫信向地方政府、NGO、公司等地方尋求協助，希望明年能夠有足夠的設備提供所有的學生上課（single section）。全校共有1,460個學生，21個老師（共同一間辦公室及一台電腦），校長有自己的辦公室（一台電扇及一台電腦），18個班（一年級、四年級班級數不明，二年級5個班，三年4個班），每個班的人數（class size）約85~90人不等，教室裡除了黑板之外什麼也沒有，連電風扇也沒有，上課的時候非常熱，全校只有一間餐廳，至於操場，只是拿二棟建築中間的充數罷了，除了泥巴地和石頭之外，什麼都沒有。學校的課程約有七、八個，包括英文、國語（Philippines/ Tagalog）、社會、數學、科學、MAPEH (Music, Arts,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Value Education(生活與倫理)、Technic & neighborhoods (e.g. Industry Arts, Agricultures, Economic etc.)，但除了國英數三科有課本之外，其它的課大家都買不起課本。

e.visit political prisoners/ Tagaytay 5 9/14

整理 林星

2007.9.14 10:00AM-1:00PM Southren Tagalog (文森特·林營區)拜訪Tagaytay 5

14號早上從OLALIA辦公室出發，TRANSPORT的工會幹部金寶與他的家人(妻子與一雙兒女，小兒子才剛滿一歲，因為太少見到爸爸而顯得有點陌生)陪我們一起前往探視Tagaytay 5。大約在一年前有五位農民組織者在Tagaytay這個地方被警方逮捕，他們有五個人，所以被稱為Tagaytay 5。金寶手挽著的塑膠袋，沉甸甸地裝滿了麵包、餅乾、糖果、香菸跟PINOY報紙等補給品，我們換了兩班的吉普尼，金寶在車上叫我們把像機、手機放到背包裡，因為那都是不允許帶入的。在營區前的水果攤，金寶再買了幾顆蘋果。我們也想說是不是帶點東西過去比較適當，要選哪種水果呢？我們問了葡萄的價錢，一串葡萄要價180披索，超過一個工人半天的薪資，我們也覺得貴得吐舌，老闆娘說可以切小串賣給我們，這時金寶說葡萄是有錢人吃的，Tagaytay 5不喜歡吃葡萄，所以我們買了5條類似大黃瓜的水果。到了看守所時，原先警察盤查我們三人的護照，由於我們不懂Tagalog語，金寶幫我們向警察溝通，費了好大一番功夫，才讓我們進去探訪Tagaytay 5人組。剛開始雙方先互相自我介紹，我們得知他們五人的姓名，分別如下：AXEL PINAN、ARIS SARMIENTO、RIEL CUSTODIO、MICHAEL MASAYES、RICO YBANEZ。

AXEL 高高瘦長的身型，穿著約翰·蘭儂的T-Shirt，剛開始大多是由他跟我們談話。我們一見面就侃侃而談他們五人所遭遇的、所面對的是怎麼樣的黑暗與不公，而他們又是如何面對、如何對抗，而昂然而立的。以下是五人組中的AXEL 向我們敘述被逮捕的經過。

AXEL 口述：

我(AXEL)跟RIEL 是CAVIDAY地方農村的組織者，我們主要關心的議題有農民的土地問題、以及菲律賓農民在面對WTO衝擊下，生產的咖啡等農產品問題。在2006年4月，我們因為準備籌辦五一的活動而一起開會，會後5:30PM當我們要移動到其他地方的途中，突然衝出白色車子、白色衣服(不是警察制服)的持槍份子，持著手銬將我們拉出車外，沒有電影<機器戰警>裡的台詞:你們有權利保持緘默，但你們說的一切都會成為呈堂証供，這些人直接將我們綁走，我們先被滯留在SAVING HOUSE(似乎是警局中的警閉室)，不斷的被反覆盤問名字、住址、組織關係.....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們是誰！接下來我們又被帶往大馬尼拉地區，一路上我們的眼睛都被蒙住，只能根據耳朵聽見飛機、機場的聲音而判別自己所處的位置。我們五人甚至不認識彼此。在菲律賓有太多的誣告、不實的指控。我們一整天沒吃、沒喝，被槍推擠。早

餐的時候，終於可以吃了，但是太害怕了，也許這是最後一餐，太餓了，所以吃了。

我們被關的第一個牢房是在靶場旁邊，每個人單獨監禁。他們逼問我的組織關係、是否加入人民軍。我們不是軍隊，我們是激進的農民組織與工會，但是我們不是武裝組織。不斷有槍聲響起，警衛就會恐嚇說：這是某某人被槍斃了，下一個就輪到你了。「單獨監禁的那段期間，我們常常互相高喊著彼此的名字：里可、阿里斯、麥可、、、。我們自己點名，然後就開始合唱。唱到口乾舌燥都不敢停，怕聲音一停同志們就以為我掛掉了。」警察會說某某人已經全招，你招吧。我們講話都很大聲，確定彼此還活著。後來高階警官來問話，比較有禮貌，警察搜查了我們的包包，包包有錢，裏面的錢是幫小農的咖啡帶到加拿大賣的錢，約40000piso，現在也沒有了。第二次以後的詢問，警察會說：「你的槍呢！在那？」往後又一直以炸房子、恐怖行動為指控。

我必須說這些，讓人知道如何克服恐懼，確定彼此還活著，唱歌以激勵自己。警察會問我們的電腦密碼，使用什麼軟體，最後警察問我們在那裏活動、遊行。因為活動是合法的，所以我就一五一十的說，沒想到之後政府誣賴我們會在遊行時進行恐怖活動。那時是他們第一次圍著我們的腳。後來有個記者會，但是我們五人不能出席，記者很衝要求我們五人要出席，警察本來不准他們與記者見面，但是可以用錄影機、照相的方式，不准直接用面談的方式，但在記者的強烈要求下我們五人可以接受採訪，如果我們能出聲，才能反駁警方的不實指控。這也是第一次我們的家人知道我們身在何處。在記者會我們又回到這裡（指其他的監禁處不是現在的接受我們訪問的監獄）。

我們的律師向法院要求，只能拘留36小時，可是這是非法拘捕等於綁架，我們準備好成為政治犯，人生已完全不同，不能再進行社會運動、組織農民了。如果是革命者可能會以叛亂罪被關起來，但是政府拘捕我們卻沒有任何證據。

後續AXEL 跟我們說明整個逮捕的來龍去脈過程中，會發現他們非常強烈的希望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向我們說明事情的經過，並且希望我們出去後能透過各種可能的方式，把菲律賓的政治迫害的訊息讓更多的人知道，我們義不容辭的允諾回來台灣後，會透過各種管道讓更多人的知道Tagaytay 5 的遭遇。在訪談中我們了解他們在獄中甚至透過絕食的方式，爭取應有的人權。經過27天的絕食抗議後，才爭取了床、親人探訪、出外放風的時間（週一、二、五兩小時的放風時間）等等的囚犯應有的權利。他們五人其實是被關在監獄大門口警察局內的暫時拘留所，在監獄內起碼還有床、電視、交誼廳，在拘留所內五個人擠在三坪不到的小空間內，只有地板跟日光燈，環境比在真正的監獄內還差，但是對Tagaytay 5 而言，比物質生活上的匱乏還更令人難過的是與親人的分離，Aris的妻子得癌症去世，無法親自去照護。在向我們說這件事時，Aris 流露出惋惜及不捨的神情。另外，監獄中被限制活動，他們五人無法再持續原本的理想及工作，為農民服務、持續從事社會運動，菲律賓政府以莫須有的罪名，粗暴地剝奪他們的理想及夢想，這對一個人的尊嚴及人權是多麼大的傷害啊！

9/21 Anti-Martial Law 25th anniversary rally

整理 林星

從9/20 起一連人民組織三天都有重要活動，因為這是Macos 時代Martial Law立法25 週年的日子，對菲律賓人民來說，那是極權政治的象徵，就好像台灣的「戒嚴」一樣，許多運動份子在那時被政府逮捕、殺害，所以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一方面是紀念這些先烈；另一方面也是宣示反對當今艾若育政權的集結。9/21在馬尼拉以及全國各地都有大遊行；9/22 在雀巢工廠與Ka Ford 墓前則有活動是聲援雀巢工會以及紀念近年遭到政治暗殺的運動組織者們。

9/21 下午遊行隊伍到一個路口後，停滯了大約1 個小時，因為前方重重的警力堵住了隊伍的去路，我們本來在遊行隊伍中間，這時候就跑到最前頭看看發生了什麼事，純秀拿著相機爬上警方陣線後方的消防車，想登高看清楚全場的狀況，這時突然警方有了動作，警察把消防車的水管拉出來，準備向遊行隊伍噴水，而對峙的前線，警方也開始以警棍、盾牌攻向群眾；群眾則以旗幟、標語推擠、保護自己，這段衝突持續大約三分鐘，經過勸阻雙方才停頓下來。事後 ANAKBAYAN 的會長 Lengua 告訴我們當時的情況，以及現場指揮注意的事情：「9/21 的遊行，必須要展現我們的戰鬥性，但同時又不希望有人受傷，所以如何在這兩者中維持平衡，是最重要的事情。因為不能讓人覺得我們很聽警方的話，說走就走、說停就停，所以必然有推擠；但是如果大規模的衝突，又會讓初步參與的群眾感到害怕、離開，削弱了我們的力量，所以在遊行前，就必須清楚知道警方跟群眾的比例、警方的指揮官是什麼人？個性怎樣？衝突當時是因為從 Southern Tagalog 來馬尼拉的一支 500 人隊伍衝破了警方的封鎖線，而大隊必須立刻跟進，免得人單力孤的 Southern Tagalog 隊伍被警方衝散，所以才爆發衝突，當時現場的警方指揮官是外地調來的，跟馬尼拉長久跟社運組織打交道的警官不同，很容易警張，所以下令打人，我們立刻到衝突線將雙方隔開，衝突才只維持了 3 分鐘。在都市地方，因為警方擁有優勢的人數，所以組織多是採取守勢，但是如果是在鄉村的游擊區，組織擁有武力的話，就會對警方發動攻勢。」

9/24-9/26 CAVITE

整理 林星

Cavite 地方簡介：

Cavite 地區是 Southern Taglog 地方的一個部分，這個區域是菲律賓加工出口區最早開始設立的地方，本來處處都是農地，不斷的有地方被劃為經濟特區或加工出口區，因為都市化程度低，加上政府重視對經濟特區工人的壓制，所以跟同在 Southern Taglog 地方長久有運動歷史的 Laguna 地方相比，政治風氣肅殺得多。

Cavite 地區目前人口 70% 為農民，工業帶只有兩個區域，分別在下圖紅色部分。Cavite 地方主要經濟園區分兩種：-Export Processing Zone-政府所有。-Special Economic Zone-私人所有，由外國公司擁有，幾乎不用繳稅。但是工人的工作狀況與待遇，在兩者內都是一樣糟糕的。

9/26 visit FCIE

整理 純秀

潛入 Cavite 第一工業區 FCIE (First Cavite Industrial Estate, FCIE) 觀察筆記

今天我們三個人分為二組，威德和我跟 George 到 FCIE，林星和 JM 則是去另一個工人社區。FCIE 同時也是 Golden Will Fashion Garment 廠區所在，此區一共有 40,000 名工人。George 之前曾經在 GWF 工作過，非常熟悉這裡的環境。一般加工出口區通常都是謝絕參觀，更別說是攝影了，大門通常會有警衛檢查證件才能進入。出發前，George 一再交待我們，如果警衛問起我們要做什麼的話，就跟警衛說，我們要去 A 地。原來這次 Georg 想到的辦法是，告訴警衛我們要到工業區對面的 A 地方，必須穿過工業區，請他讓我們進去搭三輪車。警衛果然放行，我們一進大門馬上搭上三輪車，並且要司機載我們到 A 地。等到我們接近 GWF 工廠的時候提前下車，留下一臉困惑的司機。離開的時候也是利用下班時間，一大群工人從廠區湧出，混入人群裡走出來。加工出口區裡勞資緊張的氣氛，由此可見一斑。

1. 在 FCIE 裡面通常都是三班制，加班時數不一定，視訂單而定，通常是二或四個小時，但也有熬夜通宵的例子。

第一班：早上 7:00 到下午 4:00

第二班：下午4:00 到晚上11:00

第三班：晚上11:00 到早上7:00

中午休息時間一個小時，輪休11:00 到12:00 一批，12:00 到13:00 第二批。

2. 在園區看到的制服大多是白色的，陪同的組織者說，有可能是因為白色T-shirt 比較顯眼，方便管理員工。
3. 在FICE 只有Golden Will Fashion Worker Organization 是真正的工會。

9/26 visit CEPZ(Cavit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整理 純秀

Rosario 地區也就是(CEPZ)園區內，大多數是韓國公司，80%的工人不是當地居民，一共有80,000 工人(全國最大的經濟園區)，80%為女工，在268 個工廠工作，其中70%是契約工，正式工人只佔30%。

加工出口區內所的工廠在招募員工時，都會要求附上健康檢查結果，但是到醫院去做最便宜的檢查也要235 披索，對一般的失業勞工而言也是一筆負擔。在加工出口區附近的主要道路，沿路上有許多診所，這與其它地區有很大的不同。因為菲律賓大部分的醫療人員都到歐洲，特別是英國工作，流失大量人才，已造成許多診所倒閉，很難得看見一條馬路上同時出現這麼多間診所及私人醫院。詢問陪同的工會幹部，她指出，2000 年之前，附近只有二間醫院，後來也許是因為加工出口區裡常常有人工人受傷、生病、懷孕等等，加上工廠裡不提供足夠的醫療服務，所以附近才會越來越多醫院，特別是私人醫院。

Phils. Jeon 裡的工人大多已經工作十幾年以上了，因為沒有退休金，大多是正職，即使做到生產線的組長 (line leader)，事情變多了，但薪水卻沒有變。今天訪問的工會成員都是女性、單身，她們說每天工作時間那麼長，回到家都已經天黑了，才沒有時間談戀愛呢！而且工廠裡面90%都是女性，很少機會認識男性。

下午工會的姊姊們帶我們進到CEPZ 這個全菲國最大的加工出口區，因為Phils-Jeon Garments Inc. 跟 Chong-Won 這兩個工廠正是在CEPZ 園區內，中午交班時間，數以萬計的工人進出荷槍實彈警衛所把守的大門。園區內全面禁止攝影，一看到相機，保全就向警方打電話報案，我們也因此在此在園區內上演了一場諜報情節的逃跑戲碼。

9/27 picket line of RIPADA in UP

9/28 PUP (education orientation, visit school)

整理 純秀

UP RIPADA 社區反拆遷運動

靠近菲律賓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UP) 附近的三個社區，包括Ricarfe, Palaris, Dagohoy (三個社區都是以地方英雄的名字命名)，約有493 公頃的面積、2000 多戶居民，屬於校地的一部分，居民主要都是UP 裡退休或在職的公務員、學生、教授及其眷屬，其中多數居民已經居住十年以上。2007 年開始，由於馬尼拉發展局 (Metro Manila Development Authority) 一項土地開發計畫 (C5 計畫)，決定在缺乏完善的安置計畫之下，將一部分校地轉售給私人企業，這三個社區在這個開發計畫之下，不得不面臨被拆遷的危機。政府為了便宜行事，拆遷之後居民不但得被迫安置在遠離大馬尼拉地區的地方，例如Cavite 等，增加工作通勤的時間、費用，住宅的環境品質也非常惡劣，例如垃圾場附近、缺乏自來水及電源等，而且不能持有房屋的所有權，這意味著未來如果安置的處所再度有新的開發計畫展開時，居民就像遊牧民族一樣，必須再一次配合拆遷。因此，居民們包括學生決定成立自救會 (”Save RIPADA

Movement Association”），也在2007年9月14日的時候，成功阻止測量人員進入社區測量預建道路的寬度，青年部門負責輪守罷工線、擬策略等，社區則是儘可能提供一切協助。這次的反拆遷運動不只是反對社區拆遷而已，Anakbayan 的組織者也試著在運動進行培力，把運動提高到更反對公有校地私有化、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所造成的貧富差距、彈性勞動與失業問題等層次，和整個菲律賓人民運動結合，例如，透過內部的討論，他們會自己選擇各種議題，並針對這些議題尋找可能的講師自己辦勞教，像是菲律賓的大地主Ayala 在UP 附近蓋了一個電訪中心（Call Center）好讓UP 的學生可以利用晚上打工，但工資卻遠遠無法負擔昂貴的學費這類的議題，或者參與其它人民團體的聲援活動與社區活動等。

9/29-10/2 Bulacan 農村

整理 林星

KMP 安排我們參訪的地方是距離Quezon City 西北約25 公里的Bulacan，山坡上一處311公頃的農村，這也是當地109戶人家對抗Gregorio Araneta地主家族的地方。此地的地主原本是Macos 的支持者，在Macos 被人民推翻後，地主也逃往國外，而當地被DAR（土地改革的政府機關）劃為土地改革之處，但是幾年之後，地主卻又再次回到當地，並宣稱此地仍是他的私人資產，派武裝的保全人員帶著M-16 步槍到當地「巡邏」，搗毀農民們的作物，不准農民種植農作維生，甚至殺害當地的農夫，再透過恐嚇、威脅或離間分化的方式以少量金錢收買當地人的房產，強迫當地人離開，這背後有著巨大的土地開發利益。

SASAMAG（Sandigang Samahan ng Magsasaka sa Tungkong Mangga）是當地農民的組織，也是KMP 的會員組織，從1998 年開始組織當地的居民對抗地主，從那時開始，因為私人保全的暴力，居民們就無法正常的耕作，只能在山坳間不易被發覺的小塊農地偷偷耕種，甚至是完全沒有耕作機會，許多人的家計因此陷入極端的困頓，例如招待我們三人的人家，我們在三天中只見過男主人一次，因為他必須搭車到遠處的市場，將少量的農作物賣出以餬口，由於車資貴路途又遙遠，他總是住在市場好幾個晚上才回家一次。

Bulacan 由於地勢較高，政府的基礎建設又差，所以也有自來用水的問題，2007 年時經過地方議會通過，並由KMP 執行建造了一座自來水抽水站，只收取低廉的水費以維持抽水站的運作，成為當地用水的重要來源。SASAMAG 與KMP 除了組織當地的居民之外，也常到政府的對口機關DAR 抗議，要求DAR 執行原先土地改革的承諾，但是至今為止，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的DAR 部門都沒有做任何事情。

10/3-10/5 SMOKEY MOUNTAIN

整理 林星

我們在IBON 的辦公室與執行編輯Jazminda F. Lumang-Buncan 進行了約2 個小時的訪談，Jazminda 針對IBON 的歷史流變、研究主旨、研究方向、機構形式為我們做了介紹（詳見筆記），而我們則對研究方法、IBON 與其他組織間的合作模式等提出問題。

下午，我們就搭乘捷運前往都市貧民區所在的垃圾山-Smoky Mountain。臨行前，Sol 跟我們說Smoky Mountain 的狀況跟其他我們去過的都市貧民區差別不會太大，所以當我們下了捷運、與兩位地陪轉乘2 班Jeepny 後步行，此時空氣中已漂浮著垃圾的酸味，我們就以為已經到了Smoky Mountain。b. Smoky Mountain 簡介沒想到兩位地陪領我們穿過了剛下車的社區，來到一條巨大的產業道路，路的對面似乎就是海港，能見到許多大型貨櫃與聯結車，穿越馬路後，需要橫渡過一段約300 公尺的黑色泥濘，才能進到Smoky Mountain 內，任何鞋子乾淨的人都不會想要用走的過那段路，所以外頭就有人力車運送來往的乘客。越過了那段奈何橋般的

黑道，歡迎來到菲律賓（這是人力車車伕對我們的致詞）。

剛到Smoky Mountain 時的震撼是巨大的，威德說：「很難有人見到人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而不對資本主義感到憤怒的。」社區的地面是由已經被撿選過的廢棄物所層層疊疊而成，用木板、竹子、布簾拼湊而成的「房子」緊緊靠著，空氣中瀰漫著焦味與酸敗的氣息，天空被煙霧阻隔著，一把把的野火燃出氣若遊絲的火光，歡迎來到Smoky Mountain，馬尼拉最大的垃圾山，佔地至少有10 個足球場那麼大，每天有5000 噸大馬尼拉地區的垃圾堆放到這裡，同時，這也是300039個家庭的「家」。

在Smoky Mountain，一共有三種工作，撿垃圾中可回收品的人、購買回收品轉賣給回收公司的人、跟燒碳的人，撿垃圾的人每天從早上工作到傍晚（沒有燈光可供工作），收入大概是一天150-200 批索（菲國的貧窮線為600 批索/家庭/每日）。燒碳者從外面進口木材，燒成碳後再拿出去賣。這裡的人，多是外省地區的無地農民，來到都會 區卻找不到工作，在這裡，一待就是半輩子，他們受到社會的歧視、回收商的盤剝、惡劣衛生環境的威脅、垃圾公司的欺凌。圖片說明：購買回收物的當地人 收集垃圾回收的工作

Smoky Mountain 當地沒有自來水設施，水的供應為村子口的water supply，用水桶接水扛回家（2 批索/5 加侖），這是比較不乾淨的水，一般用來洗滌，但當沒錢時也只好喝這個，如果要買喝的水，則價錢為25 批索/4 公升。電力的供應則時有時無，由居民向私人的電力公司購買，電費大約是250 批索/一週。

當地人如果要就學，必須要到聚落外就學，需要搭人力車橫渡那條約300 公尺左右的泥濘路，一個人20 批索，通常一個家庭有5-10 個小孩，無法負擔全部都去上學，所以常常是輪流去上課。Smoky Mountain 當地有的都市貧民組織為SMOKE MOUNTAIN COMMUNITY ASSOCIATION. INC，是KATAMAY 的會員，組織著這裡的居民，讓居民瞭解自己所處的菲律賓社會狀況，以及經濟、法律議題的合作、協助，例如曾有垃圾車公司撞死孩童，賠償的金額也就只夠辦那場喪禮。

目前住在這裡並不是非法的，但是菲律賓政府有計畫要驅逐這裡的居民，然而卻對居民並沒有任何的安置措施，所以這是目前組織的重要議題與抗爭。

2. 組織參訪

全國政治中心

BAYAN

全國性聯盟

KMU

KMP

MIGRANTE

ANAKBAYAN

地方聯盟與獨立協會

SCW&WAC

OLALIA

文化組織

KUMASA

TAMBISAN

勞工教育機構及調查組織

IBON
EILER
LEADER

全國政治中心

BAYAN (Bagong Alyansang Makabayan, New Patriotic Alliance, 新愛國聯盟)

整理：林星

1. BAYAN 的組織性質簡介

BAYAN 不是一個NGO 組織

BAYAN 是一個political center(既非economic center、也非culture center)

BAYAN 的支部例如BAYAN-USA (美國菲律賓人的政治中心)、也有Pinoy 為主的支部。

2. BAYAN 的過去的工作與目標

National Democratic: national 指的是抵抗外國的支配，這很困難，尤其是美國對菲律賓的引想已經滲入許多人心中；democratic 指的是保護工人、農人的權力，因為這是人民中的大多數。過去，People Power 曾經推翻過獨裁者 (Marcos、Estrada)、對抗貪污政治、令美軍基地撤除(Clark 基地、Subic 基地)。這些運動需要BAYAN 統合社會各個部門的力量，也需要與菲律賓其他的政治力量 (1.反對勢力的地方議員、國會議員、2.教會、3.其他的政治群體、4.其他傳統脈絡下的組織) 在相同目標前提下，進行合作才能達成。

BAYAN 是進步的、具戰鬥性的運動領導，同時也與國際上的組織、個人進行串聯合作 (International & solidarity)。即使過去的運動翦除了這些，在菲律賓仍然有許多的問題存在：

- 在Mindanao 的美軍
- 貧窮問題越來越嚴重
- 大規模採礦議題
- Charter Change (修憲)
- 艾若育政權

3. BAYAN: Dreams/Visions/Commitment

- 使無地農民擁有土地
- 工人能獲得更高的工資
- 言論、信仰、表達的解放：菲律賓的知識份子、學生、老師藝術家、醫生等等，享有公民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權利。
- 菲律賓不再受美國、日本的支配。

4. 什麼是Political Center?

● 協調/決策各部門與地方、全國性的倡議(CAMPAIGNS)包括：

I. 推翻艾若育政權(2001-至今)

II. 政治壓迫：政治暗殺 (目前已逾900 人)、組織者失蹤、城市與鄉村的軍事化問題、公民權議題，例如連內閣閣員都被禁止談論關於貪污的議題、以及聲援Joma Sison 被S-Dutch-GMA 扣押的議題。

III. 提高工人每日工資125 批索的議題

IV. 關心菲律賓政府與日本的經濟合作協定(Japan-Phil. Economical Partnership Agreement)，因為這議題會影響到菲國工人、漁民、農民與醫療人員，下個關注的對象將會是菲律賓政府與中國政府的協定。

V. 跨國採礦公司議題：這特別與各地的原住民有關。

VI. 美軍在民達那娥、中呂宋的部署與行動。

- 聯繫聯盟與其他政治團體、部門、地區的工作(engages in Alliance work with other political groups ,sectors ,regions)
- 進行宣傳、教育、文化工作(engages in Propaganda work ,education ,cultural)
- 進行國際串聯工作
- does coordination in Relief & rehabilitation after a National or Man-made Disaster.

5. BAYAN 的組織架構

National secretariat(13 人，每天6 點進辦公室，有時間就會討論)

National Congress(每3 年，地方與部門的代表會進行3 天的會議)

National Council

(每年開會，各部門與地方2 名代表)

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每年開3 次會，每個部門1 位代表、1 人從CL、ST、NCR)

6. BAYAN 的網際網路工作

- 網址：www.bayan.ph
- 正式聲明statement /分析analysis
- 相片(photos)→相片網址：www.arkibonbayan.org
- 影音(videos)：上載至You Tube

全國性工人部門聯盟組織

KMU

整理：鄭威德

KMU (Kilusang Mayo Uno, May First Movement) 中文原意為五一工人聯盟，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882 到1896 年菲律賓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民族革命，當時成立的一些戰鬥性、反帝國主義的工會。年代再更近則是1950 年成立的戰鬥性工會聯盟CLO (Congress of Labor Organizations)，在1951 年在美國帝國主義與菲律賓政府的合作下遭到鎮壓、查禁。但工人運動並沒有因此沉寂，緊接著在1957 年成立國家勞工聯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bor Union, NAFLU)，持續蘊釀工人運動的能量。1980 年5 月1 號，KMU 正式成立，其基本思想原則延續著CLO 的傳統，標榜戰鬥性、反帝國主義、正統的工會。戰鬥性(militant)指遇到任何危險、困難都不退縮、動搖，帝國主義(Imperialism)指反對美國、日本等帝國主義的經濟殖民，正統(genuine)指涉的意義是堅持站在工人階級立場。KMU 的加盟組織可以分為垂直的與水平的兩種：垂直的是指各種產業的工會聯合會及其他的群眾組織如都市貧民組織KADMAY；水平的有分兩種形式：其一是特殊議題的聯盟，例如KMK4 (Kilusan ng Manggagawang Kababaihan, KMK 辦公室即設立於KMU 總部Movement of Women Workers) 是女性勞工的組織。其二與KMU 有合作關係的組織；就組織架構來看，其實是個更廣泛的社會運動聯盟。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在組織結構有垂直、水平的關係，並非想像中嚴謹的科層組織，下級組織必定受上級組織的指揮，實際上各組織的獨立性很強，各自都有不同的議題在運作。

KMU 平時的工作內容是提供各種服務給工會，團體協約的簽定、勞資爭議案件、工會勞教及個別工人的勞動權益相關服務，以及社區、工人的組織工作。內部組織結構是以是全國代表大會做為最高權力機構，每三年召開一次，負責制定接下來三年的年度總分針，在代表大會休會期間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NC)則作為組織最高權力機構。全國委員會每年舉行兩次會議，並由13 個幹部組成國家執行部門(National Executive Council, NEC)負責執行、監督國家委員會的決議。國家執行部門組成結構即國家主席、國家副主席主持、區域代表包橋從國家

首都地區，呂宋中部，南他加祿，宿務，棉蘭老島的北部、棉蘭老島南部、秘書長、財務部門及秘書處。由秘書長負責監督KMU的日常運作。就我們在KMU觀察的情況，在KMU的辦公室不容易看見其他工作人員，通常大家都到各個社區、工廠擔任組織作，辦公室只留下少數二、三人維持辦公室的營運。KMU辦公室另外設置網路資訊部門、國際部門：網路資訊部門專門負責KMU網站維護及把菲律賓工運的最新消息公佈在網路上，國際部門則專司國際串連，與其他國家的社運組織合作，譬如國外實習生的相關事宜就由該部門負責。經費的維持上，KMU下級廠場工會，以我們後來訪問到的遠東紡織工會為例，每個會員固定每月繳交50披索會費，其中各20披索分別繳給遠紡工會及NAFLU，10披索繳給KMU。KMU內部工作人員皆不支薪，每個月固定領幾百元的補貼，所以KMU工作人員稱自己的工作性質是義工（volunteer）。

經費維持及工作內容：

例如：遠紡工會繳交會費每個會員每月繳交50披索20 to UNION 20 to NAFLU 10 to KMU，KMU會提供服務給底下的工會組織，包括團體協約的簽定、勞資爭議、個案服務、勞教

全國性農民部門聯盟組織

KMP (KILUSANG MAGBUBUKID NG PILIPINAS)

整理：林星

KMP成立於1985年，主要組織對象為農民與農業雇工。在菲律賓，農業部門佔了總勞動力人口的75%，所以農業是菲律賓經濟與民生計的基礎。全菲律賓79個省(Province)中，KMU在其中65個省有分層組織，約有200萬名的會員。KMP主要的工作有組織、政治倡議、宣傳、教育；與農業有關的各種議題（WTO對農民的衝擊、跨國農產公司、反對基因工程作物、農民的人權議題等）。從1989年起KMP開始國際團結工作，因為剝削不只在菲律賓發生，尤其在其它第三世界國家亦如此，而地方議題也需要國際輿論的支援。

菲律賓農民目前最主要的兩個問題分別是：1.中間商的盤剝 2.無地農民問題、土地高度集中於少數地主。歷年的國會、政府迫於人民壓力，通過了各種土地改革法案與計畫，然而全國61%的出身地主家庭的議員涉入土地利益之中，這樣的土地改革根本是個謊言。

全國性海外菲律賓人、移工部門聯盟組織

MIGRANTE INTERNATIONAL

整理：林星

1. MIGRANTE 組織概況

MIGRANTE 是海外菲律賓人及其家人的聯盟（alliance），包括：

◎OFW(海外菲律賓工人):2006年就有1.06百萬人到世界197個國家工作，這些人匯回12.8B的美金。其中台灣是第六大國，共有39025名菲國工人，匯回菲國169M美金（第10名，第1名是US，第2名為沙烏地阿拉伯。）

◎菲籍婚姻移民：在日本、加拿大、澳洲都有所謂外籍新娘的組織

◎政治難民

◎移工/市民

目前MIGRANTE 在全球有超過120個組織，目標是組織以上的四種人。菲國移工的主要問題就是人民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而在台灣菲國移工的問題則還有broken fee、最低工資等等，在更大的架構上，移工的問題與菲律賓工人、農人的問題根源是相同的。

2. MIGRANTE 如何組織移工

首先必須要瞭解移工的直接利益與問題，再將這些分析扣連上菲律賓的議題：Ex：80 年代在香港的狀況是移工組織關心的議題高度政治化（Martial Law 之類的），卻未與年限、薪資等移工切身的問題連結起來。所以必須將這兩項結合，讓移工們瞭解到為什麼我必須在海外工作？我的國家發生了什麼問題？我的處境為何？而在海外已被組織的移工如果即將回母國，組織會與MIGRANTE 聯絡，我們在辦公室遇到的幾位工作人員都是在國外工作回國後經海外組織介紹到MIGRANTE 服務的。

關於ED：

Step1：“Migrant Orientation”一般而言必須看各地的狀況進行，例如在韓國可以ED 一整天，八個小時，但是在台灣就不會有這樣長的時間可用，所以必須彈性的進行

Step2：組織者會對移工進行在當地的狀況分析，包括social invest、階級分析

Step3：如果組織中有「重要的組織幹部」，會被要求在契約滿後仍然要回到工作國進行組織，這些經費的來源必須從教會籌措，或是由會員募款。

Q：MIGRANTE 會組織中產階級的移工，例如醫生嗎？

A：會的，但是通常在一個國家，組織會最先分析出佔大多數、最主要的移工群體，主要是對此群體進行組織。

3. MIGRANTE 在國內的狀況：

MIGRANTE 的120 個會員組織多在海外，MIGRANTE 最大的挑戰反而是在國內：因為移工並不像工人、農民容易辨識，移工與他們的家人散佈在各地，不容易找出他們來組織；在海外已被組織的會員MIGRANTE，可能會有他們的資料，但是更多沒有被組織化的移工呢？所以MIGRANTE 目前的方式是在城市、鄉村舉辦發傳單的活動(sweeping)、或一對一的邀請加入(solid)，撒大網，抓小魚，在鄉村地方可能整村人都當過移工，但是在大馬尼拉地區這樣的方式是最困難的。

MIGRANTE 會運用的幾個網絡是：1.村2.教會3.地方原有的組織。

(以下報告因篇幅太多，省略，詳見網站：<http://cc.shu.edu.tw/~e62/HRIM/index.htm>)